



文學創作叢刊

沈 吟

文 啟

啟

高  
10  
24  
p

52.7.1

薛 紺 弩 著

文化供應社印行

代序

……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

……  
皎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曹操

目次

嬋娟	七
記周穎	六
後悔	六
克利史馬史	七
在西安	九
給戰死者	九
東平瑣記	一〇
心祭	一〇
懷曹白	一一

飛機木刻號·····	二三
時間的啓示·····	二二九
懷南京·····	二二七
記周佛海·····	二四七
游呂菊芬·····	二五三
讀在酒樓上的時候·····	二五九
「女神」的邂逅·····	二七三
懷「柚子」·····	二七九
我與文學·····	二九〇

# 嬋娟

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嬋娟

——蘇軾

## 一 我的詩

我想把我的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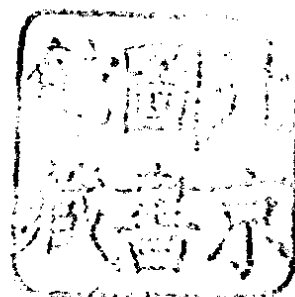
寫在冬天的山頂；

讓積雪把它掩蓋，

把它掩蓋。

我怕它自己是一團烈火，

積雪為它的燃燒融解！



我想把我的詩，

投入無底的大海；

讓它沉一千年，

沉一萬年！

我怕烈火燒乾海水，

海底的寶藏一齊湧現！

我想把我的詩，

寫向天邊的流雲；

流雲舒卷，無影無蹤，

無影無蹤。

我怕它在空中燃起

萬里霞光，滿天血紅！

我想把我的詩，

埋到陰沉的地底；

像陳死人的屍骨糜爛，

屍骨糜爛。

我怕燒燬了堅牢的地獄，

地上會湧出魔鬼的火山！

罷了！我把我的詩，

寫在自己的心上；

這是個人跡罕到的地方，

罕到的地方。

但今天我自己到過，

明天許變成煩囂的市場！



寫於忘記了的日子  
以上算是全文的序

## 二 英勇的日本空軍

一天，我到朋友平羽的住處，時間已是晚飯過後了；意思是想和他散散步，談談天，趕走一天工作的疲勞。他不在家。我獨自坐在那整潔的像女孩子的閨房一樣的臥室等他回來。晚風颯動着窗簾，楓樹的落葉，飛進窗前的書案上；窗外的遠山帶着幾分赭色，在漸漸昏暗下來的天空底下，已經望不出顯明的輪廓。屋子里更是一片昏茫，只看見一張白紙在壁上飄動，那是我偶然寫的兩句古人的話：「但願人長久……」，被平羽貼起來的。

點燈的時候，主人回來了。神色似乎很倉忙，一面解皮帶，把腰里的短槍掛到壁上；一面問我：

「你不是京山人麼？」接着：「你們家里被炸了！」

「哦！」我吃驚地問：「哪里來的消息！」

「廣播，剛才從參謀處聽來的。炸得很兇！」

我好半天沒有講話。臨走的時候，有氣無力地說：「你不該把這消息告訴我！」

晚上，在牀上翻來覆去了好半天，好些時不會到夢里來的我的女人和孩子，和我糾纏了一整夜。睡醒了，起牀號的餘音還在繚繞，晨光從窗外闖進。睜眼望了好一會，幾乎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

油印的廣播消息：「五十餘架寇機……死傷千餘人，損失……城內外盡成焦土……」

這很出乎我的意外，我從來沒有想到故鄉的天空可以供五十幾架飛機的翱翔，也有有想到竟有一千多人可供死傷，更沒有想到有將近百萬的財富。我在那偏僻的山城里生活過二十年；總覺得那地方只有一巴掌大，只有幾十家人家，三兩百人口，而且那是一些怎樣襤褸的人們囉！

在死傷，損失，焦土，這些字樣里，我彷彿看見了一些熟識的人們的血肉模糊的肢體，而最熟識的是不到兩歲的我的孩子和她的母親！

我沒有看見過炸彈炸死人，也沒有被飛機在頭上追逼得無路可走。碰見過許多次空襲，每次，被轟炸的地方都和我隔得相當遠，頂多只覺得牆壁似乎要移動和窗戶的震顫罷了。那末，五十

幾架飛機在一巴掌大的地方盤旋的時候，那飛機底下的人們的心情是怎樣的呢？五十幾架飛機在比屋脊高不了幾尺的天空，一齊吼叫着，那是那山城里曠古未有的死神的怒吼吧！是不是只聽聽那吼聲，就可以使人亡魂喪胆呢？我不能想象！五十幾架飛機上的機關槍向地面掃射着，五十幾架飛機上的炸彈在地面上爆炸着，那是怎樣一種天崩地塌的聲音囉！只是那聲音，不就可以使人震破耳膜，迸出眼珠，爆裂血管麼？我不能想象！五十幾架飛機可以把那巴掌大的山城完全翻轉來，可以使那城內城外的每一個人，每一隻狗，每一個螞蟻甚至每一隻烏鴉都會感到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吧！那時候還有什麼守財奴貪戀他的財產，還有什麼暴君會虐待他的奴僕，還有什麼債主拉着欠債人不放或地主逼住佃戶討租呢？就是獅子也會不對羆兔之類垂涎，而貓却和老鼠擁抱在一塊兒抖索的吧！這是怎樣巨大的一個戰慄嘍，但是我不能想象！在飛機剛剛飛到的時候，有多少人在那窄狹的街道上奔跑呢？多少人在號哭，喊叫，兒女，爺娘，丈夫，妻子……誰也顧不了誰，誰也不知道躲在什麼地方的好；老弱的人在人潮里被擠倒了，也沒有人扶起的吧！雖然有嬰兒在腳底下，也會踏過去的吧！我不能想象！

我想象飛機還沒有到的時候，那城內城外的人們不還是和平常一樣，甚至和沒有打仗的時候一樣地過着日子麼？西城外的鬧市還是那樣擁擠；文廟里還是社訓隊在那里上操，十字街的麵館

還是滾着熱氣蒸騰的點心，完差的鄉下人還是背着搭棧向衙門里跑。……那古老的城牆還是像荒古的爬蟲，靜靜地偃臥着；城隍廟里的神像仍舊金碧輝煌，廟對門的塔，塔頂上的老鴉窠，窠里的老鴉還是飛去飛回，一天到晚地忙着。……我家的大門口有一塊有凹的紅石頭，那凹，恰像一個脚印，我小的時候，常常踏在它上頭好玩；我這回離家的時候，它仍舊在那兒，自然也仍舊放着紅光。我那矮塌的，窄狹的房子，仍舊象什麼時候都要倒下來。那房子里的主婦，每天清早要帶着被臥，爬在牀邊，端她的孩子大便；那孩子手裏拿着一塊餅乾什麼的，口里唱着連自己也不懂的單簡的歌，耳朵里聽着媽媽的哄騙，行所無事排洩着那小身體里頭所不需要東西，那牆上掛着孩子周歲的放大照像，小櫃上擺着孩子的食品，玩具和藥物，這時候都會很快樂似地和這母女兩人打招呼；只有那書架上新由朋友贈送的一部大書說文詁林倨傲地躲在那里，從來也不理人！以後是女用人倒水進來，主婦起來，到學校里去和一羣頭上生着癩痢，嘴邊掛着鼻涕的孩子們周旋一個上午；回來的時候不是到婦孺班就是到婦抗會去看有什麼事情，路上如果碰見郵差時就問一聲：「有我的信麼？」她差不多每天都盼望從江南寄回的家書。縱然在戰時吧！這也是一種恬靜的生活，却並不是游惰的生活呀！誰會想到一兩個鐘頭以後，半個鐘頭以後，甚至一刻鐘，十分鐘以後，就是自己和全城的毀滅呢！

然而飛機來了！一來就是五十幾架！當然囉，什麼都完了！那城牆，那廟宇，那塔，那塔上的老鴉窠，門口有凹的石頭，那住了幾代人的房子，房子里孩子的照片，小櫃，櫃上的花瓶罐罐，書架，架上的說文詁林，尤其是房子里的主婦，孩子，女用人，都和全城內外的人和物遭受了同一的劫運！炸彈沒有炸死的，機關槍會射死；機關槍不會射死的，會有倒塌的房屋壓死；壓不死的會被磚頭瓦塊打死，火燒死，火藥氣味薰死，激烈的響聲震死；再不，就在人叢里擠死，跌死……總之，完了！什麼都完了！我恍惚看見了死神的狞笑；看見五十幾架大獲全勝的日本飛機排成一列悠長的隊伍，在天空得意地低昂，舞蹈！還恍惚看見那事後的廢墟上身着一縷縷的殘煙剩火，甚至有一兩個倖免的人，像做夢似地從斷瓦頽垣，屍山血海中探出頭來，一面還摸着自己的脖子！

天哪，這是真的麼？這簡單的廣播，傳給我的是這樣一個消息麼？

這是真的麼？那全城的人，男女老少，我的親戚，朋友，熟人，都完了麼？那些人們，有許多我曾經厭惡過，憎恨過，愚昧的臉，狡猾的眼睛，骯髒的身體，頑固的心……然而現在想起，他們是多麼可愛呀！他們才真是一些無辜的純良的人咧！

這是真的麼？我的愛人，我的妻子，我的最好的朋友和同志，那和我在一塊兒生活了十幾年

，共同開闢了自己的道路，共同嘗過了生的歡欣和苦難的人，那唯一能理解我，信任我，督促我，鼓勵我，而又原有我，撫愛我的人，那像一盞綠燈一樣，在人生的血海里照耀着我，召引着我的人，竟連「再會」也來不及向我說一聲，訣別的淚也沒有流一滴，就帶着她的孩子去了麼？

我的一歲半的孩子，再不指那餅乾盒子裏東西吃了麼？每天早上再不和屋簷上的麻雀一道兒吱吱呀呀地叫了麼？她那細小的骨頭，柔嫩的肉，那無邪的，一片天機的姿態，都做了死神的「牙祭」麼？戰爭一開始，她的媽媽就和她的爸爸商量：這偉大的戰爭必須耗去無數的生命，我們活過幾十年，喜怒哀樂都受够了，就是死也沒有什麼遺憾；但是這孩子還只剛剛出世，完全不知道人生是什麼；她需要活着，應該活着，至少我們中間應該有一個人爲她而活着。戰後的中國將是個新的社會，而她們將來是新社會的主人；如果不爲後一代人的幸福，這戰爭的內容就會貧乏得多的吧！不錯，她的媽媽和爸爸，現在還有一個人活着，可是她自己却沒有了！那無助的小生命惹過誰呢？犯過什麼罪呢？我向遙遠的天邊發出這倔強的疑問。

我不是什麼英雄，也不是什麼志士，至少我的感情不是的；我是一個人，一個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人。我愛我的妻子，愛我的孩子，愛我和我的妻子，孩子構成的家。我願意幸福，願意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家幸福。我還只三十幾歲，應該還有幾十年好活；我的妻子比我的年紀

小，孩子自然更小；我不願意她們在我之前死去。尤其是孩子，我要好好地讓她長大，好好地教養她，讓她長得像一朵花一樣；讓她的性格，知識，思想，能力，就是在未來的她們的社會里，也像一朵花一樣。我知道，這多少是一些幻想而且很自私的。但這幻想，這自私，却正是我的心靈的寶有物——中國有多少像我這樣平凡的人，有多少這樣的自私的幻想呀！故鄉，那古老的城里的人們，我熟識他們，理解他們，他們全和我一樣，我幾乎可以一個個地數出來——可是現在那殘酷的魔手給我們把這些東西一齊毀掉了！

大概過了一個多月吧，我的心像橡皮什麼的一樣，什麼感覺也沒有，也不知道日子是怎樣過去的。在這時間中，也許我快活過吧，也許笑過吧，假如有，那是怎樣快活起來的，怎麼笑起來的呢？連我自己也不理解。

怪不怪，我怎樣也沒有想到她們還活着。那怎麼能够呢，五十幾架飛機，一巴掌大的地方！多意外呀！我接到一封信，一看封面正是我所懷念的人的筆跡，再看郵戳，是被轟炸以後的日子，我簡直不能說出這是怎樣的一種狂喜——親愛的讀者呀！請原有我的筆，寫不慣幸福和歡快的感情——總之緊繃着的心一下子就鬆散下來了。

那信是告訴我被轟炸的消息，轟炸時候的情形，大致是那油印的廣播消息的重複。她說，除了城牆還有剩下的以外，就都是一片焦土了。另外還說誰死了，誰受了傷，誰的太太，誰的孩子……一大串熟識的人名。在這兒出現名字的人，縱然還活着，也多少有些不幸的事情。至於我們家里呢？房子倒完了，不必說；僥倖人都好好的。孩子已經懂得飛機這兩個字，一有人提起，就不哭不鬧，兩手抓住媽媽，小頭緊緊地貼在媽媽懷里。

信的末尾，她還發了一通議論；因為是寫給我的信，議論很簡單，如果鋪張起來，應該是這樣：

日本的空軍是英勇的，它能使我們的一歲半的孩子害怕，能够使還沒有任何防空設備的小城變成焦土，能够使一些沒有地方躲避的人們死傷之後，還能够除了炸彈，除了機關槍彈，除了汽油以外，沒有任何損失，假如『凱旋』的歸途不碰見我們的空軍的話。

可是爲什麼只來五十幾架呢？不是就是來五千架，五萬架也仍舊可以毫無損失，一架不少地回去的麼？爲什麼還讓剩下一些城牆剩下一些人呢？不是就是把地壳炸穿了，叫螞蟻，臭虫，無論什麼生命都絕種了，底下也沒有人會放一個炮仗的麼？多麼好大逞雄威的機會呀，這才真是「無敵」咧！



不過你要知道：日本皇軍怕咱們中國人沒有敵愾心，拚命地製造，煽發！不是還剩下許多人麼？他們和以往不同了，苟安的，僥倖的，畏縮的，以爲鬼子來了只要賞順民就可以太平無事的心理不知到哪里去了！沒有人不想吃鬼子的肉，喝鬼子的血。他們已經沒有家，沒有產業，沒有墨欠，就是生命也像是拾來的一樣，還留戀什麼，顧慮什麼呢？以前無論怎樣聲嘶力竭地對他們講，許多人的回答是懷疑的眼光，那樣子叫人担心鬼子真地會來。現在呢，沒有一個人還需要宣傳。他們什麼都懂，每個人即使最笨拙的都可以自己當宣傳員。……說起來真慚愧呀！這是鬼子的功勞，而且花的代價太大了！

可是她的議論並沒有在我的腦經里引起什麼反應，我已被快慰的情緒弄得不能喘氣了，爲了她們的活着。

### 三 老黑馬

#### 序

在知道故鄉被炸，還沒有接到她的信的時候，心里被一種什麼沉重的東西壓制着。明明沒有想她，什麼也沒有想，可是心裏被那沉重的東西壓制着！辦公的時候，我提起筆寫：「親愛的同胞！」心裏被壓制着！上課的時候，我賣力地講：「第一個階段，敵強我弱，敵人環攻進

攻，我們……」心裏被壓制着！有一天早上，上課去的時候，平羽說：「你就便把我們那匹老黑馬騎回來吧！」這當然好哇，省得我走十來里路。上了一整天課，我累極了！拖着笨重的脚步回來，時候已經很晚，一個人在山崗上走着，更覺得壓制的東西沉重。快到家了，才記起沒有騎馬！

晚上，睡不着，作了這首詩。自己知道這情緒不好，可是也無法變得好起來，嗟！「知我者謂有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尙何言哉！

「把那匹老黑馬騎回來吧！」

我徒步走去，

又徒步走回；

踏着朦朧的月色，

踏着崎嶇的山路，

那優美的老黑馬被忘記了！

山路上，

月色里，

山的影子，

樹的影子，

村落的影子，

像我的心一樣：

我的心，

像那衰邁的老黑馬一樣！

但是那老黑馬被忘記了！

抬頭望天，

月亮在密雲里顫動，

雲色黃得像牛油，

也濃得像牛油，

月亮要從這牛油中間走過！

月亮就是我的心，

像那疲勞的老黑馬，

在亂山里顛簸！

但是老黑馬被忘記了！

不是夢見過像氾濫的黃河麼？

不是夢見過像燦爛的花朵麼？

醒來的時候，

看不見黃河的波瀾，

也沒有花朵的溫馨！

聽吧，

我的心，

像困乏的老黑馬在喘息。

那被忘記了的老黑馬！

月色里，

山路上，

我唱着我的歌，

歌聲是粗亢的。

從山谷的回聲里，

我看見一匹老黑馬，

在昏茫的夜色中間走過，

那被忘記了的老黑馬！

「叫你騎回來的老黑馬呢？」

「我忘記了；

不，我騎回來了！」

## 四 夢

「如果你沒有那雙眼睛我就不愛你了！」

說這話的人，願她平安！她帶着我的孩子，自然也是她的孩子，帶着故鄉的讀過三天半書的女孩子們，從一個偏僻的內地逃到不知什麼更偏僻的內地去了！故鄉，如今變成了淪陷區！

人是容易想起自己的眼睛的吧，尤其是在西北的大風沙里，江南的砲火聲里；尤其是一個和青春告了別的人。

偶然想起了，偶然碰見了，它們細小，渾濁，無神；和我這個人不像是被愛過的人一樣，它們也不像是被愛過的眼睛了！

十幾年前，曾經看見過我的眼睛，那是從她的眼睛里看出來的。

不知是幾千人或是幾萬人的會場，不知是白天還是晚上，甚至於忘了是在南京還是北平，那些事情，我從來不放在記憶里的。

我坐在一個角落里——我永久都是坐在角落裏的，她坐在另一個角落裏，她和我，就像她和

我之間的無論什麼一樣，那時候，都是遠隔遙遠……

在空襲的夜晚，你看見過探照燈搜索遠匿在高空的密雲里的敵人的飛機麼？一道一道的白光穿過昏黑的夜幕，像一隻巨大的手爪伸進那暗雲深處，把那些小小的轟炸機，戰鬥機什麼的，一把就抓出來了，像雄糾糾氣昂昂眼明手快的警察在人叢中捉住一個瘦小的權權的小扒手的衣領。

青春的狂妄正是我今天所缺少的；然而在那時候，我相信每逢男女雜遝的會場，我總在用我的探照燈向青天白雲中搜索；雖然我不知道我所要抓住的飛機在不在裏頭和她究竟是誰。

從東移到西，從南移到北，我的探照燈像一葉輕快的小艇在蕩漾的春波中悠游，容與，怡然自得的時候，突然在不曾注意的地方，碰到了一個危立的礁石。人生在世，就像在冬天的莫斯科的冰雪的街道上走路，稍不注意就會栽倒。不過這裏，請放心，我並沒有栽倒；倒是找到了我所要抓住的飛機；同時我也正做了飛機，被別人的探照燈抓住了。

那個人就是她。

八一三前一兩個星期的一個傍晚，我和兩個大學生到法國公園去玩；兩個中間有一個是屬於上海話叫做「小白臉」一類的人物。

夏天是公園一年中的全盛期，傍晚又是一天中的全盛期。斜陽拉長着樹影，晚風趕走了煩熱。成變成對以及不成變成對的青年男女，穿梭似地在綠色的草地上來往，逗留。少女們披着鮮豔的霧縠輕綃，微微地帶着一點化妝品香味，晚風飄蕩，香味就度向鄰近的遊人。太陽落土了。樹外的天空像和時裝少女們比賽，浮着一些紫色的，紅色的，金色閃亮的雲彩，雲彩又幻化着離奇詭譎的形狀。如果是在郊野，一眼可以望到天邊，望到遼遠的山林，村落和田野，天空的晚景一定會更豐美地現在眼前。現在是在上海，摩天的樓影遮沒着遙遠的高天；烟囱的煤霧又給塗上一付渾濁的醜臉！有這樣嬌豔的晴空，罩着葱綠的艸地，襯映着草地上的香花和美人，實在是一種意外的滿足。

三個人在「山陰道上」的人叢中走着，差不多把整個公園巡視了一遍。天色漸晚，遠一點的人們的眉目漸漸有些迷糊。忽然，那小白臉指着很遠的地方說：「在那裏！」順着他的指頭看去，樹下的長椅子上坐着兩個穿淺藍色的布衣的少女。他們向那裏走去，我自然也跟着。穿過樹列，靠着水邊，走着蜿蜒的路，走到近處的時候，並且放緩了脚步，彎着繞道，從從容容地走到她們面前十多步的地方。兩個青年人高聲談笑，故意說些有趣的話，做些滑稽的動作或表情，惹她們忍俊不禁了，然後投去一瞥含情的眼觀。



從那些舉動和那兩個少女的反應，知道他們和她們是彼此物色好了的對象。那兩個少女，我沒有端詳地看，但也無需乎看；在有花的地方，即使是瞎子也會感覺得不同。少年的女性，反正無論怎樣也會有些惹人處的。

時間多麼快，似乎只聽見她們撲刺地笑過這門一兩回，天就黑下來了。我跟着兩個年青人移到她們旁邊的一條椅子上坐着，樹影遮住月色，也遮住燈光；借着灑落在別處的月色和燈光，約略可以辨識出一點人影和近處人的迷胡的面目。就在這昏茫的夜色裏，我看見，清清楚楚仔仔細細地看見一雙少女的眼睛，從那些眼睛裏射出兩道白光，穿過昏夜，投向那漂亮的年青的大學生頭上。

那眼睛，怎麼說呢？是不是有什麼甜蜜的東西要滴下，是不是有什麼轟烈的東西要爆炸，是不是火在裏頭燃燒，是不是花可以採摘？而且聽，是不是有聲音，要人側着耳朵？有些老話，描摹音樂的：「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表示盛旺的：「如火如荼」；形容人生的飄忽：「如夢幻泡影」。我覺得這些話都應該拿來說這少女的眼睛，也只有在這場合才最確切。如果不是怨，爲什麼隱藏着無限的悲哀？如果不是泣，爲什麼那樣晶瑩？如果不是火，爲什麼使人覺得灼熱？如果不是花，爲什麼那樣妖媚？至於「慕」和「訴」，更是本地風光，「慕」已經「訴」說無餘了。

，但最妙的話還是「夢幻泡影」，簡直捉摸不住，形容不出，不可言說，也無言可說！

十年前我碰着的正是這樣的眼睛。

回復到那乍受驚駭的一剎那吧。我沒有受過電刑，不知道那殘酷的刑罰加到身上，週身的細胞是怎樣掣動。我想像和那苦樂剛剛相反，而某種反應也許剛剛近似的，應該就是發見了那樣的眼睛投向自己的時候。

我沒有敢停留一秒鐘；好像一停留就會有什麼危險，馬上把自己的眼睛移向別處。那別處是遙遠的，也許一千里，也許一萬里，似乎還立誓一去不復返了。在那遙遠的地方，讓我的眼睛悠悠地，緩緩地，迂迴地，若無其事地悠游了許久許久，恐怕有一秒乃至一秒多鐘了吧，不知怎麼，又一下子回到了原來的地方，碰了原來的眼睛；那眼睛也像剛從遙遠的世界旅行了回來。一接觸，又變成急電，馬上掣向遠方，重新悠游，周而復始。

人生如果有幸福，那就是最幸福的時候；人心如果能够滿足，那是最應該滿足的時候。有了這樣的一個時候，人就看見了無論什麼醜惡的東西，都會覺得美好的吧；有了這樣一個時候，一切的辛苦都會覺得甜蜜的吧；有了這樣一個時候，無論什麼惡運也敢迎受，無論什麼危境也敢闖

入，死或死以上一切，都可以熟視無覩，甘之如飴的吧。

那時候，我們是在一個會場裏。那會場裏究竟有幾千人還是幾萬人呢？究竟是哪一位大人物在台上講他的經天緯地或掀天揭地的高論呢？那幾千幾萬的聽衆對那高論表示了贊成還是反對呢？他們曾經歡呼還是怒罵呢？這些我都不知道；我相信她也都不知道。這會場，在我們看來，是不存在的，那些大人物和小人物也不存在，全世界沒有什麼東西存在，除了她和我；不，除了她的和我的眼睛——多不幸囉，那會議沒有延續到一秒鐘或者一秒鐘的百分之一就散了！爲了我們的緣故，它不是至少應該開一千年的麼！

就這樣，我會從別人的眼睛裏感到過自己的幸福，大概也用自己的眼睛使別人感到了幸福。

在××我做過一個夢。夢是這樣迷糊，可是又這樣清晰：我碰見和十年前所碰見的幾乎同樣的眼睛。也是在一個大的會場裏，不知有幾千還是幾萬個時代的女戰士在我面前；這一回，我不是坐在角落裏——只有這一回我不是坐在角落裏，我在台上像煞有介事地講話。女戰士都抬着頭，望着我，聚精會神地聽着，想從我的話裏頭撈索出一點什麼東西。那最後頭，遙遠的遙遠的最後頭，有一雙這樣的這樣的眼睛，射出這樣的這樣的光箭——它使我紊亂了講話的線索，混淆了問

題的答案，甚至於背過身去，還覺得它亂穿着我的背脊。

這自然是一種偶然的誤會；但在夢裏，我却當作真的一樣了。因為夢，雖然那樣清晰，却也那樣的迷糊哇！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是我的眼睛有什麼不安分的地方麼？我曾經用鏡子照過，它們細小，渾濁，無神，已經是不能犯罪的眼睛了！我困惑着。

僥倖這夢，不久就醒了，我的心，恢復了往日的平靜。但我悄悄地向透天默禱：  
親愛的，原宥一個糊塗人的糊塗的夢吧！

## 五 櫻花節

春天悄悄地到東京來了。從郊原的草色裏，從樹樹的枝條裏，從少女的頰上的嬌羞裏，人會覺得春天就像摸得着；連樸素的下宿的女主人的衣服，也鮮豔起來了。溫暖的陽光呵，爲什麼這樣使人懶洋洋的呢？正宗酒也像這春天一樣甜而容易醉人；夜市的燒鳥，更覺得香氣濃郁了。

「但是愛的，我要走了。春天是萬物甦醒的時候，祖國的戰鬥的靈魂復活了；我的心的冰結融解了。我恍惚聽見海那邊的弟兄們的召喚，聽見祖國的大地的母親的召喚；「你天涯的游子喲，回來吧！在祖國的河山破碎的時候，在祖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時候……祖國的生命正需要每一

個青年人的血液的灌溉！」而且愛的，你不是已經在準備最後一次考試了麼？我將從此失掉最寧靜的寄食的地方。」

從那烏黑的晶瑩的眼睛裏，我看見了她的應允，她那年青人的熱情，幻夢和快樂——響應祖國的召喚的快樂。

「那末，」她說，「我給你布置一個美麗的別離，一個羅曼蒂克的別離。」她說，「你不是沒有看見過櫻花麼？那櫻花的海洋。」她說……

是的，這是我在東京的第二個春天了。當第一個春天到來的時候，我和她都成天坐在這六鋪席子上。她坐在臨窗的桌子的一面，我坐在她的對面。桌子和桌子上的書籍，文具，茶壺，茶杯，香煙，火柴之類隔離着我們。她正在試驗着把貝爾的婦人，柯侖太的母性的溶液注射到大學講義和一些政治論文裏去；我呢，我差得很遠，我還在四段活用，沙行變格裏苦惱。同時，我們都在用心靈的耳朵聽那隔海的十九路軍的英雄的砲聲，我們很少交談。

我的學習進度是遲緩的，同時很容易疲倦，隔不得好久，我就想抽抽煙，伸伸懶腰，讓渾身舒展舒展。一這樣想，就抬起頭來，望望她，想從她的顏色裏探出這嚴厲的教師對於頑劣的學徒的要求會不會允許。一抬頭，她差不多也同時抬起頭來，含着笑說：「休息一下吧！」手裏就探

索着香烟和火柴，靠在籐椅上，仰着頭，吐出藍灰色的一環一環的烟圈。

春天就在我們這六鋪蓆子以外的東京，悄悄地來了，又悄悄地去了。

有一天，她像忽然想起似的，像把思考「婦人」和「母性」，大學講義和政治論文裏回復到一個少婦，一個妻子的現實生活中來了似地：

「哦，現在是櫻花正開的時候；不，也許開過了咧。你知道，日本是櫻之島……我們到上野看櫻花去！」

無論怎樣用功的學生，聽見說放假，總不會不高興；無論怎樣工作起來簡直不知道疲倦的人，對於休息，尤其是遊樂，也還是有很高的興趣。何況我對於學習或工作，是一個永遠的倦怠者？並且，爲什麼要拒絕這樣的機會呢，一個到東京兩三個月了，還不知道大名鼎鼎的上野在那一個方向的人？

我從「押入」裏取出了我們的皮鞋，並且把它們擦亮了，她也從箱子裏取出了還是在所謂狂熱時代做的最華貴然而在國內早已過時的衣服，甚至於在臉上撲上了一層薄薄的粉。

「上野的櫻花才多咧。」路上，她告訴我，「一望，像一片櫻花的海。日本人喜歡櫻花，在櫻花盛開的時候，還有一個節日，現在已經過去好久了。這一天，幾乎所有的人都帶着酒，帶着

菜，約好三朋四友，男的女的，到公園裏，到郊外，到別的什麼名勝地方去飲酒作樂。男的喝了幾杯酒，就佯裝酒醉，到處追逐女人；有些女人也打扮得像櫻花一樣妖冶了，到處去招蜂引蝶。據說，這一天，如果是爲了娛樂，男女之間，無論弄出了什麼事情都不算犯罪……」

「有這樣一個好日子麼？」我笑着說，「這簡直太好了。難怪在那天以前，總不告訴我。」她偷偷地在我的胳膊上捏了一把，眼睛就像櫻花一樣惹人似地向我橫過來。

路上，我幻想着櫻花的海，幻想着微風怎樣激起海面上的漣漪，並且幻想着一隻愛的船，讓我和她到那海上去悠游，容與……然而多麼失望呵，上野公園簡直沒有游人。所謂櫻花的海，海水已經乾枯，海底的珊瑚的枝上長着繁茂的綠葉；櫻花，只剩下幾片倔強的殘脂剩粉，倒是鋪在草上，還沒有被園丁掃去的花片，比開在樹上的多得多。樹林裏並且還有些破報紙，骯髒的手巾，水菓的殘骸之類。

「唉唉！簡直這樣了！真快呀！是的，已經四月了咧！」

我的嚮導這樣自言自語似地嗟歎着。我却回復到小時候被大人約定了給東西吃，而到那時却什麼都沒有的那種心情。

時間已經差不多一年，看櫻花的事忘記得干干淨淨了，上野忘記得干干淨淨了。春天又悄悄

地鋪了六鋪蓆子以外的東京，而且連我們也聞得了春天的氣息。

「你不是沒有看見過櫻花麼？」她說，「不是沒有看見過櫻花的海洋麼？」她說，「哦哦那狂歡的櫻花的節日！」她說……

一提起，就覺得隔年的懊悔的餘味還在心頭，着實似乎是一個缺陷。回國以後，自然是埋頭工作，誰還會想起櫻花，想起上野？縱然想起，又是怎樣地遙遠囉！

「反正沒有多少日子了；」她說。「過了櫻花節再回去吧。你不是說，」她說，「你不是說，沒有讓你在櫻花節那一天，」她笑着說，「沒有讓你到櫻花底下去發瘋麼？今年倒要看你顯身手了。」唉唉，她在報復去年的玩笑的小節。「那天，到了那天，」她說，「約齊了我的朋友，到上野或者別處去野餐，我們去玩一整天。能够喝多少酒就喝多少酒吧。能够怎樣鬧就怎樣鬧吧。到了晚上，你忽然想起似地說，要回國了。自然先不告訴她們，於是，乘着酒興，一算蜂，幾輛汽車，送你上車站去。」

「你想的一些什麼呀？我說愛的，你把你獨自和我分手的時候的……」

「不是，」她說。「什麼都不是，完全是好玩。我以爲這樣很別致，很有趣，很美。你想，

讓朋友們都莫明其妙……」



我說：「算了啊，你的那些男朋友，一個也不必勞駕。就是女的吧，也得讓我選擇一下，比如黃忠……」黃忠是一個女朋友的綽號。

「羞不羞？」她說，把指頭靠近着臉邊。

從那天起，我就寫信寄給國內的朋友，報告回國的日期，布置回國後的工作。沒有事了，總是逛逛舊書店——東京的舊書店，是我最喜歡到的地方，只要有工夫搜尋，差不多無論什麼書都可以買到而價錢又出奇的便宜，定價一塊錢的，有時一兩毛錢就買到手了，並且還有一些早已絕版的書——隨便買幾本書回來。她呢，似乎改變了平常那什麼都不在乎的習慣，每天都打扮得很整齊。我們是自己燒飯喫的，爲的省一點錢，我們是靠她一個人分得的一點庚款維持的，以前是兩個人合作，但旅舍的老板和下女都看不慣「且那樣」下廚房的事，幾乎每頓都要嘲笑一番，其實也就是對於我們沒有向他們包飯的一種報復；後來她就不要我幫忙，爽興獨力負擔了那工作。幾天以來的飯菜顯然好得多了，有時候還提議喝一點酒；酒喝得半醉了，我們就唱祖國的自由的歌，談論着祖國的戰鬥的春天，幻想着某一天會普遍地爆發的民族自衛的聖戰。「到了那時候……到了那時候……」我們說；然而那是太美麗了，誰都不敢用什麼話把它說出來，怕劣拙的言詞辱沒了至美的聖蹟。每到這時候，我們就擁抱，讓灼熱的嘴唇貼緊灼熱的面頰，靜靜地靜靜地

器我們自己的心的跳躍。

日子一天天過去，很快就到了櫻花節的前夜。晚飯後，我收拾書籍，她替我清理衣服，檢點一些零碎的小東西；和平常做着這種事一樣，每檢點一樣東西，都要告訴我它們被安放的地方：名片在箱蓋上左邊的袋子裏，鈕扣領帶在右邊，刮鬍刀，襪子，卡士卡拉……意思是要我記住，用的時候，隨手就可拿到。可惜我總記不住，常常爲了一點小東西，把箱子翻得亂七八糟。

押入裏還堆着一大堆油印刊物，那是我們自己寫，自己印，自己向同學和僑胞分發了之後，剩下來。這刊物自然不是歌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盛德的，自然也沒有履行大日本帝國的出版法上所規定的任何手續。我們深恨自己只是文字國土的國民，離開了這國土，就成了百無一能的廢物；但用了文字，使祖國的敵人多少蒙點不利的意思，却隨時隨地都有的。這刊物，無論它所能發生的作用如何微小，在日本當局看來，總算無法無天。在嚴密的東京的警察網的監視之下，既然已經分發不出去，是早就該燬掉滅跡的；無奈自己費了一回心血和體力，捨不得一點效果沒有就讓它化爲灰燼，一天拖一天，一期押一期，竟然有一大堆了。

我說，「愛的，這些東西應該想法子才好咧。」

「可不，」她說，「能够帶就帶一兩份，剩下的讓我來辦吧，以後我要大大地清除一下

的。」

弄弄這樣，檢檢那樣，釘的釘，綑的綑，一收拾完，不覺十點多鐘了。她拿出毛巾、肥皂、汗衣、短袴什麼的；把我的一份也給我。這是在東京學會的一個好習慣，睡覺之前，總進一回澡堂。

「今天累了，」我說，「讓我休息休息吧？」

「那末，」她躊躇了一回說，「你要等我回來了才睡！」

她走後，我支持不住，鋪好了鋪蓋，一躺下就睡熟了。

不曉得過了多少時候，一點冷東西把我冰醒了。睜眼一看，她已經回來，膝上在澡堂裏蒸得紅通通，口裏在咀嚼着什麼；一片削好了的梨，被送到我的嘴邊。

「真是要分離（分離）了。」我笑着說，我也咀嚼起來。接着她也睡了。

「不要挨我，不要挨我，」她說，「瞧，你沒有洗澡！」

「偏要愛你，偏要……」我說，我……房裏的電燈息了，街燈和月光水一樣映進紙窗，我們的笑聲在那水裏頭盪漾。

第二天，第二天就是櫻花節呀！上野公園的櫻花，櫻花的海洋，女朋友，野餐，酒，美麗的

別離……可是天剛剛亮，不知是恰好醒來呢還是被喊醒的，她和我一睜眼，屋子裏有人，五六個穿西裝的。你猜是誰，警察！

就這樣，我和她，連同我們自己印的刊物，連同朋友們來的信件和稿子，連同一些從舊書店買來的書籍，都被帶到早稻田警察局去了。在那裏我們喫了三個月的囚糧，也充了三個月的虱子、臭蟲、跳蚤和微菌的糧食。

## 六 水邊

不知什麼時候飄落的楓葉，散布在水溝的兩旁。它們已經不是在秋風裏搖曳着的紅顏；憔悴、灰黃，隔遠一點，人就不能把它們和那沒有細菌覆蓋了的泥土，那水溝邊的細沙，以及像巨人一樣站在激流中間，屹然不動的某些石塊分別出來。

水溝裏的水是清朗的，映着十二月的晴空，波紋上閃出少女的熱情的眼睛似的光亮。撥開這一道浮光，水底的細沙，碎石和別的什麼沉澱物，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水靜靜地緩緩地流着；像這山邊的人家一樣，幾乎沒有什麼可以擾亂他們的甯靜；到了下坡或者什麼東西擋住去路的時候，這才咆哮起來，沖激起來，泛起銀色的浪花而且向四面飛濺着微沫的細雨。

山是靜寂的。如果是夜間，應該可以聽見山腰的松濤鳴響。現在是午後，雖然不是沒有微風拂着水面，但一種簡直什麼聲響也沒有的煩悶，把山風送來的聲音都隔斷了。

我坐在水邊的一塊石頭上，眼底是瑩澈的流水，水裏現出我的一堆亂草似的頭髮壓蓋着的瘦臉。隔山十幾里路的地方，就有我們的部隊時常在襲擊敵寇的後方，也許這時候正在搏鬥生死。更遠一點，溯江而上，我的故鄉一帶，也許倭族的海盜正在焚掠我們的村莊，山林和原野；野獸似地吸取着少女們的青春和生命。感謝祖國的土地的廣大，感謝前線戰士的英勇，感謝我的工作允許我有一時半刻的餘暇，我能在這水邊懷念遠人！

隨手把落葉幾片幾片地丟在水面，讓它們順着水勢流去。許多落葉中間，有兩片銜接着的葉，在同一的直線上漂着，很久很久，沒有離開；但到了下坡的時候——那裏橫排着一列石塊，水就在那石塊上面和石塊與石塊之間的罅隙里，變成激流，傾瀉下去，馬上起了幾乎毫無規律的變化，它們的銜接被沖散了，一片在左，一片在右，一片很快地從石隙中流過去，被激流沖到水底，半晌才重新浮上；又似乎在憐戀它的伴侶，在經過水渦的時候，趁勢回來，向那失散的遲到的另一片打招呼。另一片被一塊大石頭擋着，經過了好久的努力，才走下坡來。

這並不是什麼妙悟，這樣的事，我應該是早已理解了：人生的聚散離合，就像這水上的落葉

，自己所能決定的，有時候幾乎等於沒有。何況我們所遭遇的狂暴的浪潮，遠過於小小的山溪的流水。

孩子的平靜的呼吸，訴說着他自己的睡夢的香甜。煤油燈照着她微笑着的雪玉似的小臉，她的媽媽用手輕輕地在她額上摸了一下，把那小被窩扯得向上了一些；接着就低着頭整理準備晚上用的尿布。做爸爸的我，這時候，簡直是個無能之輩，只坐在牀上抽香烟；看看孩子的帶着微笑的面龐，又看看媽媽的忙碌着的手；有時候還仰着頭，撮着嘴，吐出一個圓的烟圈，看那些接聯的烟圈在昏暗的房子裏的空際，逐漸擴大，疏淡，以至於消失，街巷里傳來一聲聲的更鑼。

「一個女人，一個妻子，」媽媽說，她仍舊低着頭，並沒有望我，「總不會願意丈夫離開自己的。不過，你不能就這樣在家里住下去也是真的。好幾年來，我們就爲這戰爭呼號奔走；費了許多精力，也受了許多苦難。，好容易把這戰爭召致來了。現在正是我們……」

她很少和我講這樣的話，很少把一些有關天下國家的大道理，成片段地在這夫婦相對的夜晚講出來。我明天就要走了；老規矩，在我離開她之前，一定會找一個時間對我致一回「歡送詞」的。那些歡送詞，往往很簡單，大概是關於生活或感情之類，我也就很快地致了「答詞」，之後

，和她同度那甜蜜的夜晚。請莫見笑，我們夫婦間最甜蜜的夜晚，常常是別離的前後。

但是這一回，她一開口，我就感到了形勢的嚴重，好像她在表示她內心的重壓，自然，她並沒有說什麼，我却正聽出了她沒有說也不會說出的話，是什麼事情使她變得這樣了呢？一個星期之前，武漢遭了一次大轟炸，據說炸死了一千多人。南鄉裏有一個叫劉××的朋友跟一個旅長到山西前線去，在鄭州車站給敵人炸死了。她的一個同學，叫做「秀才」的，也是這城里的青年，帶着太太和小姐在江蘇的某處養病，不知怎麼，沒有來得及逃，鬼子就來了。以後是太太和小姐披著孝服和成千成萬的難民一道兒，歷盡千辛萬苦，奔回了故鄉……這都是這幾天之內聽到的，自然也沒有些別的類似的消息，是不是這些消息使她變得軟弱，傷感起來了呢？爲了想把這形勢轉變一下，我就油腔滑調地說：

「演說家！這裏不是講台，聽衆也未免太少了」。

她扭轉頭來望了我一眼，背着燈光，臉上的表情不很清楚，只覺得似笑非笑的，她說：

「在人家說正經話的時候……」

這時候，孩子翻了一個身，口裏伊伊亞亞地，似乎要醒過來。她連忙匍下去拍那小寶貝。並

且：

「乖乖睡覺呀，唔唔唔——乖乖……我知道你不會……唔唔唔……可是我有一個預感，我的預感，常常是很靈的……哎呀！這小傢伙撒了尿，你把那床那頭的棉褥子選給我……」

她一面替孩子換褥子，弄尿布，哄孩子睡，一面好象對孩子說着似地繼續她的話：

「臨汾失守之後，我很久沒有接到你的信。雖然很耽心，雖然曾寫信到武漢、鄭州、西安，所有我知道的朋友們那裏去打聽下落；雖然玩皮的孩子們開口『與臨汾共存亡』，閉口『壯烈犧牲』，我却一點兒沒有覺得你會怎樣。我想，一定過不得幾天，就會回來的。可是這一回……」

「這一回我一定會怎樣麼？」我開玩笑似地問。

「不是這意思。我感到：至少短時期內，我們會被隔斷。」

這時候，敵軍已佔領了九江。

「我不要再三勸你一同出去麼？對不對，我們全家抗戰！」

「唉唉——」她吐了一口長氣，接着又「唔唔唔」，哄着孩子：過了一會兒，用一個指頭在額上指了一下，低聲地：「你這小傢伙呀！爲什麼早不出世，遲不出世！」

這樣，我算又聽見了一切的答詞：「在孩子累着我的時候，在外面我很難安心工作，可又不能和她一齊成爲你的累贅……」這正是她平常說過許多回的。而且，在家裏，雖然沒有我的適



當的工作的機會；她却很快地在那些女孩子們，太太們，以及別的女人們當中成爲中心的人物。她們需要她，離不開她。家裏的所謂婦女運動，可說完全是因爲有了她才開始有的；如果她離開了，也就會因爲沒有了她而沒有。新的，足以代替她的人，在短短的幾個月中間，還沒有被培養出來。她正站好了她的崗位，這崗位，在今天，和任何地方，任何其他崗位，正是同等的重要。

她沉默着，我也沉默着。我想說：現在是我們非選擇這樣或者那樣不可的時候。無論這樣或那樣，至少對於我們個人生活，都是悠長的黑夜。我們要用最大的耐性去度過。要用最大的努力把它的縮短。可是等着我們的，自然也是說對於我們個人，也許正是無比的殘酷：飢餓、跋涉、死亡、離散、鏄、寡、孤、獨……她一定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我也知道她知道，她早已選擇好了她的路，早已下了最大的決心，雖然沒有正正經經地說出來過。但是她是一個女人，是我的妻子，而且，在這臨別的時候，她又有一種預感！

孩子又甜甜地睡着了。她坐起來望着我：

「我願意你在近些的地方工作，願意你常常來信，願意武漢，唉唉，武漢，願意武漢永遠在我們手裏。」

第一次，臨別的夜晚的甜蜜中間，滲合着另外的東西。

接到她報告故鄉被轟炸的信以後，我會打電報勸她放棄死守的決心；同時寫信去說明武漢的形勢的不利。故鄉是漢宜公路的要衝。武漢失守後，敵人如果繼續西進，故鄉一定是往返爭奪的戰場。與其到那時候離開，不如早到外面來，以免真被隔斷。就是她所不忍拋掉的那些婦女們，也都應該早想辦法，不能再在家裏等候野獸的蹂躪，如果來不及從武漢這邊出來，就帶着那些牽累較少的女孩子們向西移動，到宜昌重慶那方面去，沿途都可能找到熟朋友的幫助……電報不知收到沒有；那信，照需要的時間計算，它沒有能够在敵人之前到達武漢。

那時候，我只剩下兩個希望：她自己或在上游的朋友有信來報告她的行蹤；另外是敵人無力西進。不用說，這是百分之百的幻想：一直到現在，沒有接到一封我所盼望的信，而「京阜路」「京鍾路」「阜市」「三陽店」「宋河」「永隆河」「多寶灣」……一些故鄉和它周圍的地名，平常外面的人，誰也不知道，誰也不會注意的地名，逐漸在報紙上的第一條新聞裏出現了。很長的一個時期，幾乎天天都有那些地名，我把那些新聞看了又看，只少用顯微鏡在字裏頭，紙裏頭，乃至紙反面去搜索。我想發現一個奇蹟，想從那些新聞中找到打仗之外的關於地方人民的報道，尤其是關於從事救亡工作的青年們的報道——我會寫信到長沙、桂林、重慶的朋友們，託他們直

接間接，間接而又間接地打聽，甚至說：「生死存亡，早已置之度外，需要的是真實的消息」。我怕有什麼可怕的事，被朋友們瞞住了。

春天裏，她正寫信到各處打聽我的下落；冬天裏，却輪到我探聽她的！

我知道我的懷念的人是一個英雄，她有很多的智慧，很多的能力，保障她自己和周圍的人們；同時又有最大的決心與勇氣，縱然在槍林彈雨中，也不會放棄她的工作。這時候，她一定比我百倍地愉快，背着她的孩子，帶領着一股熱情的女青年，以英勇的姿態，在故鄉一帶的戰區裏活躍着，甚至把我也忘掉了。我知道，我深深知道，但是仍不能不想到另外可能的一切情景！

我躺在溪水旁邊，讓落葉托着我的軀體，我的胳膊給我枕着頭。放眼一看，裊裊的白雲在天  
上舒卷，它是那樣自由，那樣逸豫，好像人間仍是太平盛世，毫沒有流離生死的痛苦！我却不禁想到遠方，想到什麼時候讀過的杜甫的詩句：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况乃未休兵！

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

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

## 七 父性

誰能告訴我，我的孩子現在在什麼地方以及是不是還活在這世界上呢？

在進醫院之前，挺着大肚子的妻對我說：如果是男的，他的名字應該叫「魯迅」，在肚子裏就參加過魯迅先生的葬儀，就用他來紀念一個人類良善的靈魂吧。如果是女的呢？……

我說：那就叫「海燕」。我並沒有想到她真是暴風雨的象徵，只是因為春天里和幾個朋友辦過一個刊物，那刊物的名字叫海燕。

生下來是一個女的。

上午出世，下午全上海都放爆仗，據說有些大商店簡直放了幾千塊錢的，因為西安事變解決了。那天是聖誕節，傳說的「人之子」降世的日子；在中國則更有了新的意義，抗日民族自衛的聖戰，可以說是那天誕生的。

生下來的時候，哭的聲音特別宏亮；「怎麼這麼大勁？」醫生說，不過醫生又告訴，鼻子裏什麼地方有點小毛病，以後容易傷風，要小心，大了要行手術。

剛出生的那幾天，紅得像血人，比同在醫院里生的孩子都紅，簡直像沒有洗過。妻說：這樣

的孩子會長得特別白的。妻從哪里得到這知識，我不知道，滿月之後，果然，越長越白了。但她的媽媽和爸爸都黑。

同居了十年才有這個孩子。年青的時候，曾墮過胎。不是爲禮教的壓迫，不是爲生活負擔；就是爲年青，爲要自己沒有任何掛累。何等自私！妻把孩子抱在懷里的時候，想起從前的孩子，如果也生下來，現在應該有八九歲。我們都後悔了。

我們的年紀都大了，身體也很弱，有時候擔心孩子在正需要教養的時候，沒有父母的照顧。我們嫌孩子來遲了，同時更加後悔從前的罪過。

妻是十來歲就離開了家的人，我碰着她的時候，我也已經流浪了五六年。她有父親，但從來不通音訊；有一個姐姐，也隔得很遠；我更是甚麼都沒有的人。我們有了一個孩子，就覺得世界上多了一個親人，我們和世界增加了強固的聯系了。

自己有了孩子，就覺得別人的孩子也無不可愛。我曾在街上拉過要飯的孩子的髒手，曾給予抱着孩子的女乞丐較多的錢，也會偷偷地在不認識的別人的孩子的身上摸一下。有時候，妻在旁邊發着會心的微笑。

妻也時常注意別人的孩子，但她是偏心的，她總覺得別人的孩子都沒有自己的孩子長得好。

別人的孩子無論怎樣好，她都能找出缺點來；自己的呢，明明有缺點，她也能够辯護。「瞧，寶貝的眼睛不算小哇，不過不特別大罷了，這樣，和鼻子，嘴……倒蠻相稱的；並且，你看，眼珠多亮啊！」雖然她是極願意孩子有一雙大眼睛的。

在孩子額上的皺紋逐漸減少，飢餓的小嘴會呀呀地叫了的時候，縱然是冬天吧，我們的心也是溫暖的。「你在說什麼呀？多嘴多舌的！說清楚一點哪！聽不懂你的外國話呀！」妻常常匍匐在搖籃上面像煞有介事地和孩子談起話來。妻一說，孩子就無聲地開顏地笑。我呢？我有怎樣強烈的一種慾望啊，我想把她摟在懷里，緊緊地夾住她，夾得她喘不出氣來，夾得她亂叫亂哭；而她那種白的小手和小腿，就像什麼可口的食物，擦着人的食慾，恨不得一塊塊放在口里咀嚼。

幾個月之後，孩子就有點會爬了。熱天里把她赤條條地放在床上，看她的艱難而又笨拙的動作，一時就覺得她並不像人，倒像什麼別的動物，像初生的小貓小狗；於是想起，以前看見過的一些小貓小狗，其實也是蠻可愛的。從這頭爬到那頭，有時候小膀子沒有勁了，就撲一下子，讓頭臉閃跌在床上。可是並不哭；也不灰心，馬上又撐起來，繼續地爬。「看囉，寶貝，看媽媽，這里呀！」只要有這樣的聲音送到耳邊，她總是努力的。從大人看來，孩子學會一件事情是怎樣艱難的一個過程囉，可是她自己倒毫不覺得，雖然一爬一身汗，也總是快快活活地叫着笑着。

吃，在孩子是一件大事。幾個月的時候，每天要睡二十來個鐘頭，可是要醒十來次。每回醒來總一面啞啞地哭；一面張着嘴向嘴的四面探索奶頭，探索不着就哭得格外厲害。她探索得這樣急迫，這樣無助，無論誰，只要看見那情景，都會上天入地找東西來給她吃的吧。會抓了的時候，無論抓到什麼東西，首先就往嘴里送；常常在大人不注意的時候，抓住了東西；常常從大人手里搶去了東西。她抓得這樣緊，這樣固執，幾乎要奪回來都不可能，尤其是看見大人正在吃東西的時候。再大一點，曉得吃的東西是從什麼地方拿出來的，一吃完，就「唔唔」地叫，用手指那盛食品的罐罐。非到了大人把那盛食品的東西給她看，她確實看見里面是空空如也了，總不滿足。因此，準備給孩子吃的東西，總是常常搬家，而讓她看見的那盛食品的東西總是裝得很少的。讓她吃得太多，當然不好；但看她那要吃的樣子，真想把所有的東西都給她吃了它。「孩子喲，你還吃不得呀，快快長大吧，長大了，爸爸買很多好東西給你吃！」自然，明知她是聽不懂的。

雖然飲食有節制，孩子還是會有不舒服的時候；爲了她的病，我們常常急得無法可想；有時候妻哭，我也哭，就像有什麼看不見的魔手，要把我們的孩子奪跑。我說：「孩子喲！你不來就不來吧，何必來騙騙我們呢！」這樣的事，以後在朋友中間還當作一種笑柄流傳。朋友哦，要笑

就儘量笑吧，祝福你們在你們的孩子面前，一回也不感到自己的軟弱和衰老。

孩子有病，少不得給他吃點藥。雖然是孩子們吃的藥多少總有點糖汁，可也並不是怎樣可口的東西。孩子也伶俐，曉得甚麼東西是吃的，甚麼東西不是吃的，什麼是藥，什麼不是藥。一碰到藥就搖頭，緊緊地閉住小嘴，用手把調羹向外面推。這時候，妻總是說：「寶貝乖呀，媽媽喜歡小寶貝呀，吃了寶貝就舒服的呀；吃過這，寶貝就吃餅餅哪……」說也奇怪，那小東西就像聽得懂這些話的全部意思似地——她是如何會觀察大人對她的顏色，分辨話里頭的好或壞的意思呢！於是皺着眉頭，做著苦臉，張開嘴來把那難吃的東西一口口地吞下去。

孩子的病，正像醫生所預料，常常是咳嗽。厲害的時候，不但不笑不跳，連哭也不哭，一哭就要咳。并且不能睡，一躺也要咳。靜靜地坐在大人懷里，無精打采地偏着頭，眼睛是遲滯的，睜開，但什麼地方也不望，像無論什麼都不能引起她的好奇心，雖然在她本來一切都是新奇的。臉蛋馬上消瘦了，顏色青青的，沒有一點兒光彩……一這樣，就像過着梅雨的天氣，妻和我都深深地浸在陰鬱里了。有時候在外面，自然心里也會舒服一下子的，一回到家的門口，一定會想到：這時候孩子總會好了些吧。於是豎起耳朵聽，看有沒有咳嗽的聲音，沒有，就像眼前燦開着希望的花朵，覺得世界竟是如此的光明；一有，馬上又像亡命者受到了敵探的拘捕。那聲音是怎樣



的一支支利箭射到人心上而且震動着全身囉！如果世界上真是有神，神又真可以用血誠祈禱，我相信天下的父母，一定都願意讓一切的誅罰疾苦落到自己身上而祈求赦免那可憐的孩子的。

關於鍾愛孩子，恰恰是鍾愛女孩子，有一句老話叫做「如掌上明珠」。我們是窮人，不會有過珍寶；而且也老實看不起它，不知道有明珠在掌上的時候是什麼滋味。因此覺得這句話，毫不足以表示我們對孩子的情感。孩子，明明是我們的主人，是我們在人生的旅途上一切無法實現的希望寄托，是我們的生命以上的東西；什麼毫無道理的明珠之類，怎麼能够比擬呢？不過老話也有老話的道理，當八一三抗戰一開始，我們就知道我們的生活的平衡馬上會被破壞，首先的問題，就是怎樣安頓孩子。正像守財的富翁，聽說強盜要來，就要設法藏起自己的珍寶一樣。於是，我們就帶着孩子從上海跑回了闊別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我的故鄉。那時候，我們對於戰爭的認識都很粗淺，以為那樣僻遠的故鄉，總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回鄉後沒有幾天，我又出來了。臨行的那天早晨，我還躺在床上，妻抱着孩子坐在床邊和我話別。她對孩子說：「和爸爸親親，和爸爸親親！」孩子笑着，把臉扭向一邊，躲避着。妻把孩子放着坐在枕頭上，「像這樣呵，像這樣呵！」一面說，一面和我做着動作給孩子看；坐在枕頭上望着的孩子就「嚇嚇嚇」地笑。妻看她笑得有趣，就說：「再來一個，再來一個。」她又望着

「嚇嚇」地笑，活像懂得什麼似的。

周歲的時候，妻大概受了故鄉的人們的指示，還叫孩子抓過周。似乎很多地方都有這樣的風俗，孩子周歲的那一天，要敬祖先，要請客，要擺各種各樣的東西在桌上叫孩子隨意地抓，名曰「抓周」。據說，抓到什麼，就可以預測孩子將來喜歡什麼，成爲怎樣的人物乃至得到一種怎樣的命運。妻寫信給我說：那一天孩子才高興咧，她簡直被那些穿紅掛綠的女客們眩惑住了。一天到晚，跳着笑着叫着，要這個抱抱，要那個抱抱。敬神的時候，連放炮仗也不怕。匍在桌上，口里伊亞伊亞地唱，兩隻小腿不住地拍打着桌面，手里却抓抓這又抓抓那。結果你說怎樣，她真是你的女兒咧，抓的書本和筆墨。妻是在社會上流浪大的，完全是個社會的女性，舊式家庭的陋習，家庭婦女的迷信，她一點都不曉得。一切極其陳腐的事情，在有人告訴她的時候，她反而覺得新奇，有趣，而且充滿着人間味。所以不但在家里叫孩子玩了一回把戲，並且還帶着愉快的心寫信給我了。在上海的時候，她還請瞎子替孩子算過命，用一兩毛錢，換取了一大堆的諛詞。最主要是說：「一定養得大，根深一丈八。」後來她常常對我講，也常常對朋友們講，就像世界上真有先知，而且就是替孩子算命的那一個。這時候，她簡直像一個鄉下老太婆，什麼科學，什麼思想之類，對她都像沒有一點兒影響。但是我却從她的談話時的忸怩和欣悅中，但看出了一顆母

發的心：雖然明知道「先知」說的是謊話，却極願意相信它。

沒有等到孩子的兩週歲，我的故鄉就淪陷了，一直到現在，沒有得到妻的消息。多病的孩子，藥物和食品，早就連同房子一齊被轟炸光了，她們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如果還活着，究竟怎樣活着呢？唉唉，假如我能夠知道啊！

去年，我在一個部隊里工作，辦公室設在一個老百姓家里。那家里，不知什麼地方餓得有小羊，常常咪咪啾啾地叫。一叫，如果我手里拿着筆，就放下筆，拿着書，就放下書，靜靜地聽着。爲的那聲音像嬰兒所發出的；最初我還真以爲是房東家的孩子。

許多人討厭孩子的哭聲，以爲太吵嚷；我不，我以爲孩子的哭聲是最動人的音樂，離開孩子之後，就渴慕着了。今年夏天，住在金華，同屋的有一對夫婦，帶着一個幾個月的孩子，白天里還不覺得，一到夜晚，大家都睡了，屋裏是靜寂的；沒有睡或者還醒着的就只有我一個。我常常最先聽見那孩子半夜里醒來。哭聲開始了之後，接着是那母親伊伊亞亞沒有字義的言語，以後就「哦哦寶寶肚肚餓了哇，莫哭哇，媽媽弄東西寶寶吃呀……」一面說一面就傳來調羹在磁碗里攪動，熱水瓶和洋鐵罐的被開開和蓋上，水從這個里頭倒向那個里頭等等交錯的聲音；末了就是孩子咕嚕咕嚕以及中途哈氣的聲音；這些聲音一來，我就覺得連我的房裏也充滿了幸福。

這回，我住在這鄉下的保長家里，這家里的堂屋就是我的臥室和辦公室。我說不清這房子的構造，只曉得隔一層板壁，就是另外一家，出入着另外的大門，和我這邊是不相通的。雖然是另外一家，却和我隔得很近，從那有小指頭那麼寬的板壁縫里，差不多可以聽清一切的聲音。一切聲音中間最牽動我的是每在清晨，黃昏，或者半夜，一個孩子的喊人。那孩子有多麼大，是什麼樣子，我不知道；他或她在什麼地方喊，為什麼喊，喊誰，我也不知道。從那喊聲推測，孩子似乎還沒有學會說話，只是伊亞兩個簡單的音；大概是剛睡醒，喊他的媽媽。「伊亞」，喊一聲，停一停，看有沒有人答應；沒有就再喊，再沒有，就在「伊亞」之後加上一個「阿阿阿」，似乎帶着哭；却也更多地帶着撒嬌恃愛的意味。「伊亞，阿阿阿——」伊亞，阿阿阿——如果仍舊沒有人答應，就一直地喊；一定要媽媽答應了，或者鼻子里「唔」一下子了才不喊，大概又安靜地睡着了。我不知道那幼小的柔弱的靈魂，能夠感覺什麼，思考什麼以及需要什麼；我想像那夢之國土的小小的歸來者，睜眼一看，滿屋黑洞洞的，看不見任何的人物，像在漆黑的深夜迷途在無邊的曠野里，人被孤獨，寂寞，恐怖，無所適從的心情襲擊着，於是漫無目標地發出求援的喊聲。一有了回應，馬上就覺得自己仍然是在人類的世界，仍然有着親暱者，愛憐者，而那親暱者愛憐者又正在自己的身邊——多麼安慰，多麼叫人增加勇氣——於是重新向那暗夜邁進，一直達到那夢

之國士。而我，這聽那喊聲的人，簡直就從那聲音感到了：天空的虹彩，地上的鮮花，人間的詩與戀愛，都是火一樣真實，鐵一樣牢固，酒一樣誘人，並且突然增加了無限的生的意志，戰鬥的意志。

今天，離開天明大概還有一個多鐘頭，我從夢中被一個同志喊醒了。他說：「起來，戰鬥準備呀！」意思似乎是說有鬼子襲擊來了。我起來，睡意惺忪地收拾鋪蓋，一面用耳朵聽；那遠處是靜寂的，沒有槍聲，也沒有狗叫；近處也是靜寂的，保長家裏的人似乎連鼾聲也沒有，隔壁的孩子和孩子的母親也沒有任何聲息。我想，鬼子大概不會來，如果來，我們自然可以從容對付；可是這些還在夢中的老百姓們怎麼辦呢？那隔壁的孩子和孩子的母親怎麼辦呢？時間是這樣急迫，不容許我的腦子轉更多的念頭，但也很迅速地感到鬼子的殘酷，中國人民的戰鬥的必要和偉大了。

然而在這為不相識的孩子和孩子的母親擔着心的時候，誰能告訴我，我的孩子和孩子的母親現在在什麼地方以及是不是還活在這世界上呢？一個女作家曾說，女性要參加社會活動，應該克服妻性和母性；我大概是應該和社會活動絕緣的，爲了這難以克服的「父性」。

## 八 天界

天完全亮了；可是我還是看不見三幾尺以外的東西，滿天白霧籠罩在我的四周。

我正在爬一個斗峭的山，潮濕的石級，層出不窮地出現在我的眼底。石級兩旁是一綫蜿蜒的土路，被濃露浸潤着的雜草幾乎完全掩蓋了它的赭紅的顏色。遠一點的路邊，似乎有一些高高矮矮的樹，一些樹的模糊的影子，隱隱約約的影子。

我不知道山有多麼高，也許幾十里，也許一百里。我覺得已經上了許久許久，再上幾級，總該快到山頂上了，偏偏幾級完了，接着又是另外的幾級；另外的完了，新的又跟着出現，簡直沒有止境。

抬頭看不見山頂，我頭上全是霧；回頭也看不見山脚和平地，脚下也是霧；左和右，都一樣，什麼都沒有，只有霧。整片的霧，就像是白浪滔天的大海，我就是海水裏的游魚，我的世界，就是霧的世界。

我曾看見過這樣一個奇景：一張五六個鋪面那們大的低矮的案子，案上攤着一片白茫茫的耀眼的棉，三四個人正在那裏彈它。彈它的人，背上長出一株彎曲的小樹，吊着那別緻的大琴；

左手扶琴，右手拿着一個啞鈴似的東西叩打那粗壯的琴絃，琴絃就歡樂地，低低昂昂地唱出宏大的聲音。唱着的地方，棉花們就振起月光一樣的舞衣，依着琴音的節奏，輕盈地，沉醉地，旋風似地跳舞起來。琴音從容，它們也舞得從容；琴音急促，它們也舞得急促；案上蠕動着一陣白的羊羣，翻騰着一片活的雪海。細小的，輕微的絲絲縷縷，夢幻似地翱翔到空中，附着到人們的頭髮上，眉毛上，鬍子上，替人添加着歲月的痕跡。

那正被彈着的鬆軟的活躍着的棉花，就是我今天所遇見的霧，我幾乎可以把它捉住，要不是它總離我這麼一兩步遠。

雖然在霧裏頭看不見平地，也看不見別的一切；但是從山的斗峭，從我身上的汗，從我的腿的酸痛，我知道已經爬得很高很高了。幾聲鷄啼，從什麼地方穿過霧圍，送到我的耳邊，我知道地上的村舍已經遙遠地落在我的腳下。

二三十年前的夏夜，我一家人，這就是說母親和我，每每坐在院子裏乘涼。夜風替人灌去一天的煩熱，遠處的青蛙，近處的促織什麼的，不住地叫鳴，螢火蟲在屋檐邊飛閃，小小的吸血鬼，蚊蟲，在耳邊唱歌。我仰着頭，望那蔚藍的天宇；銀色的羣星，使沒有月亮的夜色也清朗得像山谷間的流泉。天河在夜空緩緩地流，牛郎和織女隔岸睜大着燃灼的眼睛，天鷲用寬闊的翅膀遮

沒着河心，姜太公釣到一個大魚，却舉不起竿子——天空的奧秘和關於那奧秘的一些荒誕附會，常常惑亂我童稚的心。

有一回母親一面躺在涼牀上用大蒲扇拍着身邊的蚊蟲，一面告訴我：在荒遠的古代，天上是可以上去的，菩薩們也時常下來，正像我們從地下上到樓上，從樓上下到地下一樣。後來，因為人們有時候偷走天上的寶物，菩薩躁了，就撤去上下的天梯，關閉了天門；從此人不能上去，菩薩也不輕易下來。聽了這話，再望望天空，覺得天宇果真是這樣低，羣星果真是這樣近，在那城外的文風塔上，說不定就可以摸着，而有兩三個塔那麼高，一定就撞着天了。於是想到古代的人，既然可以上天去玩，當然生活得很有趣，為什麼還要偷菩薩的東西，害得以後的人都不能上天呢？同時又想像天上的情景，曾經聽過神仙們騰雲駕霧的故事，又常常看見在天空幻化的雲彩；或者天上就是瀟灑的雲霧，雲霧的山峯，雲霧的河岸，雲霧的林木；宮殿牀榻，桌椅板凳，無一不是雲霧，而被踩在腳下的雲霧的路，走起來一定比地下的石子路柔軟，舒服。什麼時候，有什麼法子告訴菩薩們說，那些偷東西的人都死了，現在不妨開開天門，放下天梯了呢？

幸福的童年早已捨我而去，母親的慈祥的臉也不知失落在什麼地方，只有這「上天」的話，還依稀記得。今天在這山上的霧圍裏，忽然又想起來，而且一時回復了童年的心境，這眼前的境



界莫非就是天上麼？

我站在天界向下面望，想看看那鷄聲所從來的村舍，和住在那村舍裏的人物，說不定那裏正駐紮着我們的部隊；那裏一定有竹木花草，白水青山，那些景物又一定小得像畫幅上的東西一樣，可惜現在是「不見長安見塵霧」，真有人天遠隔之感。

那遙遠的天邊，從東到西，應該有水光一線，那是祖國的第一條大水，長江。千百年以來，它就像一條溫馴的老牛，爲我們的祖先以及我們服役着。人們在它身上行走，把這個地方的東西運到別處，又把別處的東西運來這裏；用它的血液灌溉田畝，給人和畜牲作飲料。雖然有時候疏忽了對於它的飼養，它會用怒火來警告附近的居民，吞沒田舍和人畜；但也很快地安靜下來，不念舊惡地服役着。它的生命與祖國的生命一樣悠久；名字也與祖國的名字一樣響亮。我們都歌頌着它，愛戴着它，說它正象徵着源遠流長的祖國。

可是現在，在此地所能望見的那一綫，却行駛着敵人的戰艦；敵人在它上面運輸大砲機關槍，達姆達姆彈，毒瓦斯，轟炸機的零件以及無數的屠伯到祖國的內地來殘殺我們的同胞，淫污我們的妻女和姊妹，劫掠我們的一切辛勤的成果。長江，它所服役的已經不是它的祖國而是摧毀祖國的仇敵；它已不是我們的忠實朋友，不是那兩岸居民的恩人。我想撥開霧圍，看它如今是怎樣

一付面孔，看它是不是還和往日一樣愉快。還想借天風播送我的詰責，問它知不知道正驅策着它的是誰，如果不吞沒敵人和他們的船艘，明天將用什麼面目和我們再見！

沿江向西，那對岸是我的故鄉，那裏有我小時候游過水的小河，有在夕陽下捉蟋蟀或紡織娘的無名的墳山，有曾在一塊兒紮營打播而現在都成家立業了的朋友或同學，有會摸我的頭，叫我好好讀書，說我將來一定會做大官大府的年老的尊長們；也有我的白髮的母親，消失了紅顏的妻子和還在呀呀學語的女兒。如今那地方落在敵人魔手里了，同時也是英勇的同胞正在浴血爭奪的戰場，就像這濃霧包圍着我一樣，戰烟瀰漫着我的故鄉。我的房舍和許多人的房舍一齊給敵人炸燬了，成千成萬的人死在敵人的屠殺之下，無數的少女被蒙上了最大的羞辱，或者還喪失了寶貴的生命。我不知道那小河裏的水是不是還照常地流，不知道那墳山上是不是還有人捉蟋蟀，不知道那些和善的老人們脫離了虎口沒有，不知道從前的游伴是不是在和敵人對壘，還像他們童年時的勇敢一樣；更不知道我的母親，妻子到什麼地方去了，以及是不是活在這世上。

我相信故鄉的弟兄們不會讓敵人平安地睡一個晚上，我相信故鄉會產生無數戰鬥的英雄，更相信故鄉會因為這次聖戰而博得永遠的榮名。然而那地方是慘苦的，正像一切淪陷地區是慘苦的一樣。我想望望我的故鄉，可是霧幕給我遮斷了；就是不遮斷也還是不會望得見，我的故鄉是遙

遠的。

想起故鄉，想起一切受難的土地，想起那些土地上的慘苦的情景，回念自己能够在這自由的天地裏走上從容的旅途，一面感謝祖國的土地的廣大，感謝前線英雄的勇敢，使許多地方還沒有印上敵人的足跡；一面也就覺得自己無異真正走上了天界。然而，那些遙遠的親人，那一切陷身地窟的同胞，如果不被拯救出來，如果祖國不回復到完全自由的祖國，即使真有天界，即使真正到了天界，又將怎樣打發靈魂上的負擔囉！——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在滿山濃霧裏，我想起了胡適的詩句。

## 九 通訊員

我的臥室兼工作室，是一間書房式的小屋子。門外的小天井裏，栽着幾根窈窕的天竹，天天在冷風裏搖曳着，像八股先生唸文章的姿勢。早晨醒來如果看見有蕭疏的影子映在紙窗上，我就曉得這一天是晴和的。

旁邊隔一個空屋就是收發室。那屋裏，一天到晚，住着一個矮小但是有點兒漂亮的少年人，我常常喊他「小鬼」。收發室樓上是幾個通訊員的寶榻。

請批評我吧，我實在不高興那幾個通訊員。

我是特許不上早操的，就是說，早晨正是我睡覺的時候——這正是有些同志用異樣的眼光看我的地方。可是天還沒有亮，那幾個通訊員就像一羣烏鴉一樣，在你耳邊聒噪起來，他們聒噪的是：「沒有吃，沒有穿，自有那敵人送上前……」或「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之類。晚上呢，萬籟無聲，一塵不染，是最好寫幾句文章的時候；他們又偏要過了規定就寢的時間，還躺在牀上：「一以當十，百以當千」地唱。

雜務人員們的歌，往往是很難聽的，因為缺乏規規矩矩的訓練。這幾位通訊員也並不例外，亂七八糟，各自為政，就是他們的特色。不過最難聽的還是叫做「阿銀」的那位同志。母親或者媽子之流，常常會做一件事：刮鍋。鍋燒久了，鍋反面會積着很厚的烟煤，如果不除掉，就需要更大的火力；所以隔多少時候總要刮一回。那是怎樣難聽的一種聲音哪！簡直說不出：你聽了，就覺得那鏟子或刀刮着的并不是鍋底，一下一下都刮在你的心上。阿銀同志的歌聲，對於我也具有同樣的偉力，我雖然不是什麼泰山崩於前，麋鹿興於左，也不動聲色的人，但自信還有我的修養，我的鎮定；一兩個人在旁邊唱唱歌，並不至於十分影響我的思考。可是只要阿銀同志一開口，無論他的聲音怎樣低，腦經就完全變成了他的跑馬場。拍搭一下，拍搭一下，自己只感覺到疼

痛，想起的什麼山哪，水呀，人物啦，日本強盜哇，抗戰建國綱領哪，都從馬蹄下捲起一陣塵土的霧來。那時候，不期而然地想到魯迅寫的阿金。怪不怪，連名字也似乎有着關係。

最抱歉的是這位同志對於歌詠的興趣十分濃厚。他如果在場，如果別人唱歌，即使不是每次都是他的發起人，決沒有一次肯放棄參加權的，而且他能唱的特別多。有時候別人不唱了，他還毫不疲倦地：「正月裏，想四哥，梅花開放」，以至於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極肉麻的小調。如果有人呵斥，鬼才知道他唱到什麼時候止。

有一回，我從收發室門口過，聽見裏頭在談話，話是關於兩性的，很有些低級的雞籠的字眼。我好奇的進去一看，談話的是阿銀和另外一個雜務人員。那另一個人告訴我：阿銀在談他的老婆。

「你想老婆麼？」我笑着問。

「有什麼法子呢？」他忸怩地說。

「可以回去看看哪，怕請不動假，我可以幫你去試試。」

我知道他的家並不遠，所以這樣開開玩笑。同時也實在想讓我的耳根清靜幾天。於是，他又忸怩地笑了。

一位戲劇裏的人物某大哥，不知是因爲近視呢，還是粗心，把他的夫人出發到前方的時候留給他的一條花手巾掉在我房裏了。這手巾大概是演戲用的，絲質，紫羅蘭色的底子，上面有好幾樣顏色的圖案，像蝴蝶翅膀。在我們這種生活裏，即使是女同志吧，平常也沒有人用這樣花花綠綠的手巾的。

我拾到了，非常高興，準備藏起來，裝着不知道，逗他一下，然後勒索他用一兩包香烟來贖回去；不是正沒有香烟吸了嗎？

不幸我正拿着看的時候，阿銀同志進來了：

「這是什麼？給我看看！哦真好看咧！哦是綢子的咧！喂，嚇嚇，我說我說，嚇嚇，我說送給我好不好！」

這真是一個突如其來的襲擊！我怎樣也想不到，而且毫不懂得他怎會有這奇妙的想頭。

我不覺抬起頭來，驚奇的望望他，他的那天真的傻氣的臉，那孩子望着食物垂涎似的眼睛，着實有幾分滑稽。

「同志！」他說，「這在你們算什麼呢？可是我們……不就賣給我吧，在總務科扣錢……」  
我告訴他：這是別人掉在這裏的。

「那末，借給我玩玩也好，玩一天玩半天！……」

他百折不回，鏗而不捨，像和我很親密，或者我很喜歡他似的。我討厭他，可是不知爲什麼沒有拒絕。只約定第二天早晨送還。他一面諾諾連聲，一面拿起手巾要飛起來似地跳出去了。

第二天，我喊：「阿銀！阿銀！」沒有人答應，收發室的「小鬼」告訴我：他出差去了，當天不回來。

等他回來的時候，我問：「手巾呢？」

「我我……寄給寄老婆去了！」

媽的，有這種混蛋麼？我告訴過他不是我的！我說：「你……！」可是我什麼都沒有說；倒忽然想起，這傻瓜倒幹得蠻有趣的！而且何必掩飾呢，我不也正在想我的老婆麼？

唉唉！我就做一個掃箭牌，替他擋住某大哥的追索吧！

# 記 周 穎

## 一 學生時代

在師範的時候，她是一個不用功的學生，許多功課都不自己做。「你跟我畫張圖畫吧！」「你跟我縫紉一下吧！」她都分配給同學們了。不考試，不拿書；考試一過，連先一晚上開夜車的成績也一齊忘掉了。國文教員是一位反對白話文的老先生，叫學生們都做文言文；可是她一個人却做白話，她到現在還不懂一句文言。發文卷是以好壞為次序的，她的文卷總在前二三名。同學們以為老師不一定反對白話，就交白話卷，可是老師退回來，叫改寫，他只不要她寫文言，並且還稱讚她。同學們莫明其妙，說老師是她的「×伯伯」。

平常，在同學中，她並不太顯著；一有什麼事，無論對學校，或是對校外，不知怎麼一來，就只顯着她了，跑路，講演，辦交涉，當代表，忙得不亦樂乎。這，在中央黨務學校（有人以為是政校一期，其實不是，黨校從第二期起才改為政校，她在政校一期作過事）的時候還是如此。



十六年的冬天，南京有一個國民黨內部的大政爭，叫做反對西山會議派，黨校是策動的大本營。派往上海迎蔣回京主政的學生代表，就是她。因為她是女的，怕有不方便處，才添了一位男同學。這次政爭的最高潮是十一月廿二日，南京各團體在血花公園（這公園的名字非常多；又叫秀山公園，又叫第一公園，又叫中山公園，那時候叫血花公園）開羣衆大會，舉行示威大遊行。剛出公園，先頭部隊黨校隊伍剛走到復成橋，軍隊就開槍，打死了幾個人，內中有一個名叫袁大煦的男生；受傷的更多，她就是其中之一。由於這次慘案，倒西迎蔣的運動，馬上就成功了。

這次慘案，有人叫做「一二二二」慘案，有人叫做「血花」慘案，也有人叫做「復成橋」慘案。現在相去已近二十年，連用這次慘案把地位墊高了的谷正綱先生羅家倫先生段錫朋先生們恐怕都不大記得了。但她是記得的，因為她的創傷——從臀部穿過腿部，在天陰雨溼，她又被工作累乏了的時候，還隱隱作痛。

## 二 「河南女土匪」

抗戰第三年，她帶着三歲的女兒在鄂中的鄉下逃難，和地方上的一些太太小姐們一同住在一座大山脚下的農家裏，敵人來了，就跑上山，敵人走了就下來。和她們一路的還有一點點地方部

隊，由區長什麼的帶着，一面自衛，一面也算打一點小游擊。因此敵人常以這地方爲目標，在說不定什麼時候的時候來搜索一下。有一次，那隊伍剛開到較遠一點的地方去了，突然來了另外一批隊伍二三十人。看見不是敵人，就沒有懸。誰知他們一來，就吆喝：「不要動！」「不許跑！」「把錢交出來！」竟是來搶劫的。手脚快的一兩個男人跑掉，剩下的是十幾個太太小姐和她們的孩子和嬰兒們。哭的哭，喊的喊，機警一點的，就把身上帶的首飾取下來丟在柴草或垃圾堆里。終於一個個被逼到門口屋簷下排成隊，叫她們自己解開衣服讓他們搜尋，指揮着的竟是一個連排長模樣的軍官。她沒有任何首飾，口袋裏只有七塊零票子，心裏想，要怎麼就怎麼吧，反正是逃不了的了。忽然，她聽清了那軍官的口音，她說話了：

「同志：您是哪兒的人？」

那軍官楞住了，大概從來打劫婦女的時候，被搶劫者總是默默無言，沒有人問過話的吧？但馬上就應了聲：

「河南。」

「哦！您是河南？」她說：「我也是河南啊！您是河南那兒？開封？我也是開封啊！我們是老鄉。」她撒謊。

「你說的不是河南話。」

「對了，我在天津，北平，南京，待過很久。既是老鄉，咱們好講話，您瞧！我有什麼呢？一身藍布袴褂，裏面是汗衣！」她一面說，一面解開外褂給軍官看：「您知道，我們女人家的衣服沒有什麼口袋的，我的衣服只有一個口袋，這是我的口袋，這是我的錢！」她把錢掏出來數給他看。「還有什麼呢？空的！要不要看我的襪筒？瞧，連襪帶都沒有的。」

「老鄉！你別……我不要再……」那軍官忸怩地說。

「你們來，沒有先通知，我們不會早準備，裝窮給您看，別看她們都穿得好一點，她們年青，死愛漂亮，擺空架子，其實跟我一樣。瞧，她身上有什麼？」她摸旁邊一位太太給軍官看：「連一個口袋都沒有？」

「我知道！我知道！我叫她們……」

「說老實話，我們還有點東西，在屋子裏，一些破爛的衣服，被窩，孩子們的尿布……」

「你怎麼在這兒？」

「有什麼法子呢？逃難哪！都不是日本人害的？」

這時候，有幾個「弟兄」已進屋搜索去了，軍官喊他們出來，一點東西也不許拿，婦女們的

身上也沒有搜，客客氣氣地一面揩額上的汗，一面說聲「再會」，走了。

但他們在路上吃了一點小虧，碰見那地方部隊回來，「誤會」了，開了一次火，死了兩個，被捉去了一個，但也捉來了一個。

那被捉的人被送到營部裏——也是鄉下的破屋，聽見那軍官報告，說是在某處碰見了「土匪」，裏面有一個「河南女土匪」，格外兇！接着是一番描繪。他想，「河南女土匪」是誰呢？想不起。等「誤會」解釋了，交換「俘虜」了，他回去，一看見周穎，立刻完全明白了。

### 三 魚肝油

近年來，她在××慈幼院作保育主任，但實際却是負全院的責任，院長則專門在外面跑關係，弄錢。人多，教職員的待遇非常菲薄，她的收入，趕不上一個城裏的老媽子。四月前離院時的月薪，還只一萬元。現在她爲了勞協的事被法院羈押着，據說理由是帳目不清。我想，她作事，大概常常「帳目不清」的，因爲她爲公事用了她私人的錢，從來不報帳。慈幼院在鄉下，她很難到重慶一次，到重慶，總是有公事，有時候一住幾天。但從未領過或報過一次交通費，伙食費什麼的。有時候帶學生一路走，連學生的路費和伙食也歸她包。我有時說笑話：「你的行

爲，是一種間接的貪污，因爲必須有別人在別方面貪污，才能替你彌補賄累。」

爲公事而用私錢，「帳目不清」？爲私事而要涉及公家的時候，帳目却非常清。有時候，未免清得太過火了。慈幼院對於教職員的待遇雖然不得已而非薄，但對於學生的一切設備，却非常完善。尤其是藥品之類，簡直豐富得很。學生生了病，無論怎樣貴的藥，無論需要多少，沒有不供應的。她的女兒也是院裏的學生，身體本來弱，生過肺炎之後，更瘦得不像樣子。

我說：「孩子應該吃點魚肝油才好。」

「是啊，」她說：「只有吃點魚肝油。」

她的床底下就有像裝駛汽車的桐油的桶那麼大的一桶魚肝油，零星的不必說。我以爲她一定會給點給孩子吃的。

下次，我又到她那裏去了，孩子還是那麼瘦。我問孩子吃過魚肝油沒有？孩子搖頭。我又說：

「孩子應該吃魚肝油啊！」

「是啊！」她說：「我忙，一下就忘記了，我就要給她吃的。」

但是第三次去，孩子還是沒有吃過。

「你太忙了，」我說：「孩子的魚肝油……」

「唉唉！」她說：「要是她是別人的孩子，我早就給她吃了。但是她是我的呀！」

「但是她也是院裏的學生啊！」

「可不！因此，我很想趁有別的學生也需要吃的時候，一同給她們吃；可是偏偏沒有一個需要吃的，都不吃，她一個人吃。唉唉！這，這太難了！」

我好冒火！我簡直想：多麼自私啊，爲了表示自己清白，爲了維護自己的聲譽或威信之類的無聊玩意兒，竟不惜虧負自己的孩子！表面上被諛爲待別人的孩子像自己的孩子一樣；實際倒待自己的孩子不如別人的孩子！有許多母親，爲了孩子，能够犧牲任何東西，和她比較起來，究竟誰是對的呢？

這意思，我沒有說，因爲我慚愧，作爲孩子的父親，竟無力替她買魚肝油。

孩子一直到現在還是很瘦。

#### 四 小小的幻滅

她的朋友蔡之彤女士前幾天在大公晚報上發表過一篇關於她的文章，裏面一段說：

她是個社會福利事業的志願者，許多年來，就夢想着辦婦女職業學校，婦女識字班，托兒所……等等。自然她的志願決不限於這些，不過因為我們自己是婦女，首先想到的，不期而然，就是和婦女有關的。同時，她又是一個對於政治的不熱心者。她是中央政治學校第一期畢業的，在政治上，有不少的人事關係。如果她要作一點政治活動，借政治力量去達到她的志願，在她，也許不是一件難事。大概因為中國的政治太不足以吸引人了，從開始，她就沒有這種意思，倒是想靠自己的刻苦耐勞，不怕艱難困苦的恆心和毅力，去推動社會，用社會的力量來辦她的事業。回國後，從不放鬆一個機會，甚至逃難到女中的一個小縣城裏，還辦了一個婦鄂職業學校，半年之間，居然有了三十幾架縫紉機，織襪機，紡紗機，五六十個學生。但是，那地方不久就淪陷了。

這是事實，在上海辦過「藝術供應社」，在漢口辦過女子中學，都是憑一雙空手辦起來的；結果，也因為只有一雙空手而失敗了，進勞協的重慶的工人福利社，在她，倒是件省力的工作，她無須乎爲了找錢而奔走。但是她的工作卻沒有展開。剛進去，一個人不認識，及至熟一點，又苦於很多人都不合手：有的是混事的，有的又毫無工作經驗，她自己又成天爲了這個工人被捕，那個工人失業了，而在這兒那兒跑着。一天到晚忙得喘不過氣，又忙不出什麼名堂來。有一個朋友

看見了她的工作情形，留一個字條給她：「休息一下吧！不會休息的人，也就不會作好工作的。」她看見了，聳了聳肩：「有什麼法子呢？我本來就不會作好工作的！」

但是她把診療所擴充爲醫院了，舉辦了「星期講座」，和「星期歌詠隊」，正在籌劃高級點的工人補習學校，以及別的種種事業。她說：「只要內部的人事調整好了，一切瑣事不要我管了，我就認真地多作點工人服務的事。」她又說：「等醫院上了軌道，會增加一筆大收入，明年，專靠醫院和電影院，福利社自己就可維持，不必總會匯款來了。」她預計再有兩三個月，就一切都如法了。

她不知道，中國不是一個開展無論什麼事業的國土。到處都存在着任何事業的敵人。在中國，要摧殘事業，強奪事業，是極容易的；但要建立一種事業，就未免太難了！不是絕對沒有成功者，但先要忍受各種各樣的失敗！因此，她在就事後四個月零五天就被捕了。

## 五 七月雪

末了，說一點小事：早年，她是一個戲迷，當學生的時候，常常從學校裏偷出去看戲：北京的「城南遊藝場」，是個亂七八糟的所在，裏面的戲也不高明，可是她常常一個人從午飯後就進



去，直到半夜十二點才出來。她是個窮學生，門票有時都買不起。有了一張門票不看日夜兩場，未免對不起自己；至於吃不吃晚飯，消不消夜，她從不考慮，有戲看就心滿意足了，別的還管得着麼？

十七八年，南京夫子廟的清唱很熱鬧，有一個時期，一到夜分，如果麟鳳閣，天韻樓，大進步……這些茶館里，有一個繫斜皮帶，佩着中央政治學校證章的女軍官在台面前張着嘴，帶着滿足的微笑聽着的，決不會是別人，除了她。聽清唱，可以點戲，一塊錢一齣，那是捧角的人們的玩意兒，醉翁之意原不在酒。有時候禁止點，點戲的還是偷偷地點，錢儘管出，戲却不唱。有時候解禁了，也是點許多齣才唱一齣。被點戲的，唱的好不好是次要的，首先，一定有幾分姿色。有一次，大概看見被點戲的出出進進，總是那幾位，她不耐煩了，就自己點一齣，被點的是那最先出場的那一位，又醜，又老，戲又唱得壞。這些她都不在乎，原不過覺得那些永不被人點戲的人值得同情或者還想氣氣那些捧角兒的。但是那被點的一得到通知——歌女們都坐在台旁，就馬上搽脂抹粉，頻頻地向她看，一面因為第一次有人點她的戲而奇異而興奮，一面看見她穿着軍服，誤會她是男子了罷，唱的時候，着實向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了一陣，惹得聽衆都噓，都笑，都不望着唱戲的，倒望着她。

她雖然喜歡看戲，自己却總不唱，這回，算她被逼得唱起來了。唱的什麼呢？六月雪。

被送進看守所的第二天，我同幾個朋友去看過她，——那時候還許接見，人是消瘦了，態度倒很安閒的，她笑，她說：上午有二個記者去探問她，問她在裏面幹什麼；她說在拉鞋底，那兩位都哭起來了。「哦哦，他們多年輕啊！那麼熱情的！」

有人問問裏面怎麼樣？她說，「沒有什麼不好，除了人太多。有一個女看守，也沒有和我過不去，只是我看她的樣子，就像『六月雪』裏面的那一位。」

我說：「現在是八月了。農曆則是七月，到處都在放箆口，是鬼季節呀！」

三十五年八月二十日晨

## 後 悔

女兒八歲了，傻裏傻氣的；在她的媽媽那裏讀書。那裏是××院，在一個山上，教養着幾百個兒童，主要的是從戰區來的。每天開午飯的時候，媽媽都在飯廳裏發信給學生們。學生們大的才過十歲不久，小的還不到十歲。在院裏過了幾年，已經習慣了集體生活，並不想家，甚至不知道家是什麼，我們的女兒就以爲家是××院，那麼，那些孩子們，對於爸爸媽媽的情感並不怎麼濃厚的吧，更不會對於親人們有什麼別情離緒的吧。但接到了信的，臉上還是掩藏不住心裏的快樂；看了，就跟同學們講信裏面的內容，告訴寫信的人是誰，甚至由此而談到家裏有些什麼人，爸爸怎樣，媽媽怎樣……女兒都看在眼裏，記在心裏了。

「媽媽！爲什麼沒有人寫信給我呢？」她問。

「誰寫信給你呢？」媽媽沒有想到她會問到這樣的事，微微有點驚異。但她已習慣了各種各樣的驚異，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媽媽其實隨時都在驚異着的。「媽媽跟你在一塊兒，不用寫信；爸爸有事，都寫信給媽媽了，用不着另外又寫給你。」

「都有人寫信，只有我沒有！」她撇着嘴。

媽媽來信說：「爸爸，就寫一封信給她吧！」

幾天之後，媽媽拆開爸爸的來信，裏面果然有一張是給女兒的。媽媽找着了女兒，牽着她的手，一面向房裏走，一面彎下腰跟她說：

「爸爸有信來了。你猜是給誰的？」

「給媽媽的。」

「還有給誰的？」

「不曉得，」遲疑了一下說：「給我的麼？」

「是呀，上面寫的『親愛的女兒』！」

「真的麼？真的麼？」她跳起來。

「當然是真的，馬上就給你看，在房裏。」

「馬上給我？不！不！」她突然說，像給什麼東西刺了一下似地，「我不要！我不要！」她把手從媽媽的手裏奪出來，像誰栽着她，賴着她要信似地。

「不要？」媽媽驚異地問。但也馬上明白，裏面一定有點什麼道理。

「現在不要，我要在飯廳裏發給我。」

無論什麼，都要跟同學們一樣，花衣服不愛穿，皮鞋也不愛穿，因為同學們並不個個都有。

但信要在飯廳裏發，却又有點另外的意思：「看，我也有人寫信給我了！我的爸爸也寫信給我了！」她多麼羨慕別人接到信，又羨慕了多麼久呵！現在她可以驕傲了。

「那不好發的呀，」媽媽說。「沒有信封。」

「怎麼沒有信封呢？信能夠沒有信封的麼？」

「有是有，是寫我的名字呀。」

「寫信給我，不寫我的名字！」她眼裏噙着淚了。「那那，」過了一會兒說：「就用那個給媽媽的信封，喊我的名字給我，你拿好，不讓別人看見上面的字。」

又開午飯了，飯廳裏面站滿了人，靜悄悄地等候開動。飯廳又是禮堂，小些的學生們飯桌擺在講台上。媽媽拿着一大扎信走進飯廳，一眼就望見人叢中有女兒的大眼睛在切盼着。

「張兆棣！」

「有！」

「王光珍！」

「有！」

最後是：「×海燕！」

「有——！」

女兒一面答應，一面從台上跑下，慌忙中多跨了一步梯子，閃了一下，幾乎跌倒了。

一接到信，連忙一折疊，把有名字的那面折到裏面，塞進口袋，生怕別人發見了她的秘密。

飯後，跑到級任老師房裏：

「王老師，我爸爸寫信給我了。」

「哦！寫的是什麼呢？」王老師問。她是喜歡她的學生們的。

「信在這裏呀，你看！」她從口袋裏掏出信來，「哦，信封不知哪兒去了！」

把信交給王老師看，當王老師正在看信的時候，自己却禁不住講那信的內容：

「爸爸說：重慶這些時候，霍亂很厲害。霍亂是傳染病，吃了蒼蠅爬過的冷東西，蒼蠅腳上有微生物，就生霍亂……所以重慶不許賣冷東西，比如桃子，李子，就一担担潑在江裏……爸爸

看見一個賣桃子的正要把一担大桃子往江裏潑，覺得可惜得很，當然囉，又不是個個桃子都有蒼蠅爬過的，又不是個個蒼蠅脚上都有微生物，就是有，先洗洗桃子，洗洗刀子，洗洗手，削了皮吃，也不要緊的呀，是不是？爲什麼要潑到江裏呢？就跟賣桃子的說，你不必潑了，挑到×××院送給我的女兒×海燕吧。我先把腳錢交給你。王老師，信上是不是這樣寫的呢？」

「是呵！」王老師早已把信看完了。不光是孩子的爸爸，媽媽，老師們也喜歡逗孩子們玩的。就笑着問：「桃子呢？」

「還沒有到。信也剛剛才到咧。」

「桃子到了，你把給我吃麼？」

「把！」

「把幾個呢？」

說到這裏，李老師來了，接着廖老師，吳老師……

「×海燕的爸爸送給她一担桃子，快到了。」王老師笑着告訴別的老師。

「哦哦！這好。到了，我們可要吃的呀！」幾個老師同時說。

恰巧管門的老孟打這兒過，王老師又叫住老孟吩咐：

「如果有送桃子的來，叫他挑進來，是×海燕的。」

「是。」老孟會意地答應。

黃昏時候，跟金鈺一同坐在院子裏的石階上。

「金鈺，告訴你一樁事，我爸爸叫賣桃子的給我送一担桃子來，不要錢的。他反正要潑到江裏去的，還要什麼錢呢？爸爸把脚步錢交給他了，他就要挑來的。」

金鈺比女兒大一歲，跟她同班。她會做布娃娃。她把她的媽媽的布條子、線、針，都拖出來，做好幾個娃娃。她的媽媽也是院裏的老師。她的娃娃，一個名叫「小鈺」，是她自己的；一個名叫「小燕」，是送給女兒了，女兒給它取的名字；還有一個叫做「中學生」，比小鈺、小燕都大些，是兩人公共的；現在正在做一個更大的，名字已經取好了：「留洋學生」，她決定歸自己一人所有，讓它跟小鈺一塊兒，照顧小鈺，講故事給小鈺聽，講外國的故事，那麼，小鈺就不會寂寞了。

可是女兒告訴她桃子的事情。

「挑來了，」女兒接着說：「我一定把給你吃。你跟我好，你送給我娃娃，我要送桃子給



你；你是不是以後老跟我好呢？……給你五個桃子，五個呀！」她在昏茫裏伸出五個手指給金鈺看。

「五個？」金鈺說：「一担桃子，恐怕有一百個呀，只給我五個！」

「我們人多呀。給媽媽二十個，周姨十五個，王老師十個，還有李老師、吳老師、廖……」  
「還有我呢？」

不知什麼時候，孫元宗坐攏來了。他突然插進來問。孫元宗和她們一般大小，跟女兒坐在一塊兒。孩子們頭上最容易生虱子，王老師興的規矩：兩個人一組互相幫着尋。王老師說要是找出誰的頭髮裏有虱子，她不問生虱子的，却打負責捉的，有一個，就打一板手心。女兒正跟孫元宗一組，孫元宗是個調皮佬，非常勤快地跟女兒尋，又故意在王老師面前搔頭，已經害女兒挨過一次打了。女兒頂怕她的。這回自然不敢說不給桃子給她。

「也是五個。」

「要是我把留洋學生送給你呢？」金鈺說。

「真的麼？」女兒高興地說：「那就，怎樣，給你十個。」

「我以後天天讓你尋虱子。」孫元宗說。

「好好，也給你十個。」

這晚上她覺得金鈺和孫元宗都跟她特別好。

第二天，孩子們下山去措米。這院，非常窮，沒有一個機關負經濟上的責任，幾個機關給的一點津貼之類的收入，平均每人每月劃不到一千塊錢，照目前的生活程度說，不敷的數目當然很大。除了用種種方法增加一點收入之外，剩下的就是節省。教職員都兼着許多事，許多課，報酬却比城裏普通的女傭的工資還要少。學生呢，在院裏買到米和煤，運到山脚下了的時候，要去一點點地措、抬上來，像螞蟻搬家似的。但別の有錢的教養機關也要學生們搬東西的，甚至有人搬得吐血。那恐怕是有一種勞働服務之類的課程，與爲窮而不得不搬，頗不一樣。社會上有着各種各樣的人，自然做出各種各樣的教養事業來，本來不會一樣的。

這回的米很少，大哥哥大姐姐們一去就可以了事，小點的都不必驚動。但女兒却固執地向媽媽要求派她下山。媽媽拗不過她，就加派一個比她大兩歲的女生和她一路去，兩個人一組，合措一小袋袋，一個人措一半路。媽媽想：一定是算學習題沒有弄好，怕老師罵，逃學去了。

天晚了，措米的哥哥姐姐們都回來了。女兒沒有回來。媽媽到門口去望，和女兒一組的那個

女生也揩着米回來了。

「×海燕呢？」

「在後頭。」

「爲什麼不一路呢？」

「她叫我先走，她說她要慢慢上來。」

媽媽不放心，信步走過操場，走上大路，迎着從松樹杉樹的林子穿過來的落日去接她。走了好遠，才看見她獨自一個，緩慢地，懊傷似地上來了。

「怎麼現在才回來，晚飯都吃過了？」

「媽媽，送桃子的來了沒有！」她一面問，一面揩額上的汗。

「沒有。」媽媽心裏想：原來是爲了這，這傻瓜！

「底下也沒有，連一個賣桃子的都沒有。」

「準是不來了！」媽媽想打掉她的希望。

「爸爸的信幾時寫的呢？」

「大前天。」

「一天，兩天，三天，四天，四天了，他怎麼還不到呢？」說着，她還扭轉頭去朝山下望。

「快回去吃飯！」

「我曉得了，」她恍然大悟地說：「不該先把脚步錢給他的。錢到了手，就偷懶，不來了。」

她的媽媽又寫信來，把這些情形告訴我了。

我好後悔：爲什麼要寫那麼一封開玩笑的信，叫她失望呢？

記得小時候最難過的事，是大人給我約好了什麼時候吃什麼東西，到了時間却沒有吃的。其次是到一個地方，人家說，你來遲了一步，早一步，還趕得上跟我們一路吃什麼咧。心裏想，既然沒有吃的，何必先說呢？既然東西都吃完了，何必告訴我呢？這自然只是一些小事，或者不過逗得玩玩而已；但當時，却並不覺得事情怎麼小；人尙且只那麼大，怎麼會有什麼大事呢？態度十分認真，並且不高興大人們隨便開玩笑的。但現在自己却逗起女兒來了！

會參太太要趕場去，她的幾歲的孩子却拉着她哭。

「乖乖莫哭，媽媽去了回來弄肉給你吃。」

回來的時候，並沒有帶肉，會參先生就放下正研究的什麼，到豬圈裏去捉那唯一的小豬。

「幹什麼？」太太問。

「殺了弄肉給孩子吃呀！」

「我哄他的呀！」

「孩子怎麼可以哄呢？」

終於把小豬殺掉了。

想起這樣的故事，真想買一担桃子給女兒送去；要不是太窮，桃子現在又已經過時了！

一九四五、七、二六。渝通遠門

## 克利史馬史

今年的「克利史馬史」是女兒小燕的十歲生日，她出生於魯迅先生逝世的那年，比抗戰大半歲，年月日都很好記。

小燕十歲了，我作了十年爸爸，自己幾乎難以相信，果真是這樣的麼？我覺得我還很小，自己十歲生日的事，記得清清楚楚，像還沒有過去幾天。孩子活到十歲，在大人看來，是一件大事，照例有一番慶祝，生日是除夕，家家都為過年忙，不能在那天宴客，所以改在第二年正月十六舉行，堂屋正中的方桌上鋪着紅氈子，上面排列着十幾雙新鞋子，是姑媽、姨媽、舅媽們做得送給我的，我穿着新藍竹布罩袍，藍花太西緞馬褂，頭戴青緞瓜皮帽，腳踏青太西緞綉花「朝鞋」，是媽媽做的，每一個客來，在人家拱手為禮之後，我就得跟人家磕頭。跟丈母娘（她又是隔房的舅媽）磕頭的時候，我不大好意思，我喊：

「舅媽，跟您老磕頭！」

「怎喊舅媽？」媽媽在旁糾正：「喊親媽！」親媽就是丈母娘。

「一樣，」親媽說：「喊舅媽還親熱些。」

兩個人的笑臉，彷彿還在眼前，怎麼我的孩子都十歲了呢？但孩子其實來得很遲，她的吳老師二十四歲了，却是比我小一個多月的老同學的女兒！

孩子讀書也許不算笨，可是又嬌又憨，什麼也不懂似的。這一點，我很快慰，因為是跟着她的媽媽，生活過得太幸福了的結果。從前的媽媽似乎不像現在的媽媽疼孩子，我十歲的時候，自己覺得已懂了不少的世事，竟然像個小大人了！但這也許只是四十多歲的爸爸的眼中的她，她說不定也自以為並不嬌憨，世味的辛酸已經有些領略到了哩？

以前九年的生日，她都在媽媽跟前過的。今年，媽媽却離開她到遙遠的南國去了。她只能和「三姆媽」（我的表妹）在一起過。她怎樣寫信給她的媽媽，不得而知；前幾天寫信給我說：

「爸爸，你怎麼還不來看我呢！」

接信的時候，我正買了一些小東小西，準備去看她，心里想想多慚愧呀，從前大人跟我做十歲生日的那一番熱鬧，我現在是怎麼也不能給她的了！職業纏身，不能立刻飛到她那裏去，只好先給她一個回信說：

「燕兒，爸爸就來了！」

# 在西安

何人繪得蕭紅影

望斷青天一樓霞——西青散記

「飛吧，蕭紅！你要像一隻大鷗金翅鳥，飛得高，飛得遠，在天空翱翔，自在，誰也捉不住你。你不是人間籠子裏的食客，而且，你已經飛過了。當你在黃昏的雪的市街上，縮瑟地走着的時候，你的弟弟跟在後面喊：

「姊姊，回去吧，這外面多麼冷呵！」

「哦，你別送我了！」你說。

「是回去的時候了，家裏人都在盼望你的音訊咧！」

「弟弟，你的學校要關門了！」

不管弟弟，不管家人，你飛過了！今天，你還要飛，要飛得更高，更遠……」

「你知道麼？我是個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



而且多麼討厭呵，女性有着過多的自我犧牲精神。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長期的無助的犧牲狀態中養成的自甘犧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還是免不了想：我算什麼呢？屈辱算什麼呢？災難算什麼呢？甚至死算什麼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個人還是兩個，是這樣想的我呢，還是那樣想的是。不錯，我要飛，但同時覺得……我會掉下來。」

朦朧的月色布滿着西安的正北路，蕭紅，穿着醬色的舊棉襖，外披黑色小外套，氈帽歪在一邊，夜風吹動帽外的長髮。她一面走，一面說，一面用手裏的小竹棍兒敲那路邊的電線桿子和街樹。她心裏不寧靜，說話似乎心不在焉的樣子，走路也一跳一跳地。臉白得跟月色一樣。她對我講了許多話，她說：

「我愛蕭軍，今天還愛，他是個優秀的小說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難中掙扎過來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你們男子爲什麼那樣大的脾氣，爲什麼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氣包，爲什麼要對妻子不忠實！忍受屈辱，已經太久了……」

接着又談一些和蕭軍共同生活的一些實況，談蕭軍在上海和別人戀愛的經過……這些，我雖一鱗片爪地早有所聞，却沒有問過他們。今天她談起，在我，還大半是新聞。

在臨汾分手的時候，我不知道他們之間談過一些什麼話，表面上，都當作一種暫別，我們本

來都說是到運城去玩玩的，蕭軍的興趣不高，就讓他留下了。一個夜晚，蕭軍送我，蕭紅，丁玲，塞克，D·M·到車站，快開車的時候，蕭軍和我單獨在月台上踱了好一會。

「時局緊張得很，」他說：「臨汾是守不住的，你們這回一去，大概不會回來了。爽興就跟丁玲一道過河去吧！這學校（民大）太亂七八糟了，值不得留戀。」

「那麼你呢？」

「我不要緊。我的身體比你們好，苦也吃得，仗也打得。我要到五台去。但是不要告訴蕭紅。」

「那麼蕭紅呢？」

「哦，蕭紅和你最好，你要照顧她，她在處世方面，簡直什麼也不懂，很容易吃虧上當的。」

「以後你們……」

「她單純、淳厚、倔強、有才能，我愛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怎麼，你們要……」

「別大驚小怪！我說過，我愛她；就是說我可以遷就。不過這是痛苦的，她也會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說和我分手，我們還永遠是夫婦，我決不先拋棄她！」

我聽了爲之憮然了好久，我至少是希望他們的生活美滿的。當時，還以爲只有蕭軍蓄有離意，今天聽見蕭紅訴述她的屈辱，才知道她也跟蕭軍一樣，臨汾之別，大概彼此都明白是永久的了。

我們在馬路上來回地走，隨意的談。她說的多，我說的少。最後，她說：

「我有一件事要拜託你！」

隨即舉起手裏的小竹棍兒給我看：「這，你以爲好玩麼？」那是一根兩尺多長，二十幾節的軟棍兒，只有小指頭那麼粗。她說過，是在杭州買的，帶着已經一兩年了。「今天，D·M·要我送給他，我答應明天再講。明天，我打算放在箱子裏，却對他說是送給你了，如果他問起，你就承認有這回事行麼？」

我不假思索地答應了她。我知道她是討厭D·M·的，她常說他是胆小鬼，勢利鬼，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裏裝腔作勢的。可是馬上想到，這幾天，D·M·似乎沒有放鬆每一個接近她的機會，莫非他在向她進攻麼？我想起蕭軍的囑託。我說：

「飛吧，蕭紅！記得愛羅先珂童話裏的幾句話麼：『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隸的死所！』……」  
她的答話，似乎沒有完全懂得我的意思。當然，也許是我沒有完全懂得她的意思。

在西安過的日子太久了，什麼事都沒有，完全是空白的日子！日寇佔領了風陵渡，隨時有過河的可能，又經常隔河用砲轟潼關，隨海路的交通斷絕了，我們沒有法子回武漢。這時候，丁玲約我同她到延安去打一轉。反正閒着無聊，就到延安去看看吧。一連幾天都和丁玲在一塊兒接洽關於車子的事情，沒有機會與蕭紅談什麼。

臨行的先一天傍晚，在馬路上碰見蕭紅。

「你吃過晚飯沒有？」她問。

「沒有。正想去吃。你呢？」

「我吃過了。但是我請你。」

「那又何必呢？」

「我要請你，今晚，我一定要請！」

進飯館後，她替我要兩樣菜，都是我愛吃的。並且要了酒。她不吃，也不喝，隔着桌子望着我。

「蕭紅，一同到延安去吧！」

「我不想去。」

「爲什麼？說不定會在那裏碰見蕭軍。」

「不會的。他的性格不會去，我猜他到別的什麼地方打游擊去了。」

吃飯的時候，我沒有說話，她也不說話，只默默地望着，目不轉睛地望着，好像窺伺她的久別了的兄弟姊妹是不是還是和舊時一樣健飯似的，在我的記憶裏，這是她最後一次和我只有兩人坐在館子裏，最後一次含情地望着我。我記得清清楚楚，好像她現在還那樣望着我似的。我吃了滿滿的三碗飯。

「要是我有事情對不住你，你肯原諒我麼？」出了館子後，她說。

「你怎麼會有事對不住我呢？」

「我是說你肯麼？」

「沒有你的事，我不肯原諒的。」

「那小竹棍兒的事，D·M·沒有問你吧？」

「沒有。」

「剛才，我已經送給他了。」

「怎麼，送給他了！」我感到一個不好的預兆，「你沒有說已先送給我了麼？」

「說過，他壞，他曉得我說謊。」

沉默了一會兒，我說：

「那小棍兒只是一根小棍兒，它不象徵着旁的什麼吧？」

「你想到哪裏去了？」她把頭望着別處，「早告訴過你，我怎樣討厭誰？」

「你說過，你有自我犧牲精神！」

「怎麼談得上呢？那是在談蕭軍的時候。」

「蕭軍說你沒有處世經驗。」

「在要緊的事上，我有！」

但是那聲音在發顫。

「蕭紅，你是生死場的作者，是南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的文學上的地位，你要向上

飛，飛得越高越遠越好……」

第二天啓行，在人叢中，我向蕭紅做着飛的姿勢，又用手指天空，她會心地笑着點頭。

半月後，我和丁玲從延安轉來，當中多了一個蕭軍。他在到五台去的中途折到延安，我們碰着了。一到××女中，（我們的住處）的院子裏，就有丁玲的團員喊：「主任回來了！」蕭紅和

D·M·一同從丁玲的房裏出來，一看見蕭軍，兩人都楞住了一下。D·M·就趕來和蕭軍擁抱，但神色一望而知，含着畏懼、慚愧，「啊，這一下可糟了！」等複雜的意義。我剛走進我的房，D·M·連忙趕過來，拿起刷子跟我刷衣服上的塵土。他低着頭說：「辛苦了！」我聽見的却是，「如果鬧什麼事，你要幫幫忙！」我知道，比看見一切還要清楚地知道：那大鷗金翅鳥，被她的自我犧牲精神所累，從天空，一個筋斗，栽到「奴隸的死所」上了！

一九四六、一、二〇渝

## 給戰死者

東平：得到你戰死的消息，正是從鄉下到城里去參加魯迅先生逝世五週年紀念大會的路上。我患着劇烈的牙痛，心里却在打到會場去講話的腹稿，有人叫我預先準備的。牙痛，你還記得我的這個老毛病吧，不是一種嚴重的病，但擾亂人的思索，却不亞于獨秀峯飄來的音樂廣播。我的腦子，本像這幾天來密雲緊佈，無月無星的黑夜，好容易露出一點點思緒的火星，牙痛的狂風又將它捲得無影無蹤了。我非常焦躁，感覺得天氣十分炎熱，一面走，一面恨我的牙痛——牙痛就更顯得不可忍耐。快走到中正大橋吧，迎面來的報館里的取信人遞給我一封薄薄的信，我毫不經意地拆開，一抽出來，是一張大白紙，上面只有一句話：「東平戰死消息證實」。真是禍不單行，已經牙痛得無可忍耐了，天外還飛來這樣一個精神上的打擊！我真想把信放進去，重新封好，作爲未看，投下灘江的濁浪，讓它流到汪洋大海。但流到汪洋大海去的不是那封信，却是我準備的講話的腹稿，我的心更擾亂了！

我走在大橋上，頭上的天空仍舊那樣昏沉；橋上來往的行人仍舊那樣翻翻滾滾。我無心望他，



們，偶然看了一眼，覺得那些面孔，愚蠢的依舊愚蠢，麻木的依舊麻木。爲了一點微不足道的世俗的悲歡，他們就顯着笑臉或愁容；爲了一點點所謂得失榮辱，他們就馬不停蹄地奔跑。而一個人類的天才死了已經五年，一個智慧的光芒息滅了已經五年的事，他們都似乎毫無所知，毫無所覺，毫無所感。而你，東平，一個正在成長中的人類的天才，一個行將日見光大的智慧的火，一個身背着民族解放的重負，在前綫與民族敵人搏鬥了三四年的戰士的戰死，與這些熙來攘往的人們，更是毫不相干。好像你不會存在過，好像你的存在不會給與他們任何補益；好像你現在也不會死去，好像你的死去於他們也並無任何損害；不忻幸有你，也不惋惜沒有你，正像五年前的他們，不會忻幸與惋惜那另一個偉大的人一樣。我悲哀，我憤怒，我覺得我有憤怒的理由，我簡直想唾棄這些麻木愚蠢的我們的同胞，一時之間，甚至忘記了我的牙痛。

走到會場，會場已經黑越越地坐滿了人。我不知道我坐在什麼地方，不知道台上有什麼人在講話，以及講的什麼；只看見一張魯迅先生的畫相，訂在那紅色的幕布上——會場是一個戲院，還是五年前我們在上海看見他的時候的那樣子，只是不說，不笑，不吸煙，不喝酒了。我恍然大悟似地記起魯迅先生已經死了五年，他的屍骨恐怕早已變成萬國公墓地下的灰土，血肉之類，更是灌溉了墓上的最初的草茵；現在這遠隔萬里的異地的畫相，不過是藝術家的魔法，與那真實的

死者自己，是沒有任何關聯的。我不爲魯迅先生個人悲痛，却想起所有的人類天才和戰鬥者的運命，不能不爲整個人類悲痛。我想，一個人的誕生，成長，是如何地不易；社會的既存勢力無時無刻不向每一個人威脅利誘，要他變成無知，要他成爲自己的俘虜，好讓歷史的車輪永遠停滯在一個地方。我們的天才，我們的智慧的火，不知受到多少先覺的啓迪和多少血的事實的唆示，自己更不知經過多少掙扎，奮鬥，在艱難險阻，迂迴曲折中逐漸長成。等到長成了，能力，智慧，正要在人類的花園開花結果；正要成爲人類的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的智慧的寶藏；正要像發動機一樣挾着人類的運命向前飛跑的時候，而一隻可詛咒的黑色的大手，不知從什麼地方伸來，毫不留情地，把他攫取去了！如果這樣的人能够活一百年，一千年，乃至永久，從已有的成就，更加發揚光大，給予人類的福利該是如何巨大喇；然而，殘酷的自然，却不許世界上有這樣一個奇蹟！社會與自然不但吞蝕已經長成的天才，還故意苛虐正在成長中的同樣人物，不知多少人還只剛剛露出一點頭角，却一坎軻流落，終于天亡（魯迅）了。至于戰爭，更是屠殺天才的劊子手，兇暴的日本強盜的職志就在斷送我們整個民族的生命，漸滅我們民族文化的種子，直接間接不知摧毀了我們多少天才，多少我們民族的優秀兒女。東平，你不是最初的一個，大概也不會是最後的，然而這就更其可悲了！

想着想着，聽見一陣掌聲，一個講演者下台了。接着又聽到台上有人提到我的名字，原來輪到了我講話的時候。我不能不上去，然而我的心是悲戚的。我隨口亂說，其實不知道在講什麼，也不知道應該講什麼。我像傳說中的孫悟空，讓一根毫毛變成自己的模樣與人周旋，真實的自己却跑到十萬八千里以外去了。我的毫毛，在那裏有上句沒下句地講了好一會，我發見聽衆實在厭倦了，應該趕快結束這無謂的冗談。於是推說牙痛，草草率率地下台了。我沒有撒謊，我真牙痛；我也撒了謊，我隱藏了心里的悲戚。東平，你原諒我麼？

現在，我已經回到鄉下來了。在一盞煤油燈下重新展開那位朋友的來信，翻來覆去，想看出你在什麼地方戰死和戰死時的情形；但那信仍舊只那樣一句話，莫非那寫信的朋友，也只知道這一點點，再多的就什麼也沒有了麼？你寫過「第七連」和「一個連長的戰鬥遭遇」，那都是抗戰以來最偉大的詩篇，我相信你自己的戰死，一定不會缺少同樣偉大的場景。負荷着民族解放的重担而生存的你，也負荷着同樣的重担而死去，在你應該是死得其所；但對於我們民族的前途，對於和你一同戰鬥的你的友人們，這損失是巨大的，無可挽回，無法彌補的呀！而且，我忽然想到，當你我同在前方的時候，曾經有一節日子，我們身邊，沒有一個字的印刷品；有一天得到一本殘缺的三國演義，我們都搶着把它一口氣吞蝕掉了。於是一時之間，大家都似乎着了三國演義迷，

談話的題材和語調，都離不了它，並且互以三國演義上的人物相推擬，你更自命爲粗中有細的張翼德。「不過」你說，「張翼德的結局太慘了。他應該死在敵人手里的！」那麼東平，你勇猛的張翼德喲，你是死在敵人手里的吧！如果結局也和張翼德一樣，你是永遠不會瞑目的！

另外一回，我們一同到前線去；你，平羽和我，三個人換得騎兩匹馬。每到一個地方，只要有半點鐘的休息時間，我們就拿出稿本來寫東西。我們把寫東西這件事弄得非常有趣，非常羅曼諦克，我們都像是吉訶德時代以前的騎士，每個人都自命爲英雄，都是在爲一個什麼美人而戰鬥。你的寫作，是爲了獻給你的梅；平羽是獻給他的果子；我無人可獻，也附庸風雅似地假定有這麼一個可獻的人，於是都手不停揮地寫。以致別人驚異我們的「公事」竟如此地忙碌。你笑說：「真忙啊；簡直像上海郵政局里管收快信或掛號信的。」你以後還把寫作這一件事就叫做「開郵政局」，碰着了就問：「你開過郵政局沒有？」這情景還在眼前，就像昨晚今晨的事一樣，但是你的梅，平羽和他的果子，不知是否尙在人間戰鬥，你的戰死的消息，却已經「證實」了！爲了這，曾經和你在一齊開過郵政局的你的友人，正在深夜中，忍着牙痛，獨自地「開郵政局」，你知道麼？是的，我在手不停揮地寫，但是不知道寫的一些什麼。偶然抬頭，窗外是一片烏黑的夜空，什麼也不看見，只有遠處的字房里有一盞清油燈在秋風里搖曳，頗像你生前炯炯的目光，莫

非果真是你的不昧的英靈麼？如果是，東平，燈里還有油，瓶里也還有墨，爲了你的梅，來吧，和你的友人一同「開郵政局」！

一九四一，一〇，一九，桂林

## 東平瑣記

一

他曾說：「我最初寫文章是用土話構思好了，再翻成普通話的。」

二

「第七連」發表後，我在漢口碰見他。我說，這篇文章很好。他說：「寫戰爭的東西是很容易的，只要沒有碎碎碰碰，辟辟拍拍等字樣就好了。」

他之想寫戰爭，是很久以前的事。第一次在上海認識的時候，他就對奚如和我說：「寫戰爭吧，我們寫戰爭吧。」八一三以前，他就寫過一篇中篇：「給予者」。是與戰爭有關的。

三

在前方會有一次和幾個剛開始寫文章的朋友講話，他說，「我頂不高興看什麼飛呀飛的，走

呀走的，這種句子。我永久不讓這樣句子在我的文章里出現。正像有一種有一條紅邊的短袴，起初也未嘗不覺得還有趣，但是有一回看見一個理髮匠也穿那樣的短袴，我以後就不穿了。」

#### 四

他最討厭庸俗的大衆化論者，他常常說「我疑心他們要求的語言是猴子的語言，要求的作品是一張白紙。」在「通俗化問題討論集」（新知版）里，有一篇他的文章，似乎也有這樣的話。

#### 五

我的「酒船」發表之後，他說：「你已經到你的作品裡頭去玩耍去了。一個作家要知道到自己的作品裡頭去玩耍，不知道的人，不能寫出好作品來。」

#### 六

魯迅發表了「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之後，他認爲魯迅的意見是不對的，起草了一篇質問書，拿到朋友間要求簽名。但那質問書終於並未送出。

在朋友間，魯迅狂是不缺乏的，猛克就幾乎不讓自己的口里有一個時間不談到魯迅。東平却剛剛相反，幾乎沒有談到魯迅的時候。縱然談到，也只是「把魯迅當作偶像是不對的」之類。

魯迅下殯的那天早上，我回到了上海，在到殯儀館去的路上碰見他，他似乎也是剛到。他說：「我要去買一塊白布。」他去買了，還自己寫上「導師喪失」四個拙劣的字。

## 七

死魂靈譯本的出版，對於我們是個很大的忻悅，有很長的一個時期，他和我只要走到一個門口，就情不自禁地推讓起來：「您請！」「哪里哪里，還是您……」於是相與大笑。

他說：「讀了哥戈爾，人就不怕沒有題材了。」他的一篇寫兩個在東京的留學生，互相買東西贈送的故事，就是直接受了死魂靈影響的。但他的文章也本有幽默，諷刺，跳皮的特長。

## 八

他曾經想寫一個四川人，到一個地方必定要到名勝之處去跑跑，而且題上：「蜀人×××到此一游」；本不是軍人，却喜歡到照相館去換軍裝，拍一張照。如果是合照，就題上幾行字：「



與摯友×××誌別時客××」，或者一首五七言詩，然後寄給故鄉的「摯友」們。碰見名人，一定要請在紀念冊上簽字，最好當然是「××兄……弟××敬題」，……諸如此類，很長很長，盡是一些有趣的「世態」，可惜我記不起了。

## 九

記了是一篇怎樣的小說，滿篇是刺，我覺得他連自己也刺在裡頭了。我那時還未讀過「哥戈爾怎樣寫作的」那本書，所以笑說：「你自己站在什麼地方呢？」他也笑說：「我幾乎沒有地方，不過一個諷刺作者，自己站的地位本來是很小的。」

## 十

在前方時，有一陣子他喜歡把許多標語口號寫進文章里去，甚至連博爾色非克之類都有，我讀到的時候，不禁發笑。他說，「沒辦法，不像這樣，不過癮，他媽的，簡直不過癮！」

## 十一

他向人投稿，有時喜歡威嚇編輯：「這是我花了如何如何的精力寫的，我自認爲是我的最好的作品，無論如何，要提前發表」等等。

有一次，胡風退回一篇稿，說他寫的戰爭是國內戰爭。他說，「他媽的，他媽的，他看出了。這本是一篇舊的東西改的呀。不過，你不要告訴別人。」  
但是以後他也並未找到別處去。

## 十二

他很驕傲他是廣東人。廣東人，在他和歐陽山的意念中，就是男性，硬漢的代名。他常常在作品里表示出來。「吳履遜和季子夫人」里，說吳履遜是「廣東人十男子漢十軍人」，也是此意。

## 十三

有一次，大概爲了職業問題去會過一個前輩先生，回來，氣極了，他說：「他叫我當新聞記者。意思是我當作家不會有前途。媽的，儘管沒飯吃，改行是不改的！」

## 十四

他在東京的時候，曾寫一封信給上海的某先生：「××先生，我很想念你，很想在你面前做一件事，那件事，於你毫無損失，而你也決不會介意的，就是吐一口口沫在你的臉上。」（大意）他在上海時也曾寫一封信給一個翻譯家：「×××，我×你的十八代祖宗……」用這樣的句子起頭的。那翻譯家馬上在自己編的刊物上登出了一篇魯迅遺作：「論糞帚文人」，作為回答。並且聽說現在還保存着那封信，等什麼時候製出鉛版來。

胡風悼詩：「慣將直道招奇運」，蓋指此類。

## 十五

某年秋天，他從香港到上海，偶然談到戀愛問題，他說：「密司吳對我很好，我該怎麼辦呢？」

「密司吳是誰？」

「我的嫂嫂，但是我的哥哥死了幾年了！」他的哥哥名島人，是個革命家。

「你愛她麼？」

「愛。」

「那還有什麼呢？」

過些時，他從香港來信「謝媒」，並說有人反對，已「居高臨下地唾棄他們」云云。

後來他們住在上海，感情極好。他常常說，「我是提倡土貨，我們是土式的戀愛，不像你們洋式的。」密司吳是個工人出身，智識水準不很高。但他又說：「密司吳愛我，可是又覺得對不起哥哥，常常說我害了她，拿我發氣。她是個善良的靈魂，我要寫一篇小說。」

## 十六

大概太愛密司吳了吧，他不喜歡密司吳的女兒，即他的哥哥的女兒。他說是「她不喊他做爸爸」，如果用隔羅伊特的「心解」來「解」一下，應該是一種妬嫉的表現。妬嫉自己的愛侶和別人的關係，縱然那關係是以前的，而那女兒就是那關係的鐵證。後母不喜歡前妻的兒女，正是同樣道理。不過，我不知道他是否愛自己的女兒，八一三之前，密司吳又生了一個女兒，沒有好多時間，他們就回到香港去了。

密司吳和兩個女兒，現在還住在香港吧。

## 心祭

春到江南來了。陽光溫和地撫摸着大地。菜花黃遍了田野，蠶豆花像飛倦了的蝴蝶，停息在綠陰裏。綠楊在河岸扭動着腰肢，它被春風陶醉，否則被田野的光彩眩惑了眼睛。山坡上有桃花的笑，有李花的蕭穆；桃花像盛裝的貴婦，儀態裏射出幸福的明輝；李花是白衣的少女，端凝同時俏麗。杜鵑花還只剛剛含苞，却已經滿山滿谷地半露着嬌羞的紅顏了。小鳥們歌唱着，蜜蜂們嗡營着，竹林裏傳來一聲聲鳩侶的呼喚。人，尤其是那些少男少女們，臉上也花一樣的鮮豔，衣衫更炫耀花朵般的顏色。江南的大地到處都是伊甸的美景；江南的春天啓迪誘導着人和一切生物的生的意志。

這是何等的幸福哦，在祖國的土地整塊整塊地呻吟在倭奴的鐵蹄底下的今天，我竟能夠面對這春的江南！在我的故鄉，在那些廣大的失去的土地上，我不能想象是一種怎樣的情景。也有桃花和李花麼，它們爲誰而開呢？也有百草和雜樹麼，它們爲誰而綠？雀鳥爲誰而歌唱，陽光爲誰而溫暖？祖國的花和草，祖國的鳥和蟲，祖國的光風和霽月，玩賞它們，欣聆它們，撫愛它們而

又接受它們的撫愛的，多少地方，已經不是祖國的愉快的人民了！在砲火喧騰中，在戰馬嘶鳴中，在強盜的殘暴的屠戮，祖國的斯巴達們的戰鬥中，那遙遠的杜鵑花，我怎能辨清是志士們的鮮血，還是母親和妻子們的熱淚呢？今天，我才深切地感到土地的重要，感到土地的自由的重要，沒有自由，縱然同樣的春的江南，也不會如此美好；縱然如此美好，而站在此地贊歎它們的也將不是我們自己而正是我們的仇敵。

然而在這自由的天地裏，我們也還是不斷地受到強盜們的損害，當強盜的飛機從天空飛的來時候，它會毀掉我們愛着自己的生命也愛着一切生命的人，會毀掉我們爲了延續發展自己的生命而創造的成果，會毀掉我們祖先的墳塋和留給我們的珍貴的遺物，會毀掉地面上許許多多有生無生的東西！兩年以來，祖國的重要的城市，幾乎沒有一個是完整的，而我們祖國的兒女，有多少人失去了生命或斷殘了肢體喲！多少人被打破了自己的計劃希望和幻想啊！多少父母的兒女，兒女的父母，丈夫的妻子，妻子的丈夫，在一霎眼的工夫中就離開了，永遠離開了自己至親的人囉！這裏我記起一個爲強盜的空襲而死去的女子。

去年這時候，我正從臨汾轉徙到了西安。西北的三月，還很少春的氣息，滿街都是冷風和黃土。雖然一時有許多機關學校在紛紛地向更西或更僻遠的地方遷移，畢竟前線還有很遠的距離，

除了有時候遭受一兩次空襲以外，西安是平靜的。有一天到一個演劇隊裏去玩，那個演劇隊是從上海去的，從上海出發的時候，我也是隊員中間的一個。雖然這時候，隊裏的熟人已經不到一半，談起來也仍舊有不少的契闊。大概很夜深了吧，幾個舊的人都留我就在那裏睡覺；因為夜晚很冷，早睡的內地的城市，半夜裏走路又很孤寂，我也就同意了。

一個小房子裏的一張大炕，是被指定的睡處。在一支洋燭的微光之下，那炕像一架山似地聳立着，不知堆着一些什麼東西。炕旁邊有一張涼床模樣的小床，上面也堆得像山；隊長老王告訴我，木刻家老金的夫人睡在上面——其實應該說是壓在那山底下；她有病，現在睡着了。我才注意到那上面，不，那裏頭，有人。

要同在這炕上睡覺的老王和老金到外面屋子裏開會去了。我理不清炕上的被臥，毯子，大衣以及別的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就把腳伸進那山裏頭去，背靠着牆，迎着窗台上的燈光看一本小說，等候着老王他們。夜是寂靜的，古老的西安似乎落到遙遠的天邊去了；只聽見什麼地方有一兩聲零食的叫賣，在空漠中搖曳。窗外是一個遠連到荒野的廢園，從破碎的窗紙的隙孔望過去，只是一片黑暗，看不見星月和燈火的影子。冷風從窗外吹進來，搖晃着燭燄，也搖晃着書上的字，還搖晃着牆上掛的一些小東西的陰影；帽子，皮帶，熱水瓶……這些都像在牆上活起來了，

還彷彿發出一點點聲音應和着那病人的微弱的呼吸。這屋子裏很冷；又堆的雜東西太多，一支洋燭的光輝，不能叫人把屋裏的一切看得仔細；暗黑的角落裏幾乎無聲無臭的病人，却給人一種陰森的感覺，不禁想起什麼小說上的一些恐怖的故事。

忽然那小床上軋軋地響了，那上面的東西也窸窣窣地響了。病人翻了一回身，喉嚨裏煮粥似地咕嘟了一會，突然大聲叫喚：

「哎喲！我怕呀！我怕呀！我怕呀！老金！老金！來呀！快來呀！哦，站在我跟前哪！飛機！哦，飛機！不要來哦，不要來，不要來呀！哎喲！炸彈，炸彈，我的天！我怕呀，老金，老金，老金！……」

裏頭還夾着許多哭泣，呻吟，歎息；聲音就和在死囚牢裏受嚴刑拷打的犯人發出來的一樣。縱然只叫這麼一兩聲，有點胆怯的我，也不能再在那兒待下去；何況她一直地叫，毫沒有停止的意思！我扔掉手裏的書，披上外衣，連忙爬下床，偏偏皮鞋和我搗亂，穿了好半天才穿進去！臨走的時候，向那床上瞥了一眼，全屋子都是昏茫的，只有她的臉像一張白紙似地泛着白！我跑到他們開會的地方，我說：

「老金，你的太太喊你！……」



說完；就冒着夜風走上了回寓所的路。多麼寂靜，多麼冷清，多麼昏黑的夜的市街喲！

過了幾天，聽說那病人死在醫院裏了。起初，我對死者並沒有懷多大的敬意，還詫異老金怎麼把這樣弱的一個夫人帶在身邊。後來談起，才知道她在北平的時候，努力地參加過救亡運動，一二九前後，還是婦女中間最活躍的一個。她生長在一個極其腐爛的家庭裏，能夠離開那家，能夠和老金結合，也會經過一番苦鬥。北平淪陷後，在生產後七天就把嬰兒托給朋友，隻身到河南山西一帶去找到老金，一向都是很勇敢的。只是後來因為產後沒有好好調養，身體是大大地虛弱了！臨汾撤退的時候，她正在生病；剛在慌亂中擠上火車，就碰見了空襲。車站差不多給炸平了，火車炸燬了死傷了很多人；她雖然僥倖沒有受到損傷，但病弱的神經，給那悲慘的殘酷的情景刺激得太厲害了。每天每天，眼睛一閉就看見飛機炸彈……。

在這苦鬥的大時代中，這自然是個平凡的死，怯弱的死；儘管死者平日是個戰士，是個英雄，她的死却是平凡的，怯弱的。然而慘痛也正在這裏，一個英雄，一個戰士，竟被那野獸以上的兇殘，威嚇得如此地怯弱，而且平凡地死了！

如今，那死者離開我們已經一年，我離開那古老的西安也已經一年。這一年當中，祖國不知損失了多少戰鬥的英雄，也不知損失了多少怯弱的平凡人。戰鬥的金君，失去了平日的英雄的伙

伴，他怎樣了呢——感得了生活的寂寞而消沉了戰鬥的意志麼？還是燃起了復仇的怒火而更堅強了戰鬥的決心呢？我們的祖國將從戰鬥中產生新的光明，新的溫暖，那前途是無限的吧；但它需要無數英勇的戰士的血，也需要無數怯弱平凡人的血。那末，豈不是一個平凡人的血，今天，也正和英雄們的血一道兒灌溉着祖國的明天的花朵麼？爲了目睹過她死前的慘痛，在當地周年祭的今天，我在這春的江南，向那不會看清過面孔的死者，遙致我的心的祭奠。

一九三八、三八節、於屯溪。

## 懷曹白

——作爲「呼吸」的讀後感

八一三前不久的一個晚上，那時我在上海，不知爲什麼，我走到×先生的家裏了。客廳裏坐着兩個人，一個是×先生，另一個學生子模樣的二十來歲的年青人，中等身材，清瘦白皙，兩眼放着精明的光輝，蓬着頭，穿着淺色的布料的學生裝，有點兒拘謹似地在和×先生談話。

「哦哦，你們還不認識吧？」×先生介紹：「這位是紺弩先生，這位是曹白。」

「哦哦，」我想，這就是魯迅在「寫于深夜裏」裏面提到的那個學美術，刻木刻的青年。

我們似乎並沒有握手；也很少交談，只在×先生上樓去的那個空隙裏談過幾句話，大概因爲在這樣的時候也不談幾句話，未免太不禮貌，才不得不發出一種類似語言的聲音，內容當然不會超過「今天天氣哈哈」的範圍，所以現在連一句也不記得了。

我和曹白的交往盡於此矣。八一三之後，我到內地來了，好些朋友也到內地來了，曹白却留在上海。但「曹白留在上海呀！」這樣的意思，老實說，在腦子裏連影子都沒有。把凡見過一面

的人都記住而且關懷，也許有這樣的人吧，却不是我。

喚起關於曹白的記憶的是「七月」在漢口的出版，那上面有一篇他的「這裏生命也在呼吸」，讀過之後，不禁有點小小的驚異：那個學美術刻木刻的青年原來也寫文章，並且寫得很好。這是一。抗戰一開始，心裏有一種直覺：「現在要寫抗戰了！」所謂寫抗戰，不知爲什麼，總以爲是「殺！打！衝！」之類，而曹白寫的是難民和他自己，一點也沒有殺打衝的字樣；這是不是抗戰呢？是的，非常之非常之抗戰的。這是二。離開上海的時候的想法，是打仗了，上海會無事可作；現在曹白留在上海，並且在作事，並且作的事如此其重要，爲什麼以前我們連想都沒有想到呢？這是三。這一下可記住曹白了，以後又接連讀到他的「在明天……」，「上海通訊」等等。

在山西的時候，蕭紅常常提起曹白。她說，我們有兩個天才的小弟弟，一個是田間，一個就是曹白。田間是很農民氣質的，曹白則完全是都市的青年。意思是說田間比較醇樸，曹白比較跳皮。這些的時候，我往往和蕭紅開點無意義的玩笑，我說曹白倒是應該和你相提並論，你瞧，光憑名字，你們就對得多麼工穩。蕭紅是新人物，不一定懂得對對子之類的事情，於是不求甚解地發出帶着一點傻氣的微笑——這樣的微笑，彷彿還在眼前，蕭紅自己却離開我們這人間一年多了！

雖然這樣，我對曹白的觀感，却反而沒有初讀「七月」的時候好。我不喜歡靳以先生在紀念蕭紅的文章裏提到的「叫做D的」那個人。曹白却在「通訊」裏提到過他，並且提到過他的小說，似乎印象甚佳，我不高興。以後，我也不高興田間，因為他曾寫了一首詩送給「叫做D的」。我想，在寫作方面，他們儘管是「天才的小弟弟」吧，但知人論事，却並不值得怎麼佩服，雖然也只是比較純潔熱情的年青人的通病。再以後，自然是不高興蕭紅，因為——哦哦，扯得太遠了！

一下子到了胡風發表以「楊可中」為例的關於創作問題的感受。那是由於柏山以為「楊可中」寫得太灰暗，勸曹白多讀新哲學書而引起的。讀新哲學書自然好，但在讀過楊可中之後來建議，那恐怕倒是柏山自己的舊哲學書讀得太多了的原故。「楊可中」寫得沉痛，真實，這就好。誰不擁護戰爭呢？誰不歌頌戰爭呢？「然而，」正如曹白所說：「戰爭，是殘酷的。帝國主義對於中華，是殘酷的」（上海通訊三）。補充一句吧：我們自己對於自己，有時候也是殘酷的。「楊可中」就寫的這。「有為擺脫苦痛而尋求歡欣的人麼？……有撥開黑暗而覓取光明的人麼？……這些人，在他的道路上，一定會遇到古中國的，這古中國是這樣沉重和紛擾，人與人，事與事，道德與文章，恰如一個牛污潭……」（後記）。「楊可中」就寫的這。如果光明不是某一天突然從天降下，如果不是非通體光明。不許滲雜任何旁的東西不可，如果光明不是片面的靜止的死

物，倒是無時無刻都在和敵對的東西搏鬥的話，在抗戰初期寫的，寫初期抗戰的「楊可中」，就是活的歷史，真實的客觀現實，不但毫無和新哲學牴觸之處，而且正是新哲學的具體的解明。不但「楊可中」一篇，整部「呼吸」，無不如此，曹白自己就會經再三解說。比如「從黑暗的海裏來」裏就有這樣的話：

所謂生活，這東西，它如一大塊未被磨琢的水晶，具有無數的面，各自照見，而且是動的。論者講到戰士，只見到戰士的衝鋒肉搏；……講到戰鬥，便只見到爲了那光明。自然，衝鋒肉搏是驚心動魄的，然而這只是戰士生活的一面；……而戰鬥的別一面，也未始不是搗亂那黑暗。——

僅將生活的一面砍下頭來，忘其所以的描着刻着，結果，僅僅是一個概念的東西，離開實際，沒有生命，不會生動的。將戰士描寫得只會衝鋒肉搏，正如京劇的戲子把奸賊曹操畫個白臉一樣。

在「寫在七月的一周年」裏又有這樣的話：

因爲「七月」，他在反抗外來的暴力之外，倒是「不由的」揭出自家的黑暗和污穢來。那目的，想把這些黑暗和污穢無情的推入這戰爭的烽火中，與大眾的鮮紅的血肉，同受洗

禮。本意完全站在建設的這一面，並沒有想到半點的破壞的。

這雖然是說七月，其實也正是說他自己。但在胡風發表感想的時候，我還沒有讀到這些話，只覺得柏山的那種自以為獨得天下之祕，萬物皆備於我的態度，簡直不可嚮邇。胡風的文章還太矜持，太含蓄，想自己來寫點什麼，發抒一個痛快。不過沒有等到寫出，我又離開漢口了。

後來在前方碰見柏山，會當面質問過他，但他說他早已撤消那意見了。於是我們就談曹白，也談七月。他問：「七月的作者，你最喜歡誰呢？」我告訴他：「我喜歡東平和S·M」。「你拿到七月的時候，首先讀他們的文章麼？」我說，「不一定，大概首先讀曹白的。」「那麼，你不是更喜歡曹白麼？」這一問，倒把我問住了，莫非我真地是最喜歡曹白麼？但是他還追問：「既然你並不自覺是最喜歡曹白，為什麼首先讀他呢？」這不容易回答，我說：「東平和S·M都在寫小說，就稱之為「報告」或者什麼吧，也仍舊是在寫小說。那寫小說的樣子那一定要寫成一篇小說的意圖，幾乎讓我們看見了。曹白就隨便得很，似乎並沒有想把他的文章寫成什麼，甚至於並沒有想寫文章；碰見什麼寫什麼，想到那裏寫到那裏；大事情一篇，小事情一篇，沒有事情也是一篇；「我忙啊，沒有工夫寫文章啊，文章寫不出，急死人哪！」又是一篇。篇篇都畫出了他自己，畫出了他的周圍，也畫出了戰爭的一面。東平，S·M，曹白，都好，但對曹白却樂於先

讀，也許因為這樣吧？」柏山笑，他說：「別這樣推重曹白吧？他可不這樣推重你，他說你的文章沒有一篇好的。」我說：「我知道，我碰見過他的。」我想起在上海時的那冷冰冰的會晤。「怎麼？悲觀了麼？還沒有說完咧。下面一句是：除了『××的蝨子』。那篇文章是他提議給上海的刊物轉載了的。」這句話頗使我欣喜，我實在以為他連一篇也看不起的。

和柏山分手後，很少和人談起曹白，因為碰到的人都不認識他，並且似乎也沒有怎麼留意，而七月也漸漸到手的時候少了。到桂林之後，有一次有人告訴我，曹白的「呼吸」出版了，某書店到了幾本。我連忙到那書店去看，果然，厚厚的，報紙本，擺在陳列檯上。於是欣喜地翻着，雖然幾乎都是讀過的，然而正如碰見故人一樣，自有一種說不出的高興。問問價錢才知道我口袋的錢差得很遠；等備足夠了再去的時候，書已經賣完了。這使我惘然了很久。這回胡風過桂林，很作了幾件大事，重印「呼吸」就是其中之一。因之我也無代價地得到一本——土紙本，印刷不清楚，錯字很多，比如烏「柏」樹就全是烏「柏」樹，比報紙本實在差得太遠，不過，我還是一口氣讀完了。

好久以來，批評家和創作界的老前輩都勸人不寫身邊瑣事，似乎歐陽山先生就說過S·M的「閩北打了起來」是身邊瑣事，沒有教育意義云云。但我也讀過「閩北打了起來」，「從攻擊到



防禦」等等，却一點兒也不覺得是身邊瑣事，就算是身邊瑣事吧，却也得到過最大的感動，酸過鼻子，爲之好久好久地不舒適。無論誰要說不是好作品，我是要反對的。惟有教育意義的有無，因爲自己沒有學過教育學，不懂得，只好讓他成爲一種神祕的東西。「呼吸」呢，不必批評家或創作家；恐怕一個起碼的讀者也會一望而知是道地的身邊瑣事。也就是作者自己說的「繁瑣的小節目」（半個十月）。但是這些身邊瑣事却魅惑過我，大概也魅惑過別人。這魅惑，據我看似乎並不在於作者創作了怎樣完美的作品，而在於他所展示的那生活內容。那麼，身邊瑣事雖屢屢爲人所詬病，是不是也要看是怎樣的東西呢？腐爛生活的身邊瑣事和戰鬥生活的身邊瑣事，兩者之間，是不是應該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呢？如果照作者講：「一個戰鬥的部隊，即使是吃飯和小便，也和敵人息息相關」（訪江南義勇軍）。那就是戰鬥者的生活中無所謂身邊瑣事，身邊瑣事也正是生活。「開北打了起來」和「呼吸」，尤其是「呼吸」，恐怕都應該這樣理解的吧。

歐陽山先生也直接非難過曹白，忘記在什麼地方了，彷彿說：「何日君再來」，是靡靡之音不，曹白竟當作有了不得的意義（「喘息」），所以不對。「何日君再來」是靡靡之音，應該是常識以下的事情，說曹白連這點事情也不知道，自然非常便於立言，可惜的是，以爲寫作品一定能超過常識的範圍或者一定不能不够常識水準，都是拿起批評家的筆之後才有的意見。作爲創作

家的歐陽山先生平常就並不怎麼看重常識。何況說在淪陷了的上海南京等處，凡唱「何日君再來」的，一定都沒有眷懷故國，盼望我軍早日收復失地的意思，也非常難以證明。至少，曹白就是把它僅僅當作靡靡之音而已的。其實，曹白之可以非難的，豈僅止此，他很喜歡發議論，他的議論，往往有不成熟的地方，「呼吸」裏附有一篇池田幸子給他的信，裏面就提出過和他相反的見解。不過，由於他的生活內容的豐富，戰鬥熱情的豐富，以及文筆的生動清新，這些都變成無足掛齒的小節了。有人說，創作家一旦作了批評家，比一開始就是批評家的態度要平允，因為他理解創作的艱辛。我不敢相信這句話，至少，從歐陽山先生那裏，我們沒有得到何種可靠的消息。然而，請莫誤會，以為我在此勸人寫身邊瑣事和不合常識的作品。我聲明：毫無此意。只是說有些作者，不能用一定的規律去拘囿他，比如曹白。

抗戰開始的時候，大家被一種熱情所蒙蔽，都以為，既然抗戰，便什麼都好了。於是對抗戰中的較為複雜的情勢，不是根本視而不見，就是都作了稱心如意的解釋。回想起來，頭腦簡單得多麼可笑呵！接觸的方面較多，看得較為清楚，理解得較為正確，描寫得較為真實的，據我所知，差不多只有一個曹白；然而曹白却反而因之得到了朋友的非難，這是我們應該慚愧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許多朋友從香港逃回；幾乎每個人都有聲有色地講過許多變亂和逃亡中的故

事，使人聽得眉飛色舞。可是奇怪不，他們寫起文章來，幾乎誰都沒有寫他們在口裏所津津樂道的那些故事；偶然有一鱗片爪，又寫得遠不如他們講的那麼生動。這是什麼道理呢？起初我不懂，現在重讀「呼吸」，我懂了。他們都愛經營大文章，或者也只會經營大文章，口裏所講的那些故事，不過是一些「繁瑣的小節目」，根本就沒有以之為題材，或者以為題材，又不長於此道。只好讓它們蟄伏在記憶裏，再過些時就連記憶裏也不存在。恕我有一個對朋友們不很有敬意的想法，我想：如果曹白從香港逃回，我們一定會有許多精采文章可讀，比如再來一本「呼吸」。

然而曹白自己未必像我們這樣看重他的「呼吸」。這些零星的短文都是百忙中抽空寫的；他從來就沒有以之為滿足，為驕傲。他常常想暫時離開他的血腥的戰鬥，比較從容地把那戰鬥寫成真正經經的作品，甚至曾經有一度實行。可惜他沒有我們「幸福」，戰鬥需要他比他自己和我們的期待更迫切，雖然我們的期待決不比戰鬥的要求不重要；於是他只好浩然長歎，帶着他的稿紙和墨水瓶，又回到戰鬥去了。而且，這一去，由於交通受了「太平洋戰爭」的影響，我們再也得不到他的片紙隻字了。「戰爭是殘酷的，帝國主義對於中華是殘酷的」，在戰鬥裏，我們自然希望他勇敢，同時也更默禱他的健在。因為在他那裏蘊藏着我們的時代的戰鬥的詩篇。

## 飛機木刻號

桂林的文化團體，我比較熟的是木協，雖然我自己不但不會木刻，就是對木刻的鑑賞力也很差。木協駐會的有四個人：新波，仲綱，曹若，莫莎。起初我只認得新波，去玩了幾回，就全認識了。

木協的房子是一個臨街的樓上，窗戶外面，從早到晚，都有繁雜的聲音打進來。但房子里面却寂靜得像修行的菴堂，幾個沉靜的青年，幾乎無論什麼時候，都坐在桌上刻，畫，讀。他們似乎從來不到外面去，從來不和什麼人來往，似乎屋子外面的世界與他們不相干，無論什麼都不足以款動他們。要不是看過他們的作品，我幾乎以為他們住在「象牙塔」裏。

幾個人中間，似乎新波比較好鬧一點，有時候——往往是在太陽已落，燈還未點的時候，他就披着伸綳的花毯子，臉上搽上紅的和黑的顏色，唇邊黏上兩根鷄毛，做出舞台上的武生或丑角的種種怪樣，於是大家就捧腹哄堂起來。如果再加上溫濤的滑稽舞（溫濤也常到會所來），屋子裏就顯得更為歡快。這樣的玩笑，其實是真正的青年們的玩笑，比如我，就並不怎麼覺得有趣。

他們大家都很窮，除了新波和仲綱有點清苦的職業外，都靠稿費生活。木刻，並不是顯貴的沙龍裏的裝飾，更不是名貴的餽贈的禮物，假如我有錢，也決不會花五十或一百塊錢買一幅木刻。於是，比起一幅名人的山水，可以標價千元以上來，所謂木刻的稿費，實在太寒賤了。他們的不大出去，不大和人交往，說不定與窮有點關係。因為有了錢，他們也喜歡到文園飲飲茶或者廣東酒家吃吃飯。而且，有錢的日子既然少，自然就可貴，誰也不肯放鬆；於是有錢時上館子，幾乎成了定例，雖然因此而錢完得更快。新波和莫莎是吸香煙的，比另外兩個更多一重重担，也多了熬烟癮時的發呆。

木協或者木刻家的性質，到現在似乎還沒有被一般人甚至文化界的朋友所了解。似乎人們以為木協受了政府的接濟的，否則就以爲一幅木刻可以賣幾十幾百塊錢，再不然就是以爲木刻家的飯量特別小或者住房子可以不要錢。——自然受到同等遭際的決不僅木刻家，作家或者文化人也往往如此。所以雖然常有人找木協的人作事，但是報酬却從來不會想起。而這又似乎成了慣例，比如說，文協週年會會場是木協朋友布置的，假如文協提出若干錢給木協的朋友，大家也許反而以為奇怪。

前些時，我又到木協去玩，看見牆上釘着四塊大畫布，上面是將要完工的國父，總裁，列寧

，史木林的像，是新波等他們四個人分担畫的，據說已經畫了三天。作什麼用的呢？中蘇文化協會開十月革命紀念會用的。我知道他們窮，所以很容易想到與他們的物質生活有關的事情，當時說，「這回該可以撈一筆稿費了？」那裏，義務的，除了畫布。他們答。意思也許是說，還要貼顏料，雖然他們買得起的顏料，大概也不很值錢。

今天下午，是應該燒晚飯的時候，新波不在家，不知到那裏打晚飯的游擊去了。三個人沒有作事，沒有說話，低著頭坐着。和他們一塊兒吃飯的還有李石鋒君，初中學生余光儀君，也都低著頭坐着。初中學生的奶媽，現在是他們的大司務，早就應該進廚房了，但也和他們一塊兒低著頭坐着。還有一位大學生密司羅，她這時候不在樓上，如果在，也許也會和他們一樣，低著頭坐着。再說一句，是應該燒晚飯的時候，全桂林的廚房都冒起了炊烟，文園和廣東酒家，恐怕早擠得不通風了，奶媽，那位燒飯的大司務，却仍在樓上的工作室和幾位藝術家一塊兒坐着。來了一個客人，那客人恰巧也是個不大講話的，彼此招呼了一下，就大家默默地坐着，坐了很久很久，房東的廚房裏剗鍋巴的聲音傳來了，奶媽才低聲咕嚕咕嚕。說的廣東話，客人不很懂，但沉靜的人都比較細心，終於半懂半猜地知道他們是沒有買晚飯的米和菜的錢，自動地把身邊的兩塊錢捐給他們了。客人還不知道這種情景是他們常有的咧。

吃飯的時候，房東吃驚地問：「怎麼只有這麼一點點菜？」他們呢，有了晚飯，已經喜出望外，心滿意足了。人在這樣的時候，是很容易說出點有趣的話來的，於是一個人答：「我們現在節約呀。因為要獻一架飛機給政府，那飛機名叫：木刻號。」

一九四〇，一一，一五

## 時間的啓示

杜甫詩：「同學少年多不賤」，初讀的時候，不懂得是什麼意思。我沒有進過任何正式學校，所進過的學校，都是應該加引號——「」的。但就是一些應該加引號的學校吧，也使我有許多同學。俗語說：「光陰如箭，日月如梭」，轉眼之間，完全脫離「學校」生活，已經十五年了。那些同學，以十多年的努力，很多人已經致身通顯，名聞中國，自有汽車洋房，護衛保鏢，而且門禁森嚴，要想會他，都不容易遞進名片去。在吃得飽飽，穿得煖煖的時候，倒也無所謂；無奈只會擎起一隻秃筆，寫點無聊文章的人，飽煖就是個經常的問題。於是不免有時候由自己的飢寒想到同學們的榮貴，又由同學們的騰達飛黃，想到自己的沒有出息。說是各有千秋吧，不免有些中懷耿耿，說是富貴於我如浮雲吧，仍不免有些中懷耿耿。這才想到，「同學少年多不賤」這句詩，大概有些牢騷什麼的。不用說，志在伊稷的杜甫的牢騷，和心懷千祿，因為無才無智而終不可得的區區我輩的牢騷，絕對不會是一回事。

且說，那些顯達的同學中有一個，對我，用舊式的說法，應該叫做知己的。如何知己，姑且



不談，總之，很好就是了。有一年，我在上海實在窮極無聊，大有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之概。忽然異想天開，打一個電報到四川去問他：「我可以來麼？」那時候，他在四川兼任幾種重要任務，回電說可以。我就挪扯了一筆旅費，溯江而上，到四川去找他。會着他是在成都，好幾年不見，一見，彼此都很快樂，他馬上和我到館子裏去吃飯，並且喝了一點酒。以前，我們常常在一塊兒喝酒的。我從來不諱言我是個書獃子，但書獃子往往有很多的書獃子意見。這回，不遠千里而來，固然主要的是爲肚皮，難道不多少也爲了一點可憐的「懷抱」麼？這就是說我本準備了一些話要對他說。剛剛見面，又正在茶樓酒館，當然不是說話的機會，所以我們的話都只在別情離緒上兜圈子。他是聰明人，怎會不覺得，在吃完飯之後，就握着我的手：「晚上再詳談，現在我要到××部去。你就到我家裏去住，我可以早點回家。」接着他對他的隨從說：「×副官，你招呼×先生到家裏去。」他自己上汽車走了。

半夜十二點鐘，成都的全城恐怕都早已安睡了。我獨自坐在他的客房裏，看一本我最看不懂的外國文書，那房子的字畫，我都端詳過了，×副官，×參謀乃至×班長，也都彼此請教過，他們和我閒扯了一陣，就一個個溜去睡了。深巷裏是靜寂的，只有時聽到門衛換班時的口令與動作的聲音。我從重慶坐了兩天的軍用卡車才到此地，車上的搖盪磕撞以及路上的早起遲睡，都是使

人困倦的，然而既然約好，就不能不打起精神，等他回來。他回來的時候是兩點鐘，他進來之後，和我坐在駢排的兩張沙發上，當中隔着一個茶几。他問了一會關於我的住宿的事，申述了一會遲回的原因，我們彼此又都說了一些不相干的話。

「我這回來……」我說，我想這時候可以對他說點什麼了，「我想說……」

「報告！」外面一個聲音。

「進來，」他說。

進來的是X副官，他送來一大堆名片。都是他不在家的時候，人家來訪謁過的。他一張張名片看，口裏問一些熟人留下些什麼話沒有，生人是什麼樣子，什麼服裝，要見他有什麼事等等。

「唔唔那麼……」他對我說，在X副官走了之後，「X X，到樓上把我的拖鞋拿下來，」他一面脫鞋子。

「我想說，我對於目前的……」

「報告！」

這回進來的是X參謀，送來的是文件和信札。他一面看，X參謀還一面報告某些公事辦理的情形。一面看，一面聽，一面讓勤務替他換那隻還未脫掉的皮鞋。之後，他又一件件詢問，一件

件指示，一件件解說。我只好緘默着。

X參謀走了，保鏢又進來了，問還有事情沒有。

「沒有事了，你可以去睡。哦哦，你叫汽車夫……好吧，明天再講。」

接着又來過一個家裏的什麼人，還惹他生了一會氣，罵了半天人，最後還接了兩次電話。

好容易都弄好了，正好談話了，但是他看看，已經三點過五分。

「實在對不起！」他說，「我困了。我早上六點鐘就起來了，一直沒有睡，沒有一晚睡過好覺的。明天早晨談，明天早晨一定。」

還有什麼話說呢？

睡了一覺醒來，天已經亮了。我連忙起來，問什麼時候了，X長起來了沒有。招呼我的人說還只五點半，他還在樓上。漱口的時候，偶然向房門外面一望，房門外面是一個大客廳，把我駭了一跳，上上下下，坐滿了一客廳的客，都是有事情找他的。不多久，他下來了，向滿廳的人點了頭，坐在當中，面向着一個人談了一陣，大概一個什麼問題解決了，於是那個人告辭，他送了轉來，向另外一個人談了一陣，又解決了一個問題，客人告辭，他送。大概談到第七八個人吧，就有四五次電話催他出去。他只得向客人道歉，重約時間，同時也和我打了招呼，汽車一鳴，他

走了。一直到半夜一點多鐘才回來。

以下，不必細說，總之，他一清早就起來，半夜還沒有睡，他的事多，找他的人多，天天如此。我在他家裏住了五天，天天見面，中間還同吃過一頓午飯，但是沒有半點鐘會讓我們從容談話過。回想起從前在南京的時候，有些夜晚，我們既醉以酒，既飽以談，他踏着月色從三道高井送我回丁家橋；我又踏着月色從丁家橋回送他到三道高井，這樣張郎送李郎地且走且談的情形，簡直如同隔世，而且恐怕永遠不會再有了。

就在那唯一的同吃午飯的時間中，他忽然問我覺得他有什麼進步沒有。我說，對於問題的處理，事變的應付，總會有些進步的，但那要參與生活的人才談得出。

「那麼思想方面呢？」他問。

這方面的材料自然也同樣缺乏，幸而剛從報上讀過他一篇演詞，於是我說：

「我是向來不敢苟同D先生的理論的，從你的演詞看來，却似乎更接近他了。」

「唉唉，我讀書的時間太缺乏，簡直沒有辦法。你留在這裏專門看書，看了對我講。」

「問題不光在書本子上。就是書本子吧，也一定要通過自己的眼和腦，要親自經歷那逐漸理解的甘苦過程，別人講的，就像咀嚼過的飯，無味，不滋養，說不定唾沫裏還有病菌。而且，照

這幾天的情形看來，你連聽話的時間也不一定有。」

這事情過去已經幾年，我却沒有什麼時候忘記過它。因為，我會從這中間得到許多關於政治的啓示。比如說吧，像我的同學，至少，在那時的四川，勉強可以說是耍人了。爲甚麼稱爲耍人呢？就因爲有許多種「耍」和他發生關係。許多人耍會他，連我自己也在內；許多人耍他給飯吃，連我自己也在內；許多公文信件耍他簽字，許多事情耍他處理，許多地方耍他開會，講話，宴會……人只一個，各方面都要，這就叫做耍人。耍人一稱闊人，闊者寬也，一聲之轉。比如三等火車裏，一條椅子，普通人可以坐兩個甚至三個，但如果殷秀岑之流先坐在一條椅子上，你就不想到他旁邊受罪去了，因爲他寬，他一坐，剩下的空地，實在有限得很。一個人只坐兩三個人的位子還不算頂寬，頂寬的人，一個就得坐一個車廂。這不是說他真正寬得像十個百個殷秀岑那樣，只是說他需要那樣多的位子，佔的地方寬。一個人只有一個座位，他就會死心塌地地坐在那個地方，惟恐失掉，再不會有。如果座位多，反而這裏坐坐，那裏坐坐，不知坐哪一個好。何況那些座位，沒有一個不是必需他去坐坐的？人就只好勞碌了。闊人，有些地方，又稱猛人，大概有威猛有力的意思。生或死，榮或辱，這樣或那樣。一句話，幾個字，就是法律，就是鐵案，多麼威猛有力。但這威猛有力，恐怕是因爲他說得少的原故。爲什麼說得少呢？自然是這個耍他

說，那個也要他說，這裏要他坐，那裏也要他坐，他沒有工夫在一個地方，對一個人或一件事說得更多。有一篇小說，題名「一個忙經紀人的戀愛史」，內容是說一個美國銀行經理在百忙中被女打字員身上發出的香氣所刺激，忽然想起自己本來許久就愛上了她，不過因為忙，沒有機會表示，於是馬上下決心，單刀直入地向她求婚。誰知那女打字員被他的話嚇昏了，過了半天才說：「親愛的，我們昨晚不是已經結過婚了麼？」這自然是個笑話吧，但人忙起來，真會到如此可怕的程度，這是我目覩過的。猛人的猛字本來是孟浪的孟字，音也近於夢寐的夢，懵懂的懵，朦朧的朦，恐怕猛人這名詞，也本來含有這樣的意思。孟浪乃至朦朧，都似乎與腦筋，思考有關，猛人既然事多人忙，靜心思考的時候當然很少，說不定會真有孟浪乃至朦朧之處，匹夫匹婦如我輩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所事又屬雞零狗碎之類，縱不思考，縱鑄大錯，所關不過一身一家的得失榮辱，真是「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至於猛人即閹人亦即要人所作所爲，都是天下國家的事情，都是歷史進退的事情，何止數千萬人的生命財產，吉凶禍福？生或死，榮或辱，這樣或那樣，如果像我輩吸大英牌或富強牌，喝清茶或白水，這樣隨隨便便，不加深思，那危險就可以是無窮的。即使他們人人都是天才。

我們目前的政治，是在竭盡一切力量地進步着；依我的理解，說不定還是從古所沒有的昌明

（我不大粗信三代郵治之類的話）。但進步是無止境的，昌明是無限度的。也正因為進步，昌明，才使人民的眼光更敏銳，要求更高，覺得比起抗建形勢所需要的，還似乎有多少距離。政治是人的努力的表現，要政治進步，必須從事政治活動的人進步；要從事政治活動的人進步，至少在思想方面，必需他有思考的餘裕。蕭伯納說，人要常常用腦筋，他每星期用一次，就成了世界聞名的人。我以為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尤其是那些有力者，更應該時常用腦筋，因為在一切人類活動中，政治活動居於主導地位，政治的進步，比之於別方面的進步，給與人民的福利更大，更直接。可惜他們「忙經紀人」似的生活，却妨害他們作這一件最緊要的事。

一九四一，二，二，桂林。

## 懷南京

上海抗戰開始後四個月，我們底首都南京失陷在日寇手裏了。那時候被困在南京的部隊聽說有多少師，人數有多少萬，在寇軍底飛機大砲底追擊之下，倉皇退却，奪路而走，所謂「兵退如山倒」，不說直接死於敵人底砲火，就是自相踐踏而死的戰士聽說也要用千，甚至用萬來計算。我想南京的市街，那時候一定成了血的長江，血的大海，無論是敵人或自己底戰士，活過來的，恐怕都免不了有一雙紅的脚和腿了。敵人自然是喊殺連天，聲威百倍；就是我們底奉令撤退的大軍，料想也有悲壯的呼號和怒吼，如果這樣，那聲音恐怕會遮沒了飛機炸彈底聲音，吞蝕了大砲和步槍底聲音，一句話，人底聲音壓倒了一切的聲音。有人不知道帝國主義國家怎樣屠殺弱小民族的人民麼？不知道日本法西斯底瘋狂到了怎樣的程度麼？請到我們中國來，在這裏，南京底失守，已經不是第一次的大血戰，大概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的。哦！多麼大的一筆血債喲！

然而我們底損失還不僅這些。那從異族手裏奪了漢家天下的朱洪武底墓上，那推翻了愛親覺羅氏底統治，一生裏高喊打倒帝國主義的孫中山先生底墓上，如今，聖潔的貞女被姦污了似地，



有了侵略底脚印了，十年來政府底建築（這裏通常用「建設」）：大學，研究院，圖書館，一切文化事業上的設備，軍械庫，飛機場，汽油汽車底堆棧，無線電台，一切軍事或交通上的設備，都被敵人或自己燒成灰燼了！豪商，小市民，公務員們底產業，貧民底草棚，種田的，種菜的人們底田莊或菜圃一定也給澈底地破壞了，多少逃出了的人民失了業，失了家，離開了家人父子，在百里之外，千里之外，遙遙地望着那龍蟠虎踞的石頭城裏，從自己底產業，自己底辛勤的成果上發出來的煙火而悲傷嘆息！

南京是我第二故鄉，我在南京足足住了五年之久。初到南京的時候，城內還沒有一條寬闊平坦的馬路，街面上盡是破舊低矮的瓦屋，從北門橋到唱經樓那一條又窄又短的小街，在那時候還是南北交通的要道，汽車，馬車，人力車，和步行的人們，每天都擠得水洩不通，每天都會有幾件爲了擁擠而發生的爭吵，撞傷而至撞死人的事情。至於路邊的建築，更是什麼都沒有，古拙的鼓樓算是這城裏唯一的壯觀。一年兩年，五年十年，南京完全改換了面目，有了全國最好的柏油路，有了富麗雄偉的會堂，官廨，學校，戲院，商號，飯店，菜館，咖啡店乃至私人住宅，不說別的，只說那荒涼空寂的玄武湖，在最近一兩年去的時候，都幾乎認不出是什麼地方了。南京，猛進中的南京，繁榮的南京，如今，全被日寇底砲火燬得乾乾淨淨了！

然而南京的失守，對於全面抗戰決不算是嚴重的打擊，剛剛相反，在無意中倒給予抗戰一個莫大的幫助。何以見得呢？這裏讓我講一個故事。

有一個朋友是和我同時到南京的，也和我一樣是個窮光蛋，憑着一張法政什麼學校的畢業證書特地到新的首都來找職業。我覺得他是誠樸，豪爽而又熱情的青年，在那時候，像那樣的青年，要找個小小的位置還不很困難，似乎沒有多費力，就到某機關辦公去了。薪資很微薄，他底生活也很簡單，他一面做事，一面很努力讀書，年紀青，離開學校不久，對於所學的東西有着小小的自信力，常常表示，只要職業能够保存，只要不至於真正餓飯，對於法學總要繼續研究下去，三年兩載，總會把研究的心得發表一點出來，一句話，很有點想成爲一個法學家的野心。他不但留心書本子，還留心各種各樣的問題，像醫生看社會上人們底生活，許多都不合乎衛生，許多人底行動都是病態表現一樣，在這位未來的法學家底眼睛裏，就到處都是無法非法玩法違法的現象。前面說過，他是個熱情的青年，無論什麼，一認爲不滿，就表出極端的憤慨，一點也不含蓄。然而這種態度，和他底生活環境並不適宜，爲了這我也會費過不少勸慰的唇舌，甚至於使他認我爲富於妥協性的分子，終於不大和我來往。五年以後，我離開了南京，似乎不到一年，忽然聽說他不知由於怎樣的因緣，平地一聲雷似地做了某某部的司長了。在社會上混了好些年，人多

少變得乖覺些了，雖說知道他所學的東西和所擔任職務沒有絲毫關係，也並沒有覺得稀奇；只是想像他那樣的青年，既然佔得相當高的地位，總會多少認真做點事吧。但是等我再會見他的時候，他已變成了汽車階級，有一個極其摩登的太太，人發了胖，臉上添了不少的紅潤，那樣子幾乎比從前還要年青些。這自然都不足為奇，奇怪的是他，和我談了大半天的話簡直沒有對於任何事情表示不滿。從前那種憤慨的詞色，似乎完全絕了跡。

南京的官員們，不，公務員們，有一個共同的嗜好，喜歡買地皮蓋房子，舊的南京，本來很少或者說簡直沒有適當的住宅，連那舊式的不適當的住宅，因為人口增加，房租也被抬高得教人難以相信的程度。於是和機關造衙門一齊，公務員們只要怎樣能弄幾個錢就把錢拿來蓋房子。由於那些公務員們底努力，南京就有了許許多多的什麼里什麼坊什麼村和許多單家獨院的嶄新的洋房子，每月只有百十塊錢的薪水的都有人住着自己底新的住宅，甚至於房子租給別人。大概他們除了節儉之外，還有我們不懂得的辦法。

這位朋友既然已經是汽車階級，蓋房子的能力當然比許多人要充分多得，這時候他已經在某部背後造起了一座相當宏敞的樓房了。我正是在他底府上會見他的，大門以內，正房四旁，是一片青葱的草地，有各種各樣的花木，房子底某一邊旁凌空架着不少的鴿子籠，成羣的鴿子在邊

旁飛舞，他告訴我許多種鴿子底名字，出產的地方，購買的價格，以及烹調出來的滋味，他對於鴿子底知識，似乎超過了他底法學的知識，至少是更有興趣些。那園裏的動物，並不只鴿子，還有猴子，兔子，小狗，小貓之類，沒有事的時候，他就很高興地和那些小動物們玩耍。

這房子的樓下有一間寬大的客廳。牆上糊着不知是什麼圖案的花紙；玻璃窗上絕對尋不出一顆灰塵，淺碧色的細緻的窗簾使光線變得比較陰暗，雖然天氣已經很熱，但在屋子裏，縱然沒有那天花板下的電扇不停地轉動，也正像休息在大菩提樹底下一樣涼爽。西洋油畫，都錦生彩色織錦，宋徽宗仇十洲以及幾個當代名人底書畫，掛在壁上；我不能辨認的什麼瓷瓶，瓷羅漢，金屬的小小的工藝品之類擺在紅木案上；收音機，鋼琴，書櫥，沙發，茶几……都陳設在好像由各自選擇的一個最適合於自己的位置上，並且各各有一點點模糊的倒影，被攝進那光亮的地板裏；那地板，除了我剛才踏上的灰土 footprint 以外，沒有一處有半點不應該有的痕跡。

我那時候的心情已經記不很清楚了。對於炫赫在自己眼前的陳設，大概有些羨慕的吧。然而那完全是個陌生的地方，我面前的主人也完全是個陌生的人！我想，這位華貴的私邸裏的老爺，不，公務員，就是七八年前的我所熟識的那位窮光蛋麼？就是那立志要做個法學家的法政學生麼？就是那對於這也不滿，那也不滿，成天在憤慨裏討生活的熱情的青年麼？我把周遭的環境打

量了一下，又把他從上到下，從下到上打量了一下，發見他和從前那一位，簡直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啊！一個人的變化是太大了！

我和這位朋友是從小在一塊兒長大的，他家裏的境況，我知道得清清楚楚，這房子和房子裏的一切自然不是他家裏原有的東西，却也決不是現在做了官特爲從家裏拿一筆錢來造房子撐門面的，他家裏根本就沒有錢，不言可知，都是做了一兩年什麼長的成绩。於是我一半開玩笑，一半也是真實地說；

「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只恐這客廳裏的這點東西，如果是在故鄉，該使多少人縮不進舌頭去呀！」

「莫亂說！」他有一點忸怩却又很正經似地說，「這算什麼呢，這是一種腐化的生活呀！」

「真的麼？」我底反問是一種欣悅的表示，我想，他既然知道這一點，總該有把自己拯拔出來的可能，我很希望他能够真正自覺。可是這意思很難找出適當的話來傳達，口裏只是離題萬里似地說：「你近來對於法學自然格外進步了？」

「哪裏哪裏，我的法學知識本來很淺，又丟了幾年，早已摸頭不是腦了。年紀一天大一天，記憶和穎悟的能力也不比從前，做了官，要辦公，要應酬；要幫親戚朋友想法子……在這種生活

裏頭，還談什麼呢。」

「你不是嫌這生活腐化麼？我相信這腐化只是表面，你個人一定還有不腐化的私生活。」

「沒有，慚愧得很，真正沒有，我只是覺得這種生活不對，有時候還真想擺脫，不過，有什麼法子呢？我有父親，母親，丈人，丈母，弟弟，妹妹，老婆，兒子，我不過這種生活，這一家子人就沒有飯吃。中國這社會，真不叫玩意兒，把不知多少人底生活負擔，壓在很少的幾個人頭上。那些把自己的負擔壓在別人頭上的人們，除了虛榮，除了物質慾望，什麼也沒有，什麼也不懂得，並不說他們有意地這樣幹，可是事實上却真像擺下了誅仙陣萬仙陣一樣，向你包圍，不動聲色地逼你向墮落的路走，朋友，我不是聖賢，也不是豪傑，對於自己底周圍，看不十分清楚，所以不知不覺上了他們底當，而且現在縱然覺察了一點，却已經騎虎不能下虎了！你想像我這樣的人在南京，簡直要多少有多少，除了做官，還能做什麼呢？一句老話：『文不能當膽錄生，武不能當担架兵』，只有還是做自己底官，做得一天算兩個半天，自己咀嚼着自己底靈魂過日子！這自然只是我現在的心境，至於不久的過去却比現在更爲麻木，成天在設法打洞找升官，找兼差，找發點不義之財的機會。你瞧，這房子這一切，你以爲是靠規規矩矩的薪水換來的麼？一個月幾百塊錢够什麼用呢？不過，那不消談的，反正你也不一定懂。雖說你在南京過過幾年，

政治舞台上的黑暗，官僚們的貪污和卑鄙，那情形你未必真正看見了什麼。」

他臉上表露出來的苦悶，證明他底話有相當真誠，可是仍然不知對他說什麼的好。於是我撇開他個人，就一般的情形說說。我說，國家的現勢，可說是危亡無日，日本強盜隨時都準備併吞中國；中國的政治機構如果不改革，政治舞台上的人們如果還不覺悟，一定無法抵抗，怎麼這一般官老爺們還在爲個人爲家庭打算呢？

「對呀」，他說，「中國的政治這樣腐敗，決不能抵禦外侮，不是老早就有這們一句話麼？『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你說這話在那些官僚們中間引起了怎樣的反應？他們說，趁現在還未亡國的時候，多做幾天官，多弄幾個錢，多舒服幾天，日本人一來，就什麼都完了。」

這也許是個很高明的見解，可是也是個無藥可醫的病癩；我想說日本人一來，就什麼都完了，也未見得，日本人來了，也需要中國人做官，並且正需要這樣的官。不過這話不能告訴他們，一告訴，他們更無忌憚了，所以當時對那位朋友也什麼都沒有說。

和這位朋友一別又是幾年，最近偶然碰到一個故鄉人告訴我說是他死了，起初我還以爲是日寇轟炸南京的時候被炸死了的，那位同鄉說不是，上海抗戰發生後一個星期，他就請了兩個月的假，送家眷回鄉里，不知怎麼，在鄉下生了病，假期滿了還不能去銷假，於是撤下了差；近來寇

機無情地轟炸南京，南京不知受了多大的損失，他底房子好像也被炸燬了。走的時候仗打得還好，他沒有想到會這樣的，所以回鄉也並打算搬家，聽說房子裏很有些值錢的東西；他有病，又丟了官，丟了房子和一切東西，正是火上添油，病上加病，在南京失守以前就死了。

別人說他死的原因是這樣，證以從前他對我談的話，至少死去的心理還要複雜一點。不過我也無暇分析；只是想：他的房子燬了，那房子裏的鴿子，猴子也一定燬了；名貴的書畫古董，收音機，汽車之類自然也都燬了，他說過，在南京像他那樣的人，要多少，有多少，那麼，那些什麼坊，什麼村，什麼寓的人，大大小小的貴人公子們是不是也受了他一樣的遭遇呢？縱然不全一樣，也該部分地一樣吧；那麼，他們要在亡國之前，多享受些舒服的企圖，現在怎樣了呢？爲了生活的負擔，爲了供應父母妻子親戚朋友而不能不貪污卑鄙的辩解又怎樣呢？

不錯，南京是中國的首都，然而不是腐化的首都，不足以領導全國抗戰的首都，像我底朋友那樣的人們底房產底存在就是鐵證！現在這首都失陷了，不用說，爲了保衛它而犧牲了的戰士，是應該哀悼的，文化機關教育機關，可以剷滅日寇的軍火儲藏機關，以及居民們底室家底被摧毀，值得惋惜的；朱洪武孫中山底聖地底淫污，是應該引爲恥辱的；日寇底暴行是可憎恨的！然而只是如斯而已，其它的什麼建築之類，自然也是中國人底智力體力財力，中國老百姓底血汗底成果



吧；可是都是於國計民生沒有什麼補益的東西！讓那些秦淮河邊的歌台舞榭去吧，讓那些飯店，咖啡館，影戲院……去吧，讓那什麼院什麼部的衙門，什麼禮堂會場之類去吧，讓那些達官貴人們底邸宅和那裏頭的秦磚漢瓦，巴黎香水，紐約雪花膏之類去吧，在這抗戰期間，那些都是無用的廢物！

魯迅先生有一句詩：「金風蕭索走千官」，現在這般「走」着的「千官」們，回想起在南京的高樓大廈及一切，是不是像做了一場春夢呢？如果是，現在是覺醒的時候了！澈頭澈尾地懺悔吧，革面洗心地改過吧，誠心誠意地感謝抗戰把你們從腐爛生活中拯救出來了吧！能夠這樣，沒有了南京那腐化的首都，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建立起一個堅強的能夠抗戰到底的新的首都來；能夠這樣，我們一定可以收回南京和每二寸失去了的土地。

南京是失陷了，然而官老爺們底腐化生活的憑藉，貪污卑鄙的成績，也在被摧毀了，如果這能夠促成他們底覺醒，加強他們抗戰底的決心，於民族解放運動的前途是有莫大的利益的。失掉的是南京，得到的將是無窮。

一九三七，十一月，漢口。

## 記周佛海

最初認識周佛海先生，是在北伐以前的廣州。那時候他在廣東大學當教授，我在準備考黃埔，本來井水不犯河水，爲一點小事，却認識了。

誰都知道那時候的廣東是革命策源地，廣州市的革命空氣，簡直濃厚得像牛油一樣；我是個在山陝小縣讀詩云子曰的孩子，快二十歲才離開家，離家以前，連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叫做白話文的事都不曉得。雖然跑了幾個地方才到廣州，廣州街上的標語，報紙上的言論，在我看來，真是目迷五色，萬花撩亂。爲了考學校，爲了希望不落第，對於那些從來未聽過見過的新東西，不能不先有點了解，於是除了自己拚命讀書之外，碰着人就發問，不用說，那些問題都是極其幼稚的。我只認識兩三個人，不到幾天都被我問窘了，我自己尤其窘，因爲考期就要來了。有一天，朋友對我說：「我引你去會一個人，他很有學問，一定能答復你的一切問題。」誰呢？周佛海先生。

我已經不能記清會見這位教授，學者，革命家的時候的榮幸和會見以後的感激了。總之，他

給我解答了許多問題，解答得非常詳盡，尤其是帝國主義，軍閥這些古怪的名詞，他說，不一定帶兵就是軍閥，不一定有皇帝就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最後階段，必需向國外找尋市場……他說馬克斯說什麼什麼，列甯說什麼什麼……一大段一大段的理論，滔滔不絕。使我這從未見過世面鄉下的無知的孩子，聽得目瞪口呆。我完全不像我的朋友和我講話時候那樣容易提出問題了，記得只提出一個，問馬克斯是不是中國人，問得他和我的朋友都笑了。不過他還以為我的話有什麼言外之意，接着就告訴我：真理是沒有國界，沒有任何畛域的，青年應該有接受真理，為真理奮鬥犧牲的勇氣。並且引出見義勇為，見危授命等中國古聖先賢的道理，我想，我現在站在一個學貫中西的大人物面前，莫非是在做夢麼？

受了他的教之後，我覺得我突然聰明了，用白話文著的書，書上的一些怪裏怪氣的話，也不再念不上口了，而且考黃埔一考就考上了。當然，那時候我決不知道從黃埔出來之後，仍舊只寫「記周佛海」這種無聊文章的。如果知道，你想，我還考它幹嗎呢？

再會見他的時候，是十六年，在南京中央黨務學校，就是現在的中央政治學校的前身。那時候，我在那學校裏作事，聽說周佛海先生要來教書，我高興極了。說起來很不敬，那學校裏的教授們，自然都各有所長的罷，可是在政治經濟方面，似乎並不比我強得多少，這自然是一種青年

的狂妄的看法，其實並不然的。我有許多問題要請教，却找不着師傅，現在我原來的老師周佛海先生要來，怎麼不喜呢？我想，他來了之後，我一定天天到他房裏去，挑一大担問題去問他，不消三兩個月，一定會有可觀的進步。

沒有幾天，我在學校裏的小組會議的預備會議上碰見他了。同學們每週要舉行一次小組討論會，由教職員分別出席指導，在出席之前，彼此交換意見，免得言人人殊。這交換意見，我們就叫做小組會議預備會議。參加這預備會議的有羅家倫先生、段錫朋先生、康澤先生、谷正剛先生……末座叨陪的是區區我。這一次才又添上了周佛海先生，討論的問題你說巧不巧，却是「什麼是帝國主義」。開始討論時，我說，這問題還用得着討論麼，周先生報告一下就行了。再說一次，以上的諸位先生無不各有所長，而現在又無不功業彪炳了，但那時候，我以為對於「什麼是帝國主義」這問題，了解得最個透澈的，應該是周佛海先生，因為我聽過。這也不是我個人的私見，我一說出，大家都同意了，周先生自己也當仁不讓，沒有表示異議，如是就報告。

「帝國主義的成因，由於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人口、宗教……」

滔滔不絕的名詞，術語，例證，比喻，從他的口裏出來，隨着唾沫一齊噴到我們臉上，恐怕有一個鐘頭之久。只是話裏頭沒有馬克斯什麼的，見解也似乎有一些不同了。他講完之後，幼稚

的我就問：

「這些原因之中，是缺一不可，同等重要的呢？還是有主要的和次要的之分呢？」

他答覆了。可惜不記得。再說一次，我很幼稚，幼稚的人往往狂妄，這時候我竟不以他的答復爲滿足，甚至因爲他的言論矛盾而起了一點反感。於是我提出了新的疑問：

「帝國主義，是不是與資本主義有關呢？比如說，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某種程度……」

「這不能討論」，他說，「這是×××的理論」！×××代表一個違禁品。

我的老師，這不正是你從前告訴我的麼？爲什麼現在「不能討論」了呢？不能討論就不能討論罷！爲什麼還加我一頂性命交關的帽子呢？難道我的血還值得給大人物洗手麼？不過在會場上我不能這樣說，可也不能無理由地撤回已經說出了的話，於是我謙虛地同時也狂妄地笑着說：

「請原諒，我沒當過×××，不知什麼是它的理論，什麼又不是的。自然不必拾人牙慧，可也似乎沒有在任何一點上故意弄得和他們相反的的必要，因爲真理是沒有畛域的。如果人家說地球是圓的，我一定要說是方的；人家說白天是白天，我一定要說是黑夜，那我豈不是以反對他們爲職業了麼？」

這樣一來，我的一個夢幻滅了。本以爲可以向他叨點教的，倒弄得連碰見的時候，點點頭都

很勉強，以後不久，我離開了那學校，不但不會碰見他，連他的名字也不容易聽見。到聽見的時候，他已經追隨他的汪先生到「大日本皇軍」那裏投効去了。

## 游呂菊芬

「游呂菊芬」這名字，是不會從中國歷史上擦掉的。因為她是大日本帝國皇軍底前驅。並且和她底同志大詩人黃秋岳即黃濬祕書父子一道，壯烈地殉了她底神聖的職務。榮幸得很，這位女英雄底先生曾和我有三十天師生關係，說起來她應該是我的師母。「不為之後，雖盛不傳」，我似乎有傳一下她底盛事的義務；現在就讓我們來追念她底一點嘉言懿行吧。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那年的秋天，南京唱經樓到黃泥岡之間，出現了一個「東文補習夜校」，那夜校附設在一家醫院裏面。辦夜校的是一位叫做游××（無為？）的福建人，瘦高身材，黑黑的面孔，薄薄的嘴唇，像是有點精幹的傢伙。那夜校裏有十幾個學生，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不知怎麼一來，我們底老師游先生知道我在某機關作事了。有一回下課之後，竟請我到一間什麼房裏去坐，說是有話跟我談。那房裏先有一個女人，很矮很瘦，臉色蒼白得像新刷的石灰墻子；青的脈絡，一條條地凸出着，眼睛似乎有點近視，又似乎並不，不過很無神。經過游老師底介紹，知道他底太太，名叫呂菊芬，在這醫院裏當產科醫生。這產科醫生，當時以及後來所給

我的印象是，沉靜，像永遠都不動，不開口；就是動，開口的時候，也像沒有動沒有開口的一樣。想在她臉上或別處找出一點表情什麼的，幾乎不可能。

我們的老師首先很客氣地向我表示他剛從廈門來，打算在南京找點相當的工作，一時還沒有成功，只好暫且教日文混混。隨後就和我談關於宣傳方面的事。據他打聽，這是我底本行。他說：國際宣傳頂要緊，應該叫全世界的人都來研究，信仰我們底主義，應該收羅各種外國語人才，把三民主義翻成各種外國文傳播到全世界去。慚愧得很，我對於我底職業，除了每天坐在辦公室裏，覺得腰背酸疼，想吃點「兜安氏紅色補丸」以外，並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現在一聽，真是頓開茅塞，覺得自己自然不足道，就是那些在黨國負責宣傳重任的人，豈不也個個都是飯桶麼？

「其實，」游老師說，「其實這是很容易辦的呀，只要肯做，不愁沒有人翻，比如我，早就用日文翻好了一部三民主義，可是沒有地方出版。……」

「聶先生！」太太接着說，她是這們客氣，反稱我爲先生，「你那邊，聽說不是常常印很多書麼？你可不可以去問問看，如果肯出版，就把他底稿子拿去。」

「我得申明，」先生接着說，「完全無條件，只要於宣傳主義上有點幫助。……」



即使「世故淺」是句好話，我也只好用這話來恭維我自己。因為我當真去上官那裏問過。上官擺着經驗豐富的面孔說：你沒有到各個旅館去看看麼？那裏滿坑滿谷，盡是找差事的；上書建議的也有；光只賣賣字賣賣文章的也有；自然賣外國文的也有。你瞧，——他教我看他背後的一口立櫃——裏頭全是黨義底譯稿，也全是那些人們送來的，你以為真有譯得好的麼？一個也沒有！如果有這樣多的譯手，我們底事情就好辦得多了。

我似乎受了點侮辱：我底老師，何至于這樣蹩腳呢？於是力爭這個人怎樣與衆不同。好在上官也並不十分固執，多收一份譯稿，也未必增加多少麻煩，就叫我把稿子拿來看了再說。可是等我很高興地去拿稿子的時候，你猜那位老師怎樣？他說：「要先講妥呀，講妥了才好動手翻閱。」原來他還連手也沒有動！夜校辦了一個月就不辦了。原因是老師已經在什麼軍事機關找到了「相當工作」，上最後一課的時候，他已經「戎裝革履」，精神百倍地告訴我們說：「沙約那拉」。於是一個月的工夫，四塊錢的學費，過了幾天，連五十一個字母，都爲了先生「沙約那拉」了的緣故，也跟我們「沙約那拉」了。

「沙約那拉」之後一年光景，我在臚政牌樓一帶發見了原先掛在唱經樓的那塊「呂菊芬產婦科」的招牌現在掛在一家產科醫院門口，並且只有那一塊醫生招牌，顯然現在是獨立門戶了。正

在這時候，有一個朋友底太太要打胎。

年青的女士們，大概也和男士們一樣，雖原有了愛人甚至結了婚，但交幾個異性朋友，那怕並不就和戀愛之類有關吧，也決不覺得是一件毫無趣味的事。在和異性做朋友的時候，男士們也一樣，如果別人不知道，往往不大願意表白自己已經「物各有主」；好像一表白，那點可憐的友誼就完了。豈但不表白，還惟恐別人從別的方面知道。如果並沒有申明已有配偶，忽然一天被人發見肚子大了，在年青的女士們，總會有些難堪的。何況還有其它許多理由，都唆使女士們制裁自己底肚子！

不過我底朋友底太太要打胎，並沒有這些高貴的理由；簡單得很：那朋友底收入太少，她又已經養育着三個小孩。朋友曉得我認識那位呂醫生，一定要派我去接洽；我呢，我也自認為有担任這工作的義務：如果因為熟人接洽而可以減省多少費用，於我底朋友，實在是個不小的幫助。

誰知道呢，誰知道我竟去碰了一鼻子灰！

「這怎麼行呢！這……」呂大醫生說，「這樣的事……我們醫院雖小……人格……良心……道德……這樣的事……」

有誰看見過尊貴的人麼？比如說皇后，皇太后，忽然意外地碰見了什麼骯髒的東西，比如說

——叫我說什麼好呢，總之是頂頂骯髒的東西，那該是什麼神情呢？我說，那不稀奇，就是呂醫生聽見說要請她打胎的時候的神情。不過，那居高臨下，那以正儆邪，那鄙夷，那嗤之以鼻的神情，却仍舊是沒法形容的，那時候，人們似乎還沒有熟習一種被稱爲漢好的人底品格，如果熟習，我想，在她看來，也還在要打胎和替人接洽打胎之流的人底十等以上。在那時候，我才第一次看見我自己底卑下，卑劣，乃至卑賤！

然而我們底尊貴者底話還沒有完，她說：

「年青人做事不好拆爛污……敗壞人家底閨門，也敗壞自己底德行，這樣的事……」

說到這裏我才吐了一口氣，才恍然大悟她之所以深信不疑地取了那尊貴的態度的理由：她所能理解的打胎，和我現在所要介紹的打胎，完全是兩件事。唉，我還能對她說什麼呢？

然而一年以前我就應該明白我不能對她說什麼的，她和她的先生即我底日語老師，曾有一件事，教我看到了我和他們之間的障壁。

也是一回晚上下了課，打一間空房間門口穿過，看見那房裏紅燈大亮，並且聽見許多人嗡嗡的聲音。把頭伸進去一看，那裏頭跪着一滿屋子人：醫院院長，院長太太，醫生，幾個學看護的小姐，我們老師底太太，一齊捧着手，閉着眼睛，抬着頭，望着那壁上排的一張彩色的耶穌或者

別人底畫相，口中念念有詞（不知念的什麼）越念越快，越快越念，就像正在受戒的和尚，熬不住頭頂上的艾絨的燃灼，只有口裏不住地「阿彌陀佛……」一樣。過不一會，我們底老師也擠攏去跪在一塊兒如法泡製起來了。只有幾位看護小姐，似乎不及別人虔誠，一發覺有人在旁邊偷看，就低着頭，掩着口，甚至笑出聲來。

「那是做什麼呢？」

過後，我問我們底老師和他底太太，他們說是「降神」。太太並且說這降神會有怎樣怎樣的好處，比如說，降到誰身上，誰就不生病，有病的就好，做官，就一帆風順地往上升；一句話，「有意想不到之效力！」

我笑了笑說：「我倒是個想升官的，應該來參加，只怕神不肯降到我身上來。」

「哪裏哪裏！」太太說，「只要信仰，只要誠心信仰，……」

「你大概不相信的，」老師接着說，「的確是件奇怪事。別的不容易知道，神一來，人就失了知覺，不曉得自己說的什麼。以後，就精神也健旺，力氣也大了……」

「那是什麼道理呢？」我問。

「不曉得呀，」老師答，「所以奇怪！起初我也不相信……這醫院裏的人也都不相信，後來

我勸他們試試，於是……奇怪得很。」

言下大有勸我也試試的意思。

從這時候起就完全覺得他們是另外一路的人。要是早記起來，我不會去向她談什麼打胎不打胎，以致自討沒趣的。

那麼，爲了呂醫生底正氣，中國就多了一個國民，我底朋友底太太底胎沒有打成麼？不，後來還是打了。那一定是別的醫生那裏打的了？不，還是在她那裏，不過換了一個接洽人，預先講好手術費一百元，藥費住院費在外，結果，那位朋友花了兩百多塊，不但自己，就是朋友們（我也是一個）底錢都扯得光光如也了。

後來，朋友底太太說，那醫院裏同時住着三個病人。就有兩個是來打胎的。阿彌陀佛！

現在這位女英雄已經成了仁，同時也成了名，我自然慶幸我有寫這篇追念文章的光榮，可是也有一點小小的遺憾：不知她底偉業和她十年前的那「降神」的盛舉有沒有關係？如果有，則早應該追隨她和她底先生之後，去參加一下那莊嚴的大典的，那麼，別的不說，這篇文章底材料總會豐富些吧。

魯迅先生週年祭日

## 讀「在酒樓上」的時候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春天，我開始在仰光一家叫做「覺民日報」的報館當編輯。

編輯部在三層樓上，是兩間駢列的臨街的小屋，屋裏都擺滿了桌子椅子，是給編輯先生們用的。但編輯先生却只有我一個，另外有時到這裏來一下的是一個翻譯，專翻從廈門來的電報，大概每隔一兩天，總有一條或者兩條來。另外一個算是訪員，不過並不真地訪，只是買一張緬文報，來翻幾條緬甸人的消息，其實也應該說是翻譯的。他們不懂普通話，我也不懂福建廣東的任何一個地方的話，更不懂英文和緬文，我和他們之間，自然而然無話可說，他們來了，也至多個把鐘頭就走了。

似乎不須提起，仰光那地方，終年都是很熱的，編輯部的窗子正朝西，整個下午都有太陽晒進來，雖然有簾子擋住，也全不濟事，我剛到那地方，沒有熟人，沒有地方去，整天都在家裏，也就整天都在和我的桌子椅子們，剪刀漿糊們，鋼筆稿紙們一同「向太陽」。我覺得他們無論誰的身上都是滾熱的，大概他們挨着我的時候，也有同樣感覺。唯一的救命王菩薩是一把電扇。電

扇的風雖然也是熱的，但比起沒有他來，就相差得很遠。電扇一開，不但我感覺得舒服，就是桌椅之類也無不感覺舒服，而稿紙，報紙，書頁們更是快樂得在桌上，地上，報架書架上飛舞起來。我就在這電扇下替報館編好四張正副刊（四號字排的），寫好「社論」，「短評」，「編輯餘談」等等。

書架上沒有幾本書，裏面有一種是又大又厚的「新青年」合訂本，羣益書局出版的。沒有事的時候，我就翻翻它們。我雖然二十歲了，在知識上却還是個兒童。爲了要混飯吃，人家問起來，總是說什麼中學，什麼大學畢業，這是朋友們告訴我的乖巧；其實中學是什麼樣子，從來沒有夢見過，更不要談大學。然而這並不使我苦悶，唯一的不敢告訴人的苦悶，是對於隨便什麼書都看不懂。那時候出版的什麼問題，什麼主義，什麼學之類的書非常多，我也未嘗不想偷偷地看幾本，並不是爲了造學問，學問之類，大概和我這個沒有進過學校的人無緣的了；稍爲看一兩本，和人家談起來，也不至變成完全的白癡。我是怎樣地羨慕別人談話的時候，滿口「發現」，「發明」，「抽象」，「具體」，「馬克斯」，「達爾文」，「托爾斯泰」，「契訶甫」……呵！然而無論拿起什麼書，沒有一本不是像天書一樣！我從前讀的是舊書：之乎者也之類，現在看的却是白話文。白話文不更好懂些麼？是的，每個字都認識，每句話都可以講解，只是一到變

成一段，一節，一章，一部的時候，我就完全茫然了。一頁書看完了，不懂得說的什麼；從頭再看，細心地想了一想，還是不懂得說的什麼；第三次再看，第三次不懂得說的什麼。不知聽見誰說，讀書要硬着頭皮，那麼，硬着頭皮看下去吧，不到兩頁，至多也不到三頁，書，書上的字，乃至我自己的神智都遠遠地離我而去，我再也不能支持地昏昏地睡熟了。這些話，現在的人看起來也許不肯相信，但却是剛從舊書改新書，從文言改白話的當時的實況，至少是我個人的實況。只有一種書使我發生興趣，就是這「新青年」。世界上有沒有鬼呢？舊戲應不應該存在呢？婚姻是應該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還是應該有自己的主張呢？寡婦應不應該守節呢？孔子的思想適不適合于現代呢？文章應該用文言文還是應該用白話文寫呢？這一連串的許多問題，雖然也並非我的貧弱的腦筋所能完全理解或接受，却無論如何，不是天書。發現了這看得懂的書的時候的狂喜的情景，就是現在幾乎還可以依稀彷彿一點。

在新青年上寫文章的人，最使我愛好的是吳又陵先生。他的文章，雖然也不全懂，但每篇都好好地讀過，後來買「吳虞文錄」就買過三四次。爲什麼獨喜歡他呢？大概因爲他談的都是中國的玩意兒，比較什麼德先生，賽先生，易卜生等等都容易懂些。一直到現在，我對於吳又陵先生的印象還是很好。後來晨報副刊攻擊他的「教郎親自看紅潮」的豔詩（「贈嬌寓」），我却都私



自反感着，以爲那是一般年輕人不理解中年人的理智與感情，意志與習性的不統一的苦痛的苛論。一九三四年，我到過成都，從他的「愛智廬」的門口經過了一下，還寫了一篇「愛智廬」，發表在「生活知識」上，表示我對他的懷念。最近一兩年，更覺像他那樣地談孔子，談禮與孝的人沒有了，連容許像那樣大胆地談什麼問題的環境也沒有了！一想到這些，同時就記起魯迅的「失掉的好地獄」來，不禁感慨系之。「吳虞文錄」現在大概買不着了；然而在我看來，惟其是現在，它應該是「青年必讀書」，雖然他過分推崇李卓吾是不足爲訓的。

吳又陵有一篇「吃人與禮教」，起頭提到魯迅的「狂人日記」裏說，寫着仁義道德的書上，字縫裏却寫的是「吃人」。我既然喜歡吳又陵，他所推荐的或提到的東西，自然都要找得看看。魯迅的文章在「新青年」上大概也看過的，只是沒有什麼印象。什麼「我沒有說桃花不及李花白，桃花氣得臉通紅。花有花道理，我不懂」之類的詩，看來看去，總覺得魯迅有魯迅道理，我不懂！這回經過吳又陵的介紹，特爲把「狂人日記」翻出來看，看也是不很懂的，但是什麼「古久先生的流水賬」啊！「吃人的人不能算是真的人」哪，有些話，頗投合那時的一種淺妄的心理。於是，把魯迅這個名字記住了。那幾本新青年合訂本大概不是全部，魯迅的另外的筆名又不曉得，翻來翻去，魯迅的文章似乎非常少。我不知道吳虞魯迅他們有些什麼書，什麼刊物有他們

的文章，有時候到書店去找，書店裏擺滿都是林譯小說，沒有吳虞魯迅以及在「新青年」露過面的別人的著作。我那時候因為受了「新青年」的影響，痛恨文言文，林琴南又是新青年派手下的敗將，凡他所譯的書，一本都沒有買，雖然以前會看過他譯的「茶花女軼事」，並且很愛好。

第二年五六月間，我從仰光回國。一到檳榔，就去跑書店，公然讓我買到了一本「吳虞文錄」；但魯迅的書還是沒有買着。不過已經知道他出了一本書，叫做「吶喊」。到了廣州，我問一個朋友：「你看過吶喊麼？」他說沒有看過，却在某書店的陳列台上看見有這本書。我馬上到那書店去，可是不巧，說是先一天就買完了。跑了幾家別的書店，也買不着。再過些時考進了一個軍事學校，一天到晚上課，站隊，點名，擦槍，整理內務，忙得不亦樂乎，也累得不亦樂乎，就想不起什麼吳虞、魯迅、新青年、吶喊什麼的了。

我考進軍事學校，完全是件偶然的事。前不多時，曾有一個前輩先生問我：「你是願意作個哲學家呢還是作個文學家呢？」我回答：「且讓我知道什麼是哲學什麼又是文學了再講吧，」他說：「也對，你現在或者真地還不知道自己應該作什麼咧。」那時候，廣州的革命空氣濃厚已極，許多青年為革命投身到那個學校裏去。我可沒有那樣使人欽敬的動機，因為我還並不怎樣理解革命。不過既然這也不會，那也不懂，那就無論作什麼，於我都是一樣。進行的「工作」一時

不見發表，多住一天的旅館就多要一天的開消，說聲去考軍事學校吧，這樣就去報名了。不用說我是在一種極端慚愧與惶恐之下，被取錄了的。

走上有名的「第一次東征」的戰場，是過了新年不久久的時候。戰事非常順利。簡直像摧枯拉朽的一樣，行軍了一個月，除了在淡水打過一次小仗，總預備隊的我們，連追敵人都追不上。到了汕尾，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和幾位同學，被留在後方辦事處，等船回廣州去。留下的那天，得到五塊毫洋，剃過頭，洗過澡，——已經許久沒有幹這種事，身上早已發臭，並且遍身都是蟲子了，買了幾件汗衫短袴和幾包香煙，吃了一頓較好的飯，就光光如也了。我很早就學會了抽香煙，在報館的時候，寫文章，編報，工作很繁重，須要刺激品，煙癮就更根深蒂固。買的香煙一兩天就抽完了，身上沒有一個錢，連半隻香煙也買不起。起初，還有幾個和我一道的同學身上還有香煙，有時候還能揩油一隻半隻，至少是一口兩口；後來，那些人也變得跟我一樣，簡直連揩油的機會也沒有了。

離辦事處不遠，有一個荒場。老百姓真會尋快樂，這地方其實還是戰地，我們的隊伍沒有過去幾天，荒場上就天天在唱戲，有時候簡直兩台戲在一塊兒唱。我們反正沒有事，看戲也可以消磨日子，所以就常常在戲場裏混。可恨的是那戲一句也聽不懂，我們最大的本事是懂得一兩句廣

州話，這戲都是潮州戲，如果不拿每個戲裏頭的人物的腰裏都掛着一塊小牌子，寫着「關公」「張飛」，像我們的符號一樣，就簡直不曉得他們在攪什麼。戲場裏的人很多，這和我們不相干，足以刺激我們的是那些賣吃食的及賣香煙的和一些賭攤子。圍着賭攤子的其實都是些叫化子似的人物，但是站在旁邊一看，他們簡直五個，十個乃至二十個銅板一注地豪賭着，有的口邊還吊着一只香煙！這情形頗足使人憤怒，恨不得把他們一齊打倒，把那些錢搶過來。人是一種多麼可憐而又可笑的东西啊！僅僅因為香煙之類的小事，簡直連犯罪的想頭都會有起來！

但也並非永久如此，隔個把星期，或十天，辦事處也發幾毛零用錢給我們，有一次甚至發了一塊，不過，一有錢，大概總是一天至多兩天就攪光了，自然大部份是買了煙的。

等的船還不見來，日子仍舊刻板似地過去，聽說前鋒已打到興甯、五華，快到汕頭了。有一天，走過一家雜貨店門口，那雜貨店也賣點筆墨抄本什麼的，最奇怪的，貨架上竟豎立着一本「小說月報」。封面白白的，印着一點淺色的圖案，橫着字的「小說月報」四個大字却紅得耀眼，「小說月報」是看過一兩期的，並不算有很高的興趣，翻譯的東西太多了，不大看得慣，但這時已好幾個月沒有看過書，那「小說月報」又是新出的，又印得那麼漂亮。我一個錢都沒有，却跑進去叫老板拿下來看，厚厚的一大本，一翻目錄，頭一篇就是「在酒樓上」，作者魯迅。馬上，

我覺得一道喜悅的光影在我的心上掠過，這是幾個月以來所沒有的：能够看見書已是萬幸，何況又碰到了魯迅的文章呢？魯迅的書，我不是搜求了一年多了麼？

「多少錢？」我問。

「六毛，」老板懂一點普通話。

「六毛？定價不是四毛嗎？」我指那定價說。

「那是大洋，並且還加運費的。」

「可以少嗎？」

「不可以。」

我依依不捨地放下書去了。連一隻香煙還正在苦惱着的人，六毛之多的書錢，有什麼辦法呢？但是對那本書却沒有時候不想，一天要從那雜貨店門口過幾回，也一天望那書望幾回，越望越覺得它美麗可愛，並且還像站在那貨架上望着我笑，向我招手說：「把我買去呀，把我買去呀！」真是「人生識字憂患始」，爲了那本書，我似乎從那雜貨店門口走得更勤了，後來簡直有點怕從那裏過，怕望那本書，一面怕它向我招手，一面也怕別人買去了。

魯迅，這回可找到他一篇文章了。「在酒樓上」，題目就很新鮮，可是裏面講的是什麼呢？

「在酒樓上」，自然是要講喝酒，那麼，大概也會講到抽煙吧？媽的，我們在前方拚命打仗，受了多少苦難，他却優游自在地談着喝酒抽煙之類的事情，那文章一定沒有什麼好看的，——但這，連自己也明知道是自己騙自己的話，因為一面這樣想，一面又跑到那雜貨店的門口去了。

「你有什麼心事呢？這幾天，我看你好像……」一個在家裏就是朋友的C同學一天問我。

「沒有，除了想抽煙以外。」

「不，」他說，「這是新的事，你在吊膀子嗎？看上哪個女人了吧！」

「胡說，我從來不看女人，況且沒有錢，不懂話。」

「但是這是看得出呀，總有點什麼。」

「大概，大概，那也是錢的事情，我想買一本書。」

「多少錢？六毛？這麼貴，唉……」

「世界上竟有自殺的人，」那是不可解的，「留得青山在，何愁沒柴燒？」人只要活着，總會有點辦法，奇蹟也只有活着才碰得見。C君和我談過那回話之後的某一天，興致沖沖地從外面進來，一進來，向桌上丟出五個雙毛子，笑着說：

「書馱子，拿去买你的寶貝書去吧！」

誰會碰到過這樣的可驚的事情呢？誰會有過這樣神通廣大而又慷慨的朋友呢？他，這並不是書獃子的傢伙，這時候竟能找到一塊錢而又全部給我了，馬上，我覺得這世界實在很光明，無論社會人生都沒有可詛咒的地方，便興高采烈地向那雜貨店跑，生怕在我跑到之前，那本書被人買去了。真感激這地方沒有一個書獃子，那本書依舊站在那貨架上。我叫老板拿來，什麼話也沒有說，拋出三個雙毛子，連包也不要包，就把書拿走了。一面走，一面自然翻開「在酒樓上」，從「我從北地向東南旅行……」一直看下去，看着，看着，不覺又到了戲場，身上還有四毛錢，就買了兩包香煙，吃了一碗豆腐花和一碗餛飩，走到賭攤邊，向那些賭鬼們瞥了一眼，覺得自己毫無憤怒之意了。

渾身通泰地回到辦事處，辦事處一個人都沒有，我帽子也不取，皮帶也不解，額上的汗也不揩，就歪在舖上看書。什麼人進來了，拿着什麼東西又出去了，什麼人上樓找處長去了，我都沒有管。忽然一個人喊：

「誰？誰白天裏在睡覺！」

一聽，是處長，他正和他的客人準備出去，我連忙站起來敬了一個禮，「報告」我是在看書，並沒有睡覺。其實他如果挑剔，還有很多的話可說，比如看書爲什麼要睡着看之類。可是

他不過要在客人面前顯顯處長的威風，並沒有存心和我打麻煩，看見我起來，就不說什麼地走了。你算什麼呢？我想：你知世界上有一個人名叫魯迅嗎？你知道他寫了一篇「在酒樓上」嗎？……但是阿Q氣也沒有一發而不可收拾，他一出去，我又躺在我的舖子上了，這時候，呂緯甫正在阿順家裏吃蕎麥粉，阿順站在遠遠的地方，目不轉眼地望着他咧。

不須要多少工夫，我把「在酒樓上」看完了，沒有馬上去看別的文章，却丟開了書，坐起來，自己問自己：他說的什麼呢？這有什麼意思呢？原來我以為他又講古久先生的流水賬，禮教吃人，救救孩子之類的，他却沒有講，只講一個很頹唐的教書匠做了一些無聊的事而已，這算什麼呢？

我看看這屋裏，這是一棟洋房的客廳，當中放着一張方桌，是我們吃飯的地方，靠裏面的板壁那邊，放着一張狹長的條桌，放着茶壺茶杯和牙刷口杯之類，此外四面靠牆的地方，除了門和過道以外，都是我們臨時搭的鋪，這一切都和原來一樣，可是我覺得好像有什麼不同了，望望窗外的天，天空似乎也不同，望望大門外的街道，街道也似乎有些不同，剛才不是覺得世界光明得很，什麼都用不着詛咒的嗎？現在又覺得世界並不那麼好了！

我不是呂緯甫：雖然很早就不能信神，也不過偷偷地不信而已，決不會到廟裏去扯神像的鬚



子；我沒有弟弟，他自然更不會三歲的時候就死掉，母親還教我跟他遷葬；我不會認識阿順那樣的女的，更不會被她的爸爸約去吃蕎麥粉，如果約去，我倒是覺得蕎麥粉並不難吃，甜東西更是我所歡喜的；此外，我不懂得A B C D；如果有人要我教書，我倒只可教詩云子曰——我和呂緯甫不同，有鬼不，却覺得這篇文章處處都講的是我，我就是呂緯甫似的，於是我又把它拿起來看了第二遍。

第二遍看完之後，我幾乎有點憤怒了，這不是一篇好文章，悲觀、頹傷、陰鬱，無論是作者和作者所寫的人，都沒有一點年輕人的發揚蹈厲的精神，呂緯甫那樣的人，簡直沒有骨氣到教子曰詩云，馬馬虎虎，聽從沒有智識的母親的一些愚妄的指使；無論怎樣他和我不同，我並不會向環境屈服，母親的話，我又是向來不聽的。這樣想，我就丟了書，想驅除一點從看書得來不愉快的感覺，就出去，到戲場看戲，找同學胡聊去了。

以後的情形，不大記得：大概又回來翻書，看完了別的文章，卻沒有再看「在酒樓上」。可是別的文章，卻連題目和作者也記不得一個，只有這「在酒樓上」的印象，以後永遠保持着。自然，沒有事的時候，狂歡痛飲的時候，從來不會想起過它，但一到碰了什麼釘子，受了什麼冤屈，眼看着一些稀奇古怪的現象猖狂着，無法可施的時候，就無理地想起「在酒樓上」，而且自

以爲就是呂緯甫。

沒有過好些時，我離開汕尾了，但不是回廣州，倒是回到那縣城裏作事。「小說月報」呢！還在背包裏，後來大概是送給我的愛人了，因之，我也得到一本「婦女雜誌」，看完了魯迅的「娜拉走後怎樣？」照在汕尾的情形，是應該不看他的文章的了，却不知怎的，還是首先就讀他的，並且以後也只記得他的那一篇。「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沒有路可以走」，似乎就是那篇文章裏的話，我覺得和「在酒樓上」的情調很一致。

真正懷着高遠的理想和改革社會的壯志的青年，古今中外，恐怕不少，可是一碰到現實社會的壁上，那結果就會有種種的不同，成功的或者部分成功的自然會有，但最多的恐怕倒是失敗者；舊社會的力量太雄厚，他沒有改造社會，倒讓社會改造了他，於是變節，退嬰，自殺或者別的事情，都會落在這曾經有理想有志向的人的頭上，如果有靈魂，他自己會感到自己的命運的悲劇；如果沒有靈魂，客觀上更是一個悲劇，而有這樣悲劇的時代本身，自然是個更大的悲劇。魯迅實在是理解人，理解人的感情，理解他的時代，而他自己似乎就飽經傷難的，所以「在酒樓上」就這樣地吸住我了，——不用說，能够這樣想，那是不知多少時候以後，我已經作爲有理想有志向的人，在社會的壁上碰得滿頭滿腦的大炮小箭，僅僅沒有變得教「詩云子曰」而已。

我實在願意忘記「在酒樓上」，無奈一直到現在，始終忘記不了。而這不能忘記的心情，像說過的一樣，却是很壞的，我願意這祇是我個人的悲劇，至於我們的時代，那不但沒有悲劇，恐怕還祇有喜劇了，不是早已改革，早已進步，並且現在還正在抗戰麼？

一九四二，九，六，桂林

## 「女神」的邂逅

——爲郭沫若先生五十誕辰作

距現在十八或者十九年，正是我十九或者二十歲的時候，我在泉州一個部隊里當錄事。泉州，以後的情形怎樣，我完全不知道，在那時候，也許因爲從上海去的吧，我是覺得頗有些古老，衰頹之象的。而幾點奇風異俗，也至今還沒有忘記！女人髮髻上插着三把也許比眉間尺的寶劍還要長的東西；有一小部份小姐太太們的脚小到要聽差的揹着走；天氣冷一點，就有人裹着花毯子當大衣等等，不過也許不僅泉州一個地方如此。

那時候，那里是戰地，城里駐着不少的軍隊，滿街滿巷翻翻滾滾，盡是穿灰衣的老總們。軍隊所到的地方，似乎就是賭博，娼妓，鴉片烟所到的地方。總指揮部里面，就常常有人在半夜里推牌九，街頭巷尾的番攤之類，更是青天白日，明目張胆，不在話下。花捐局設在總指揮部斜對門，轉一個彎的小巷里，盡是妖嬈扭捏的娘們，絃歌與嬉笑怒罵之聲，噪得死人。鴉片烟呢，說是換門抵戶，纏在大門口抽，誠然太誇張；但實際情形也不會差得太遠。烟、賭、娼，本來互

有關係，鴉片烟的普遍性比娼與賭的還要大，既然這麼多的娼妓與賭博；不用說，鴉片烟決不會反而有遜色的。我認識的一位什麼司令部的書記官，就抽鴉片烟。他是一位老先生，大概有五十多歲，矮小的身材，八字鬚，兩眼放着一種不可逼視的光。他的部隊的長官，並不是軍人，倒是一個年青的華僑。有錢，喜歡做官，不知在什麼機關弄了一個名義，寫了一塊招牌，便一隻長槍守門衛，兩隻短槍跟着他走，此外一無所有地當起司令來了。那時候，這樣的司令，到處都很多。司令部設在一座小小的樓房里，司令常常不在部，部里的官佐，算書記官頂大，年紀也算他頂大，辦事能力大概也算他頂大，衆望所歸，他便在部里代行着一切。其實所謂一切，也就等於什麼也沒有，這位老先生幾乎剩下自己的全部時間，在一間小房里，惟我獨尊，長驅大進地抽鴉片煙。

抽鴉片的人，大都喜歡說話，烟癮一過足，就精神飽滿，興會淋漓，如果有知心合意的朋友在旁邊，就很容易談笑風生的。那位老先生，讀了一肚子書，在前清，也許還有個小小的功名；但是行年五十，還不免支離東北，漂泊西南，在一個光棍司令底下當上尉書記官之類，要沒有滿腹牢騷什麼的，實在很難。「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舊式文人，如果遭遇像這位老先生，大概是「以詩鳴」的，這位老先生果然就常常作詩。作了詩，要讀者；放在口裏唸，也要聽者，這是

詩人的悲哀，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究竟只是一種傳說，並且還是應該收入「無雙譜」的。一般的詩人，恐怕並不怎樣苛求讀者或聽衆；有人讀，有人聽，已經很不錯，何況還是在本來不能預期讀者或聽衆的軍隊裡頭？我實在認識字，曉得平仄，曉得世界上有一種玩意兒叫做「東二冬，李白，杜甫，蘇軾，黃魯直，也不至於顛倒他們的朝代。因此，和這位老先生認識不久，就被他認爲忘年交，有躺在他的煙盤的另一邊，聽他唸他的新作以及談詩和別的什麼的光榮了。有時候，他也徵求我的意見，我也亂七八糟的說點什麼。

「你知道有一種東西叫做新詩麼？」

有一個深夜，談到高興的時候，他手里燒着煙這樣問我。這是個突如其來的問題，辯陋者流，一定會瞠目不知所對的，但是我回答了，我說我知道。不是吹牛，我真看見過「新詩」：「管試集」，一個叫做胡什麼的人著的，還有一個姓錢的寫了一篇很長的序。看過那本書，差不多一年了，還是在家裏的時候。起初，也會忻喜過一下子，以爲「新詩」是替我們淺人伸冤的；大概我不肯長期安於淺人吧，後來就忘得干干淨淨了。開卷真也有益，否則，今天對這位先生的回答，就只好不知爲不知的。

「那麼，你以爲……」第二個問題順理成章，勢所必至地來了。

「我？」我其實並沒有「以爲」，然而現在要回答。韓非的「說難」，闡明人要迎合人是很不容易的；我却常有相反的經驗，要不迎合人也不容易，除非隨時隨地準備和人家生氣，吵架。於是我說：「那是妄人……」不過，也不算完全違反自己的意志。

「荒謬絕倫——是不是？一個人，不會作詩，不作詩，有什麼要緊呢？偏要強不知以爲知，強不能以爲能，反而以別人的知爲不知，能爲不能……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不過……」說到這裏，他吸煙了，吸完之後又說：「不過，胡適還算是好的，還讀過幾本書，懂得一點兒詩。現在還有一百倍荒謬絕倫的人，郭沫若，城郭的郭，曹沫不死三敗之辱的沫，有若無，實若虛的若。那簡直……」說到這裏，他從煙鋪上騰身而起，到箱子裏取出一本書來，「你看，這是他的集子」，他說，於是一本三十二開本的洋裝書，出現在我眼前。白紙封面上有兩個有點粗壯的紅字：「女神」。

他把書翻開，指出里面的這一首和那一首給我看，他自己還唸着，同時也夾着批評：「你敢與我相埒，他把埒字押在七陽的韻裡頭——愛人啣，你還回來呀，肉麻——什麼叫做一切的一，一的一切？什麼叫做火就是你，火就是我，火就是他，火就是火？不通不通——這算詩麼？如果這算詩，跟說話有什麼分別呢？誰不會做呢？」

我呢，看着聽着，漸漸走進一種高度的迷惑的情境。心里不是在想這是不是詩，這詩通不通，郭沫若這人荒謬不荒謬之類的問題；倒是在想：我不是在做夢麼，天下真有這樣的人，做這樣的詩麼？我眼前真有一個老書記官，他真是我的朋友，今晚真拿出一本這樣怪書給我看麼？要不是先會看過一本嘗試集，我想我這時候會發瘋的。嘗試集大概也會在我的心的水面，吹起過一點漣漪的吧；但它決沒有使我迷惑，迷惑到這樣程度。爲什麼呢？一直到現在，還是不能言其所以然。

忘記了那晚上，怎樣和那位老先生告別，惟一的記憶是向他借了「女神」。回到宿舍，躺在牀上，借一盞洋油燈的微光，從頭到尾，一字一句地看了一遍。看完了還很久很久在牀上翻來覆去。這是詩麼？這詩好麼？我一點兒也不曉得。如果一定要我發表意見，也很簡單：豈有此理！

但是真怪呀！一個完全不懂新文學也不懂舊文學；不懂新詩，其實也不懂舊詩的人；一個並不覺得「女神」有什麼好處，決談不上什麼欣賞，愛好，還清醒白醒有着不少反感的人，那以後，對於新詩竟至少有了一點好奇心了。我開始在書店里找書，起初自然是我新詩，後來連別的書也找起來了。有一回公然在那古老衰頹的泉州，買到一本「星空」和一本小說「魯森堡之一夜」。「魯森堡之一夜」這本書，我始終沒有讀懂，也沒有讀完的。



「女神」是一本發生過很大影響的書，別人怎樣，不得而知，我是這樣接近了她的。從她，我知道了新詩，知道了郭沫若，漸漸還知道了郭沫若的別的書和別人的書。雖然我真正走上文學的路，還經過以後的一些曲折迂迴。

一九四一，國慶日，桂林

## 懷「柚子」

十多年前，我會讀到過魯彥的小說：「柚子」。

「柚子」的故事現在記不清楚了。背景是湖南。在人們通常叫做大革命的直前直後，或者以前的什麼時期，湖南某地方天天殺人，並且成羣成羣地殺。那些「驗明正身，綁赴刑場」的被殺的人們中間，當然也有盜匪什麼的，但多數恐怕還是青年，直到現在，某些人談起，還一定要在那形容詞上加個引號的前進的青年。殺了之後，人頭到處掛起，人走到什麼地方都可以碰見。人頭究竟不是件平常的東西，看得太多，可以使人神經失常的，那小說裏的某人後來在柚子上市的時候，一看見柚子了就聯想到人頭或者就以爲是人頭。終於悲哀地說：「你們湖南，柚子不值錢，人頭也不值錢」（大意）。「柚子」的內容大概如此，似乎還會引起湖南人的起哄，把作者趕走了的；後來，被收在書名「柚子」的小說集裏面，又似乎會被魯迅收入「新文學大系」的小說若干集裏。

那時候，我對於文藝什麼的，毫無理解，看過「柚子」之後，並沒有什麼興感，只把裏面的

幾句話，和別的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一齊記住了。人的記憶頗有些奇怪，要記的東西，縱然費許多力，還是會忘得乾乾淨淨，沒有存心記憶的，又往往在沒有想到它的時候，自己從記憶裏浮現出來。「柚子」裏的那幾句話，就是如此。不知過了若干時日，不知是第幾次記起那幾句話，這才知道有天啓，恍然大悟地叫道：「這不就是人權思想麼？」於是我想：在咱們貴國，自古以來，殺人總是件極平常的事，殺了之後，把人頭掛起示衆，更其平常。人已經被殺了，即已經失去了知覺，他的頭之被掛不掛以及掛在什麼地方，在他真所謂無關痛癢了。民國初年，正是我十來歲的時候，住在城內，讀書的小學却在城外，有一陣子，幾乎每天放晚學回家，都會看見城門口高掛着一兩個血跡模糊，膚色烏黑的人頭。同時城門裏還一定有一張佈告，宣佈那死者的罪狀，死者的名字上有一道通紅的硃筆槓子，似乎就用死者的鮮血塗的。

我不但看見那些人頭，還常常看見殺人。那時候，土匪和國民黨人似乎都特別多。土匪不必談，黨人被捉住了也往往要殺頭，據說是「亂黨」。起初，土匪是土匪，「亂黨」是「亂黨」，罪狀分得清清楚楚，也不同時殺；後來不知經過了些怎樣的過程，兩者就混淆起來，殺也一道兒殺了。但這，其實古已有之，據新約所載，耶穌就和竊賊同時在一塊兒上十字架的。當時看見殺人，因為年紀小，什麼事也不知道；後來回想一下，那些被殺的土匪和「亂黨」，有許多其實兩

樣都不是，倒不過是鄉下的真正老牌的良民。咱們貴國人的固有的美德或民族性，據說是中庸，即不爲己甚；和平，即不嗜殺人；以直報怨甚至以德報怨，即至少不認陷自己的敵人。但這恐怕是指大家在平心靜氣地過日子，與世無爭，殺機未動的時候。這樣的時候，他們常常在茶樓酒肆平吃平喝，稱兄道弟，搶得惠鈔，而且以搶着了爲快樂。然而「唯口興戎」，縱使這樣的場合，也不一定永久融融洩洩，和氣一團。萬一三言兩語意見不合，馬上就面紅耳赤，瞋目戟指地對罵起來。起初止於「×你的十八代祖宗」之類，無傷大雅。如果×不贏了，就不難聽見這麼一句話脫口而出：「你是××！」如果那時候土匪兩個字是要人家的腦袋的，××就是土匪，決不是別的；如果「亂黨」當令，××就是「亂黨」，因時制宜，以次類推。但這樣當面指罵的，平心而論，或者只是一些所謂陽份人，相罵無好口，一時氣憤，並未顧及話的利害，縱使願到，也不過想制伏對手，其意若曰：我有這樣的法寶。你還不投降麼？本意倒不在真地致人死命。至於被特殊任務的同志在鄰座聽見了，那只能算是對手倒霉，他自己不負責的。有一種陰險傢伙，當面什麼都不說，甚至人家罵他，他都不回言；但只要兩天不見，他却早已溜進城裏告下狀了。狀子上寫的正是上述的××。不但告狀，還要自己作證，還要串通別人出來作證，還要買活死囚出來攀誣，還要賄賂上上下下的公家的人們。「二不做，三不休」，「殺人不死反成仇」，一到這樣程度，

那就傾家蕩產，在所不恤，只要能够把對手制死，好像對手真地×過他的十八代祖宗似的。在鄉下，足以引起這種事件的原因非常多；紳士和紳士鬥法，張家和李家比武，地主老爺懲戒佃戶的欠租，大姓侵佔小姓的田產，其起因往往很微，結局却常常很慘。官府是異鄉他人，和本地人無關休戚，辦的土匪和「亂黨」的案子多，就顯得他有才幹，有政績，能得到上峯的嘉獎乃至陞遷。同時又可趁此收到一邊或兩邊的「包袱」，把官囊裝得滿滿的，不但眼前可以置姬妾，買田產，一生吃著不盡，將來子孫還可感激涕零地追念：「我們現在之所以得有飯吃，全靠×世祖在某處做過官的原故！」何樂而不為？據我所知，有一個紳士被另一個更有力的紳士指為土匪，因為沒有確證，只好關在牢裏。恰巧那時候有一個同姓的土匪也關在牢裏等候處決，那更有力的紳士顯出最大的神通，在處決那土匪時，移花接木，把紳士抓出去應名殺掉了，（所謂應名，即「驗明正身」時，必定點名，要犯人答一聲「有！」才能「綁赴刑場」，但這時候，將被殺的人早已魂飛魄散，聽不清堂上喊的什麼，也不知道答應「有！」往往是提案人代答，所以可以舞弊），則當時殺人之多以及殺人之不問青紅皂白或故意混淆青紅皂白也可想。

殺人有殺人的行列：走在前面的是「刀斧手」，穿着短裝便衣，挽着袖子，手裏提着雪亮的鬼頭刀，刀把上拖着一道鮮紅的綫子，也像是用誰的血染紅的；臉上帶着一點酒意，昂着頭，挺

着胸，雄赳赳，氣昂昂，儼然天下無敵的英雄。接着是一排軍隊，全付武裝，肩上荷着槍，槍上上着刺刀，走着正步，軍號：「打大低，打大低！」皮鞋底在地上：「沙沙沙沙沙」，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像開到戰場上去似的。再就是被綁赴刑場的犯人，灰白的赤膊，灰白的臉，他身上一定從來不會有過血，縱使殺也殺不出血來；那臉隱藏在堅硬的，茨叢似的，長而且髒的頭髮和鬚子之間，呆板得和死人的一樣，假如不是有一對細小的眼睛正在躲避着陽光的迫害，同時也放出一點微弱的反光，你會懷疑他在被殺之前，早已死了。他的手反剪着，左右兩個人擒住他，推着他走，否則，他的發着顫的腿，發着顫的全身會一步也走不動，連站也站不起，難以走完他在人生的旅途上的這最後幾步的。這些犯人，這些被拖去殺的傢伙，都是一些特殊的人類，他們的樣子就極其特殊。除了他們，人決不會再看見那樣灰白的臉和赤膊，那樣髒的長頭髮和長鬚子，那樣害怕陽光的眼晴，那樣發顫的腿，臂膀和肩背！凡是拖去殺的人都是那樣子，凡是不拖去殺的人都不是那樣子，由於經驗的積累，於是得到一個確切不移的結論：「挨刀的相」！那樣的相的目的與意義就是挨刀，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在這兒，就是在那兒，總是要挨刀的，雖是麻衣或柳莊相法上不知道規定過沒有。有這樣一個故事：一位什麼老爺天天殺人，以致他的朋友都寒心了，於是勸他少殺幾個。他說：「我從來沒有殺過一個人，從公案上望下去，綁赴刑場

的沒有一個是人的。不信，你下次站在我背後看看。」那位朋友後來果真站在他背後一看，這才恍然那些拖去殺的傢伙都是本該殺的，因為他看見他們只是一羣豬羊！我雖然沒有站在老爺背後看過，挨刀的是豬羊的事，却相信一定千真萬確；否則，在行列的最後，前呼後擁，坐着四人大轎的監斬官的態度，決不能那樣泰然自若。

招搖過市之後，終於到了西郊的刑場。打久了瘧疾的人，常有人勸他去看殺人，據說可以嚇走附在身上瘧疾鬼。是否真能如此，不得而知，但因此可以明白：殺人的場景頗有些可怕的。記得第一次擠在人叢裏看見一隻「豬羊」身首異處，我嚇得渾身打顫，以致忘記了跟着別人一齊拍手。那一次被殺的是兩個人，看見殺了一個，就連忙從人叢中擠出，不敢看第二個了。看殺人的人們，在人頭落地的當兒，定要拍手，好像聽見精采的講演或看見精采的戲劇表演一樣，不知是什麼道理。父親告訴我：如果那人是該殺的，拍手的意思是：「可殺！可殺！」如果是不該殺的，意思則變成：「有手難救！」但我自己以及由觀察而感得的別人的拍手，却實在並無此意。事先和事後，我們都無從得知被殺的人是屬於那一種：拍起手來也非兩下一頓或四下一頓那麼有板有眼的。那時候有一支軍隊叫做「留鄂軍」，弟兄們都是河南人，大概官長們也是的。假如我們那兒的人對於河南人有什麼印象欠佳之處，就是那軍隊不但好殺人，並且幾乎每次殺了人都要把死

者的心肝挖出來在老百姓家的門樓口用磚瓦搭成灶了炒得吃；軍隊裏的火食太值不得稱贊，打牙祭恐怕只逢年遇節才有，平常都是像魯智深所說：「口裏淡出鳥來！」口饑的人，想吃點油葷或管一點異味，都是極平常的事。

看見過許多次的殺人的行列，看見過許多次被殺的人身首異處的情景，也看見過許多次的人頭掛在示衆的地方。但是從來都沒有想到裏面會有些什麼問題，魯彥却把它當作題材，寫成小說，向人類提出了他的控訴。

死刑的廢止，大概還在遙遠的將來，我們今天還處於一個殺以止殺，能殺才能生的悲慘的時代。但無論將來怎麼遙遠，一定要從現在走去：無論走得怎樣遲緩，也一定要走。因此，關於殺人的誰殺，殺誰，怎樣殺，也就是是否合乎殺以止殺，以殺爲生的原則的問題，不能不有所考究。不幸的是，只要略一考究，除了對於漢奸，賣國賊，貪污，違犯軍紀，喪師失地等人的殺以外，很少合乎這個原則；而這種殺，在無數的殺人事件中，却只佔着極少的數目。漢朝殺功臣韓信、彭越等，清朝殺權臣年羹堯等，不合乎這原則：孔子殺少正卯，秦始皇坑儒，清朝殺戴名世及屢次由文字買禍的人，也不合乎這原則；龍逢、比干、岳飛、袁崇煥、譚嗣同等人的被殺和文天祥、史可法、李秀成、秋瑾、徐錫麟、史堅如、熊成基、宋教仁……等人的被殺，更沒有一個



合乎這原則。原來在這原則之上，還有個更大的原則，即權力者的自私：維持他們自己的統治。他們所希望止的是他們自己的被殺，也就是他們自己的生。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血污的統治，決難持久，他們自己也未必就能因之而生，即未必能不被別人殺掉。當然和上述的原則衝突。殺人中之最理直氣壯，名正言順的是懲治盜匪；但盜匪是政治不良。民不聊生的結果，不從改良政治，改良人民生活着手，只是殺人，未免捨本逐末。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實際也未能止殺，未必有人能因之而生。何況統治者誅戮異己的時候，尤其對於代表進步勢力的個人或團體，無不指為盜匪，而刑罰則比施之於盜匪的還要酷烈。滿清對於太平天國，民初的北政府對於國民黨……就是例子。

凡是落後的民族，或各民族在過往的時代，法律思想不發達，道德觀念薄弱，同情心缺乏，對於罪犯的處分，不知道分爲若干等級，或所分的等級極少，輕微的過失也都處以死刑，而且方法極爲殘酷。殺了人不但毫無愧怍，反以多殺爲雄武；以死者臨命時的驚駭驚恐，宛轉哀啼以及對屍體的若何處置，爲可賞玩或者洩憤。古書上有「投畀豺虎」，「食肉寢皮」的忿語，有炮烙，蓋盆的傳說，有以人爲祭品，作死人的殉葬的記載，可考的死刑有：烹、菹、醢、坑、車裂、腰斬、凌遲、剝皮……等等，罪犯死後，別人須可以作「飲器」，可以掛起示威，血可以「釃鐘」，治病，

心肝可以醒酒，生殖器可以「專車」。無論怎樣痛苦的死，都不過是短時間的，死者總能忍受也無法不忍受，死後的種種處置更與死者無關。問題是殺人者竟能想出如此其多而殘酷的殺人方法；竟能在別人如此其悲慘地死去的時候，從容逸豫，不動聲色；竟能從死者的屍體上想出如此其多的用途！在我們日益接近文明的今天的人看來，實非常難以理解！不知道尊重別人的生命的人，自己的生命也必不被別人尊重，自己有時且欲尊重而不可得；不知道同情別人的痛苦的人，不能希望別人同情自己的痛苦。或者正因為不知道尊重自己的生命，自己沒有痛苦的感受官能，才也不尊重別人的生命，不同情別人的痛苦。凡此種種，都由於心靈的麻痺，感情的粗暴，人性的喪失，人與人之間的隔絕而來，同時也使心靈更麻痺，感情更粗暴，人性的萌芽更無從茁長，人與人之間的障壁更加厚而且堅！有如此麻痺粗暴的王侯將相高高在上，必然有同等麻痺粗暴的草民匍匐在下，或者被殘酷地殺掉，或者奔走擁擠，鑑賞別人的被殺；縱有一二不麻痺粗暴的人或改進這麻痺粗暴的人，則往往更其不幸，他們要覺醒的靈魂去忍受那只有麻痺粗暴的人才能忍受，鑑賞那只有麻痺粗暴的人才能鑑賞的殘酷！一部二十四史，都是如此寫下；到了魯彥才提出他的控訴，雖然未免太遲，却也幸而已經提出了！

五四新文化運動，被稱爲中國的文藝復興。主要的思想內容，就是人的覺醒——人權思想的

覺醒。這運動在歐洲只是有產者文化的抬頭；中國的情形稍爲複雜一點，也因之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走完它的全程。關於人權思想，在藝術上盡過最大的努力，也獲得了較大的成功的：自然是魯迅（魯迅也寫過殺人的場景，「阿Q正傳」和「藥」）。但羅馬非一日一人之力所建造，藝術與思想的殿堂，也決非一磚一石所可完功。因爲和盧梭同時有許多大大小小的盧梭，盧梭才能寫成他的「民約論」：因爲和達爾文同時有許多大大小小的達爾文，才能證實達爾文的進化論的真確。魯迅的偉大，決不由於他是一個孤獨的天才，倒是因爲他的前後以及同時的許多魯迅中的最大者。魯彥中不但寫過「柚子」以及和「柚子」近似的別的小說，同時還翻譯過不少的被壓迫民族的作品，如顯克微支的集子「老僕人」之類，對於新文化的羅馬，對於人權思想的藝術殿堂，是盡過了他的一人一日之力；他的「柚子」及同性質的作品與譯品，也會永效着一磚一石之勞的。

今天，抗戰已經七年多了，軍事的頓挫和各方面進步的迂緩，使得二十多年來。其實並未宣告下野，倒無時無刻不在找機會奄有天下的中國舊文化思想以及浸透了舊文化思想的別的东西，連自己也看見了面前的牆壁。倘沒有若何的改變，勝利的前途確保到如何程度，恐怕不容易斷言：於是朝野上下，同時喊出了「民主」「憲政」的呼聲。光看中國的先例，呼聲常常只是呼聲，

或者只是白紙上的字跡，或者只是湯水的改換，對這次的呼聲，也不必樂觀得太早；如果屆時也看看先進國的人民所走過的路程，則悲觀又太無理由。那麼，魯迅，魯彥以及許多別的先覺者所唱導鼓吹過的人權思想，遲早必定在中國發揚光大起來吧。自然，即使這思想現在已經浸透了每個角落，也嫌太遲；但中國民族究竟太老大，舊文化思想的歷史究竟太悠久，新思想若能早日貫徹，或者反是奇蹟。無論經過怎樣的迂迴折曲，艱辛困苦，只要終有貫徹之日，只要貫徹的前途，像遠海的帆影一樣能為我們所辨認，我們也就夠安慰了。展望當前，回顧既往，一面為未來的新中國祝福，一面向先行者們的業績致敬，同時，也不期而然地感到自己肩頭上的負荷了。

一九四四年

## 我與文學

我爲甚麼與文學發生關係呢？說起來並不是一件名譽的事。

十幾年前，我在緬甸當新聞記者，印度詩人泰戈爾到中國來，打南洋經過，有很多人歡迎，我却在報紙上拼命攻擊過他。那時，我正開始涉獵些自然科學方面的譯品以及五四時代關於社會改革的文章，頗有點趨向於實用；以爲一個人吃了飯甚麼事不好做，爲甚麼要做那與社會毫無裨益的詩呢？尤其是泰戈爾先生，自己是個亡國奴，放下許多有用的事不做，做詩——總之，我竭力證明詩之無用，我是個文學否定論者。

但是，過後一年光景，在我的抽屜裏，闖滿了這樣的詩：

她眼淚汪汪地望着我，

說：你我底事全都壞了；

差不多盡人都已曉得，

前途更不知有幾多障礙了；

我屢次叫你別說，別說給別人。

現在——唉，你的嘴真太快了！

羞紅了我底臉，

悔痛了我底心，

我說：我累了你了，

給我一個兒毀了，

你我同創的一個甜蜜的夢境！

她說：你快別這樣說了，

我今天又有話要訴你：

三兩天別再來了，

我們要裝得疏疏地，淡淡地：

候這狂風驟雨過去了，

晴藍的天空依舊是你我的。

我親了她一個嘴，

又起了一個誓：

我說：我依從你，

一切都依從你，

爲了幸福，未來的幸福，

你底同我底。

明早晨我又到了她的樓梢，

「怎麼你又來了？」

她似嗔又似在笑。

我說：我是個愚人，

克制不住自己，

我不退甚麼未來的清明，

只想在這風雨中來看看你。

晚上又是無聊的人們在閒話，

我禁不住心上的壓迫，

我不能不說，我不能不說；

說盡一切的根源和枝葉。

連同她昨晚的淚花，

今晨的驚詫。

### ——壓迫

作這樣的詩作的時候，是一九二五年春夏之交。我已經不是南洋的叢報編輯，而是在南中國濱海的一個著名的縣城裏做政治工作。我是以黃埔第二期學生的資格，東征到那裏的。

在那樣的時代，那樣的地方，做那樣的工作，竟使一個文學否定論者接近了文學，做出前



那樣的詩，不用你說，我自己也慚愧，不過，也就有補述一下那時我底思想也者的必要。

中國有個劉師復先生，他被現在的青年們忘記了麼？十幾年前，不知怎麼樣一來，我讀到了這位先生的書。我是個失學的孩子，五四以後，才帶着一張高小畢業證書離開我的閉塞的故鄉，到一個軍隊裏面當錄事。在那時候我知道了胡適之，知道了「白話文」，差不多同時也知道了劉師復先生。你讀過無政府主義東西麼，那淺薄的理論，多麼適合那時的一個幼稚的孩子底口味？劉師復先生，就這樣，成爲在思想上，對於我發生影響的第一個人，他的影響支配着我，差不多有十年之久！

由於這種影響，我在無論什麼地方，都成爲一個孤獨者，感傷者，懷疑者，虛無者，有多少莊嚴的悲壯的史實，我不過報之以輕蔑的一瞥，我住的是我獨自的世界。不用說差不多有十年之久，我是到處在感受到現實的壓迫了。這裏讓我講一段故事：

在榕樹與大的仙人掌的叢綠之中，有一個五七家房子的村子。五七隻狗在狂叫，村子裏有些男人們從小路上向外面跑。村子前面正走進了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軍官，帶着十來個武裝兵士。同時迎出來，有些女人，孩子，老頭子們。這軍官是個外鄉人，說的話村子裏全不懂，連同他一路的兵士——本地人——也不全懂。這軍官正在無法可想的時候，忽然看見有一家門口掛着一塊

某某小學的牌子。正是下午兩三點鐘光景，小學一定正在上課吧。軍官就把兵士們帶到學校裏去。他想如果教員也不懂就寫字，但是教員是懂得普通話的。

「這村子有一個叫做陳阿九的吧，他住在哪一家？」

「有的，就在隔壁，那白粉牆，就是他的家。」

「他在家嗎？」軍官問。

教員回頭用土話問了問圍攏來看熱鬧的人才答復：

「不在家，聽說到墟裏去了。」

「他家裏還有別的人嗎？」

「有的，老婆，孩子，做活的……」

「好，到他家裏去。」

軍官同教員在前，十來個兵士在後，末了跟着那些看熱鬧的村子裏的人們。

白粉牆的屋，黑漆的門開着，一直走進去，後面一層還是樓房。屋子空空的，不但沒有人，

連傢具都沒有。

「怎麼一回事呢？走了，都逃了！」

軍官半自言自語的問，教員跟別的人，都無話可答。軍官又問：

「不是說陳阿九到墟裏去了嗎？叫人找他回來吧，他不回來，問他敢不想要這房子。」

教員同別人咕嚕咕嚕了一陣，大家推定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到墟裏去找陳阿九或者他家裏的人馬上回來。

軍官望見孩子出了村子，對教員說：

「有人告陳阿九家裏藏有違禁東西。現在一看，像是真的，他全家不是都早跑了嗎？我們要抄他底家。」

說着，軍官指揮一下，十來個兵士，除了一個在大門口守衛以外，就開始七手八脚地抄起家來。

家本來是空空的，抄了一個鐘頭以上，把那本來很凌亂的幾點破東西，弄得更凌亂了。壁子，樓板，也拆了些。可是什麼也沒抄出來。軍官又自己一樣一樣地檢查了一回，一樣沒有。

抄家已畢，大家閒着沒事，軍官跟教員談閒天，兵士們也跟別的人們在夾七夾八。

過了好一會，到墟裏去的那孩子回來了。跟着的有一個三十來歲的農人。樣子長得怪難看，衣服什麼的也蠻不是回事。孩子說他是陳阿九。軍官問了問別人，別人也說是。於是軍官說陳阿

九家裏藏得有軍火，陳阿九說沒有，當然，他們底對話，經過了教員的翻譯，兩人相持不下，結果，軍官叫兵士們把那陳阿九帶到城裏去了。

那個年青的軍官就是我。我帶兵士，把陳阿九帶回到農民自衛軍。我想，今天，才深切地感到自己有一種權威。我能够帶人去抄人家底家，我能叫一個陌生的人跟我走，他不敢違抗。但是，這豈不明明是，我在壓迫別人麼？人壓迫人是不對的，我爲什麼要壓迫別人呢。於是，我又想，我並沒有自動地去壓迫人，我這樣做，是受的另外的人底命令，是不得已。就是，我也是被別人壓迫着去壓迫別人！

我反對這種壓迫人的行爲，却被壓迫着幹這種行爲！這是，這是多麼苦痛的矛盾呀！

不但這樣。由於這苦惱而表現出來的種種情形，必然地會引起能够接近我的人對於我的無情的鬥爭。這鬥爭，並不是惡意；至少，不完全是惡意。但我是不能了解。我看見的，只是人們對於我的攻擊，擁擠，輕蔑，於是，我更感到孤獨，也就更苦惱了。不過，還有點小小的插曲。正在這苦惱的時候，我遇見了戀愛。

有什麼稀奇呢，雖然我在苦惱着，雖然別人正在和我鬭爭，在表面上，我豈不儼然是一個黃埔生麼？從我用流浪生活所換來的一些不值錢的小技能上看起來，我的戀愛條件，只有比別人够

些的。你當然不會忘記毀滅上的美諦克。這時候，我想把從別方面得來的苦惱，都拿來向戀愛要求賠償。但是我失敗了。

如果我是別人，不會遭到許多意外的打擊，戀愛就可順當地進行的吧。如果我愛的對象，不是一個頂活躍，頂美好的青年，我也不會遭到許多意外的打擊的吧。正因為不是這樣，我底苦惱，不但沒有因戀愛而有絲毫減少，却因而增大，增大到不知多少倍了。

一個第一次接近異性的青年人，他底情緒是怎樣地蓬勃洶湧，不是用話可以表示出來的；何況我正從別方面鍊出了一個苦惱的心！這時候，如果說一句「多情善感」，大約不算甚麼過份吧。每天我還記得，在我胸前，好像有一種東西，緊緊地壓着在，纏着在，填着在。這東西，究竟是甚麼呢，它像地心吸引力一樣：雖然別的力量也可使一種東西暫時離開地面，但那別的力量一消失，馬上又被它緊吸住了。我需要痛哭，我需要狂吼，一句話，我想叫我這被壓住纏住填住的心鬆一口氣。然而，在這萬目所視，萬手所指的地方，哪兒能讓我這麼幹？也許是偶然的，有一天，不知怎麼一來，我提起我的筆了。一提筆，啊哈，可不是玩的，千軍萬馬，都奔向我筆底來了。停住吧，停住吧，不可能！寫出來的東西，因為是斷片的，勃發的，抒情的，我就不客氣地稱之為詩。那時候，好像一天可以寫一百首詩，不，一千首一萬首詩，也不算甚麼：可是，一天

不知怎麼一下就過去了，而且，舊的情緒還沒發抒痛快，新的情緒又湧起來了，簡直控制不住。不用說，那些方法，技巧甚麼的，完全莫明其妙。

就這樣，我開始寫東西，讀文學書了，換言之，接近了文學。

然而，多麼慚愧喲，在那樣的時代，那樣的地方，我竟接近了文學；而且，這接近，是表示我對於艱苦戰綫的逃脫！一句老話：「如入寶山空手回」，正是那時的我！

以上，算是我的「懺悔錄」吧。

一九三四年某月于上海

文學創作叢刊

沈吟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發行者

文化供應社

上海：武昌路四七六號  
香港：皇后大道中三七號  
廣州：湖路一〇二號  
桂林：中正路三〇號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基本定價七元

(外埠附加郵運費)

著作人

聶紺弩

發行人

陳立德

#82

101424

101424

#82